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 第十二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

十二月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滬滇紀行
貴陽一瞥
恐怖的旅程
巴黎小駐記



四川嘉陵江景色

CHINA TRAVELER

Vol. 12. No. 12

December

193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GRAND HOTEL DE COMMERCE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已成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便。本社有鑒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己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並且定下了很公道的價目：

連膳

早點　午餐　午茶　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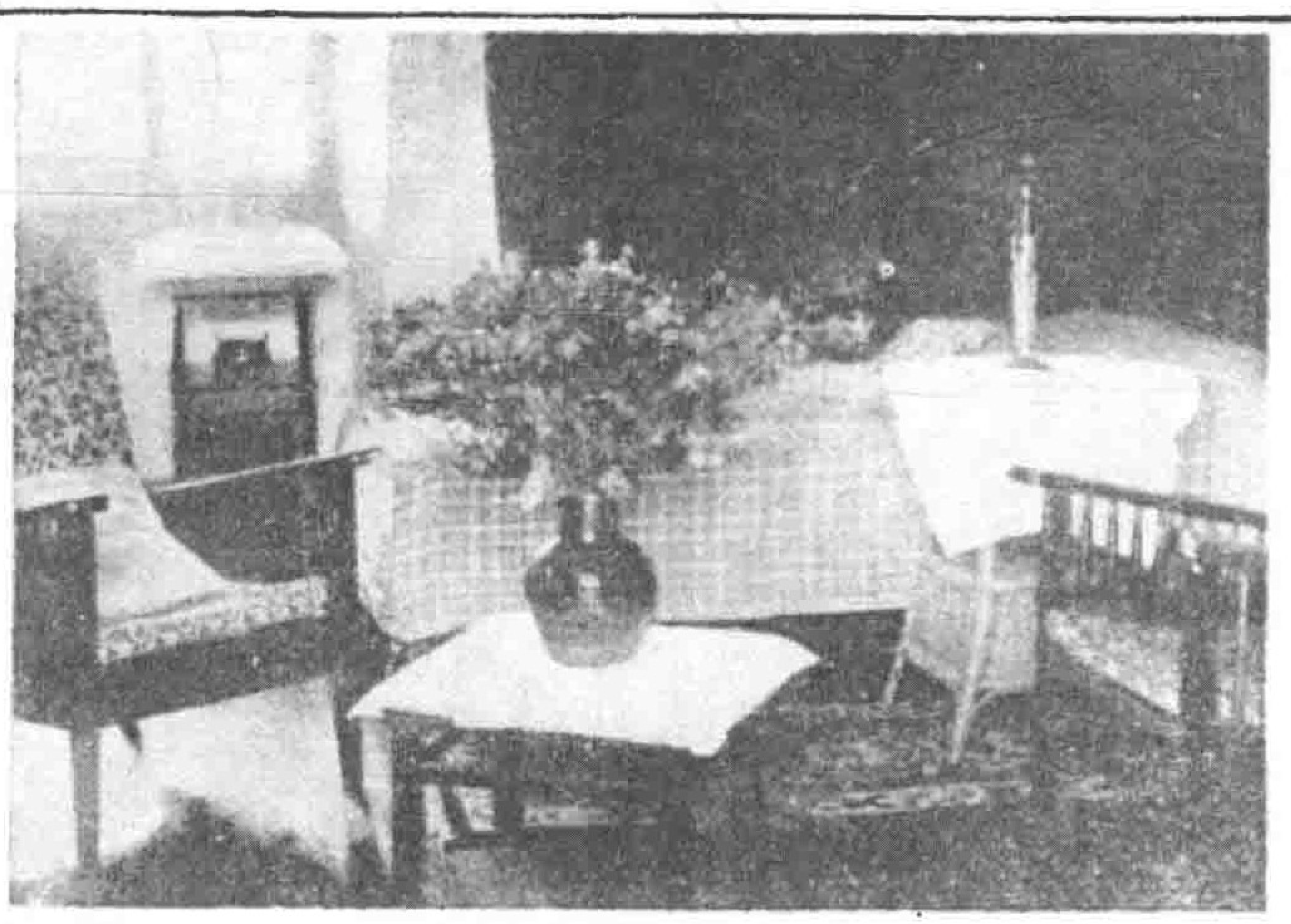
每人每天	計國幣拾伍元
二人合住	計國幣貳拾伍元
加床每只	計國幣貳元

不連膳

此價目專為本國旅客不喜西餐者而設

每人每天	計國幣玖元
二人合住	計國幣拾貳元
加床每只	計國幣貳元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左面一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旅行雜誌 徵稿啟事

敬啟者：本誌自發行以來，已十有二載。所登游記，遍及海內外各處，謬荷 讀者馳書讚許，至用感幸！茲者第十三卷即將開始，為更求精進起見，擬徵求下列稿件，敬希 海內外同文源源惠寄，無任盼禱！

邊疆紀述　關於西南西北各地，若粵、桂、黔、滇、川、陝、甘、新疆、青海、西藏等處，舉凡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等之紀載，最所歡迎。所有經行各地之交通情況，若公路、鐵路、水道、航空等，尤盼有詳盡之敍述，俾供旅行之參攷。

國外游記　本誌歷來所載之國外游記，以譯自西籍者為多，觀察與描寫二者，未必盡合國人口味。茲擬徵求讀者自撰之國外游記，篇幅不拘長短，以忠實描寫為貴。

美術圖景　應徵圖景者，以各地名勝古跡能表現地方之特點者為上。能附底片，尤所企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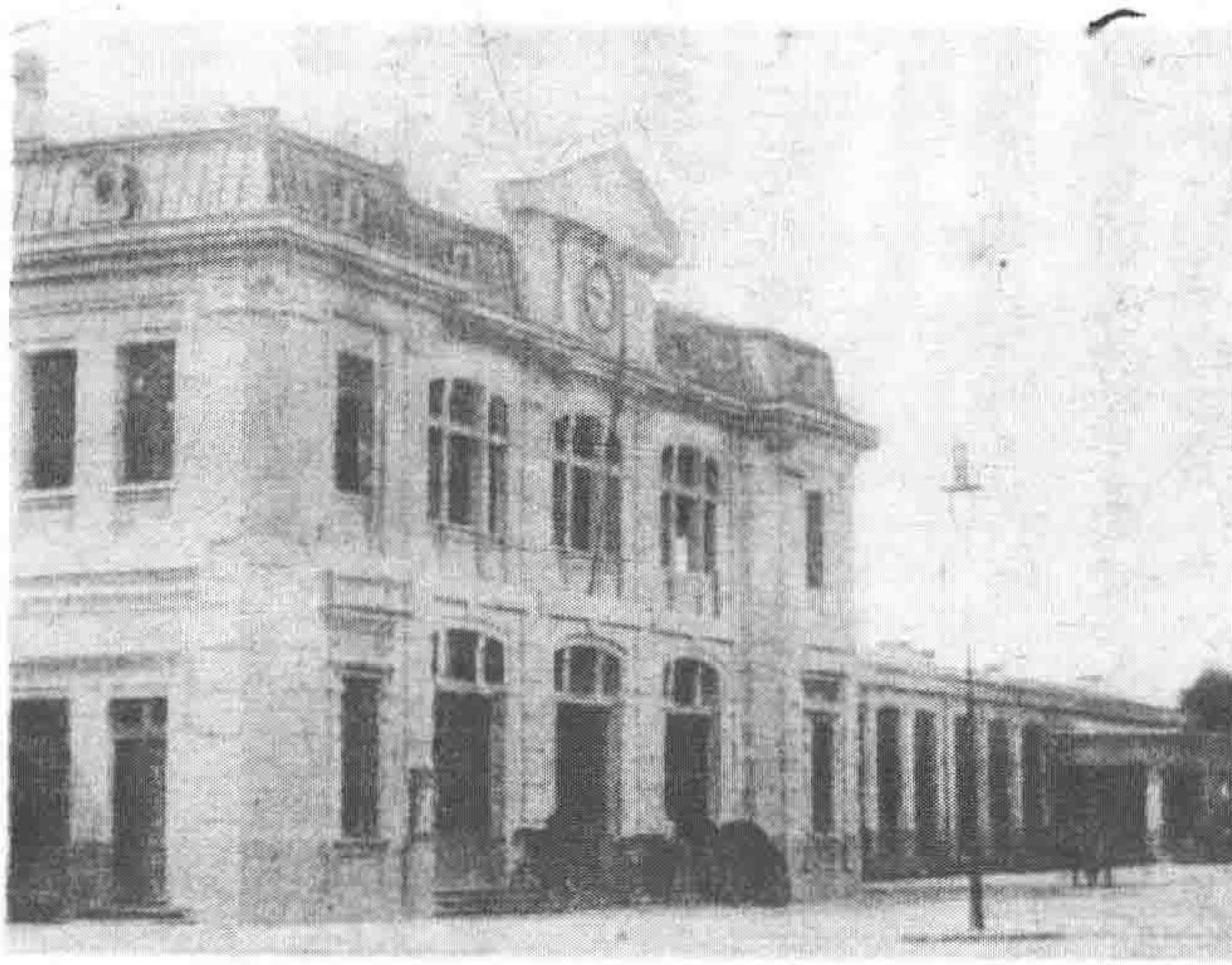
上列文稿圖片，一經選載，概從優致送酬金。來件請逕寄『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惟必須退還者，請於寄稿時聲明，並附寄相當郵票，以便寄還原件。

中國旅行社兩分社開幕

溯自戰事以來國人漸注意於開發西南取道海防前赴滇省昆明等處者日見衆多本社為便利行旅起見爰積極添設分社籌辦客貨運輸以貫澈服務初衷海防分社已於上月正式開幕為攝數影刊印於此以誌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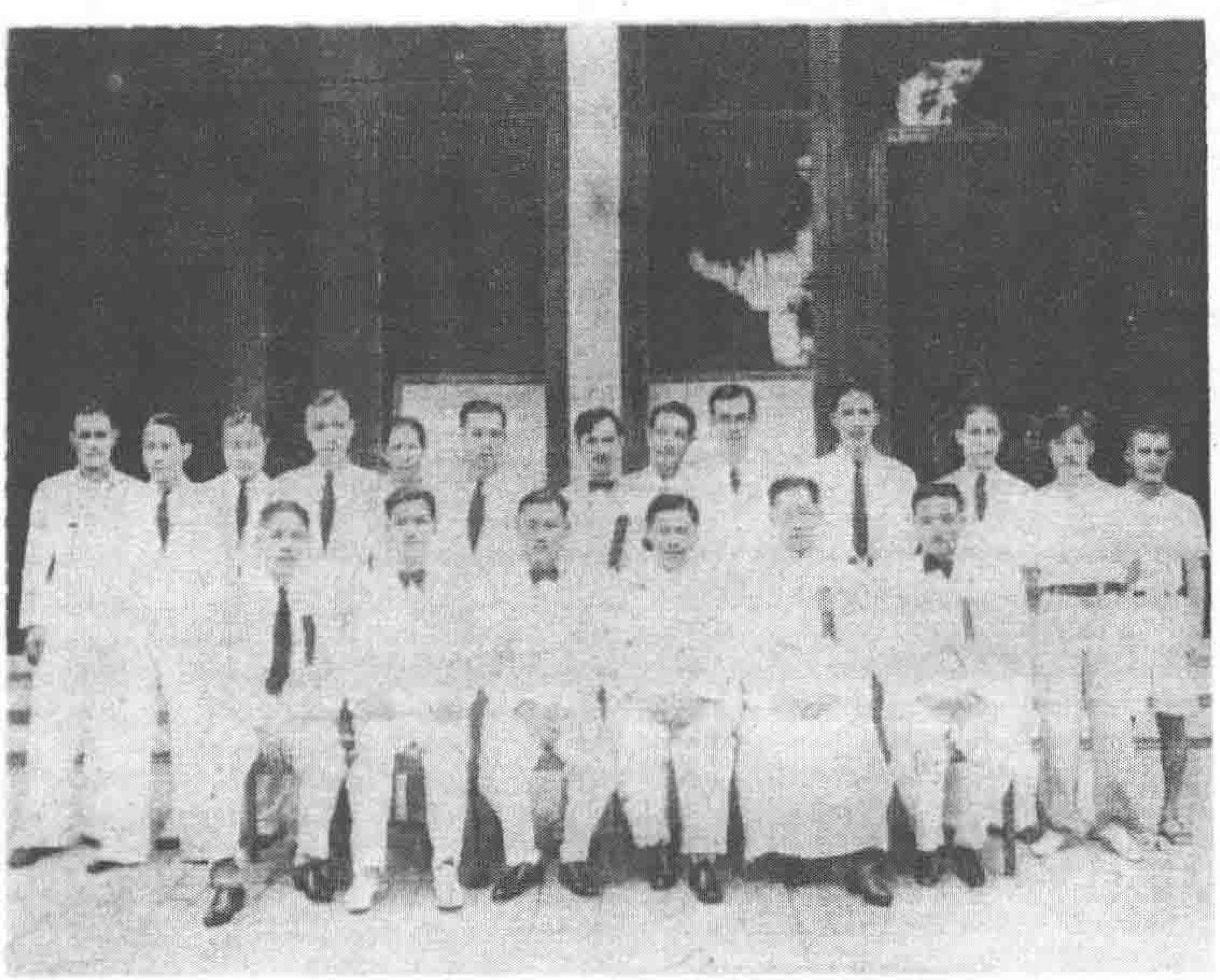


海防分社開幕攝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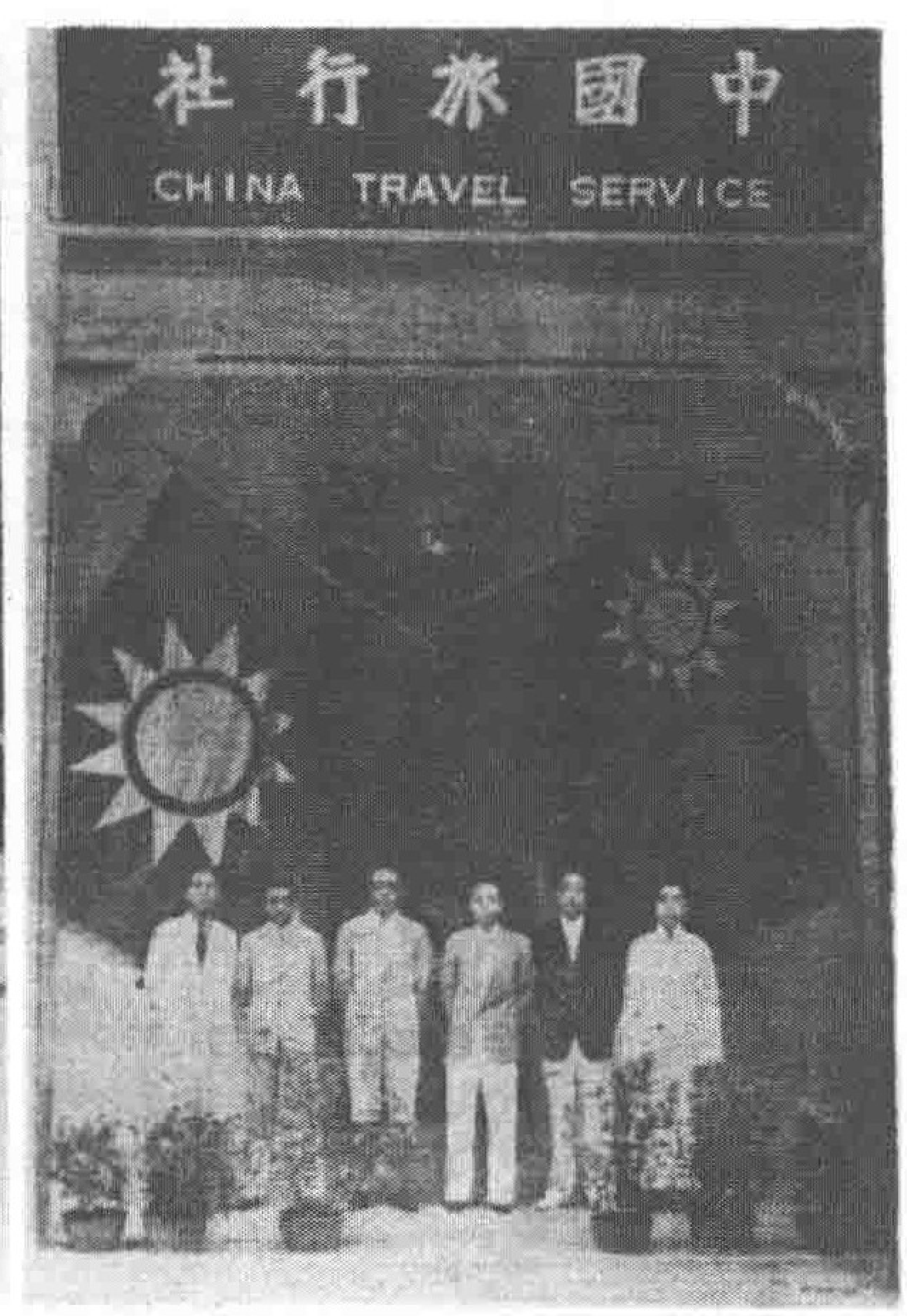


滇越鐵路海防車站

海防分社開幕攝影之二



柳州居桂省中部處柳江中流交通便利商業繁盛近年以來經當局勵精圖治市面益臻繁榮下圖為本社柳州分社開幕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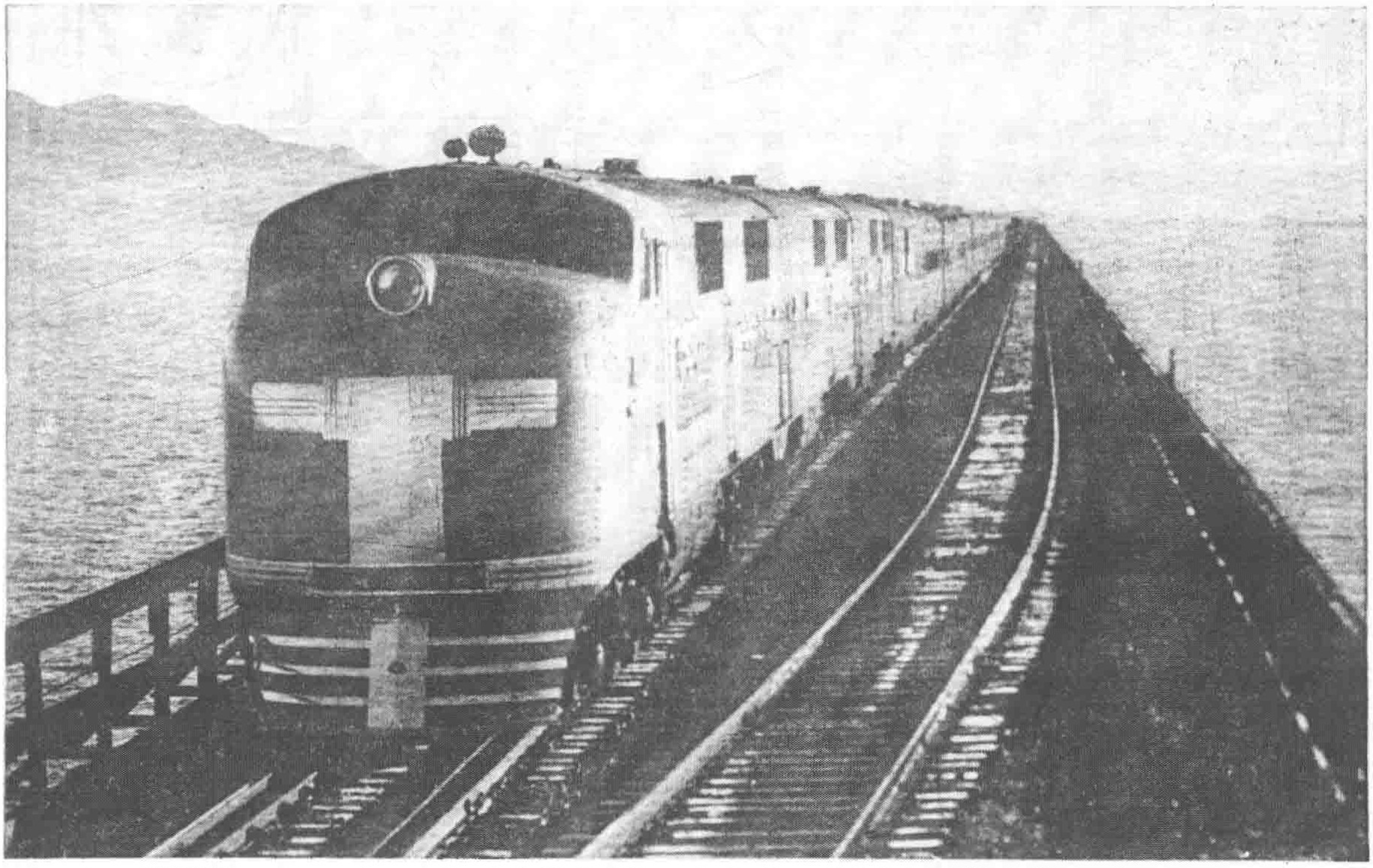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第十二號目次

民國廿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四川嘉陵江景色……倪絅賢……（封面）
沙市與荆州（美術圖景）……倪絅賢……一
○烽火漫天憶惠州……松廬主人……三
○滬滇紀行……錢薰圃……七
○貴陽一瞥……沙鷗……一三
○福州鼓山……邵晏清……一七
○恐怖的旅程（譯）……孟　才……二九
○搜求蘇聯的黃金（譯）……王仲鄂……三九
○巴黎小駐記……程志政……五三
○歐美采風記【六】……沁明女士……六七
短篇創作　同學少年……秦瘦鷗……八三
旅行雜誌十二卷分類總目錄……九一

See AMERICA on Southern Pacific



FAMOUS *among scenic marv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Great Salt Lake of Utah. Photo above shows Southern Pacific's Streamliner* City of San Francisco *crossing the Lake on the 32-mile Lucin Causeway.*

沿南太平洋鐵道觀光美國

烏泰鹽湖爲美國著名風景之奇觀上圖所示爲本路流綫型『舊金山城號』列車橫過此湖大堤之情景堤長凡三十二英里

本路共分四大幹線均經著名風景區且車中皆係空氣調節設備四季氣候雖異車中皆能調整適宜本路華務總經理黎璇 Mr. S. K. Lai 特在舊金山埠照料進口各輪船乘客事宜其在紐約，温哥華，洛杉機各處輪船進口時亦均有本路代表爲諸君計劃在美遊程

PLAN to travel across the States on one of Southern Pacific's Four Scenic Routes:

1. Overland Route is the shortest and most direct line from San Francisco to Chicago. Shows you the grand High Sierra and Great Salt Lake.

2. Golden State Route takes you the direct way from Los Angeles to Chicago via the colorful cowboy Southwest and the Mexican border region. Side trip to Carlsbad Caverns.

3. Sunset Route speeds from California to New Orleans through flaming deserts of Southern Arizona, the plains of Texas, romantic Old South.

4. Shasta Route takes you from California to the East via the Pacific Northwest. If you land in the Northwest, it takes you East via California.

Air-Conditioned Trains! Every train on all these routes is completely air-conditioned. Perfect weather at any season. No dust or soot.

Southern Pacific

Our representatives meet incoming steamer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Vancouver, and New York. They will be glad to help you with your itinerary.

福建省運輸公司

代諸君解決一切運輸問題

經營全省公路各大幹線旅客貨物運輸，閩江上游水陸客貨聯運，省際客貨聯運，並附設中南旅運社代售輪船汽艇船票，辦理護照旅行手續，代定艙位旅館房間，代辦報關提貨運轉押送等業務・

如蒙垂詢謹當掬誠奉告



總公司	福州大嶺頂	電話二四八〇
建陽分公司	建陽府前街	
沙縣辦事處	沙縣汽車站	
福州客運站	福州江二路	電話二六五七
福州貨運站	福州江中路	電話二〇三四
福州聯運站	福州龍潭角	電話二一二三
江山營業所	江山中正路	
南昌營業所	南昌黃黎洲路	

中南旅運社

總社	福州江二路	電話二七〇九
分社	福州南門兜	電話四七〇九
分社	南平寶積坑	電話三〇
分社	永安分司街	電話七八

電報掛號六五五一

解暈舒腦　止吐安神

卻暑辟穢　旅行必備



頤恩氏萬靈

至善油

主治

（內科）

腰骨酸痛　神經刺痛　酒濕風痛　傷風咳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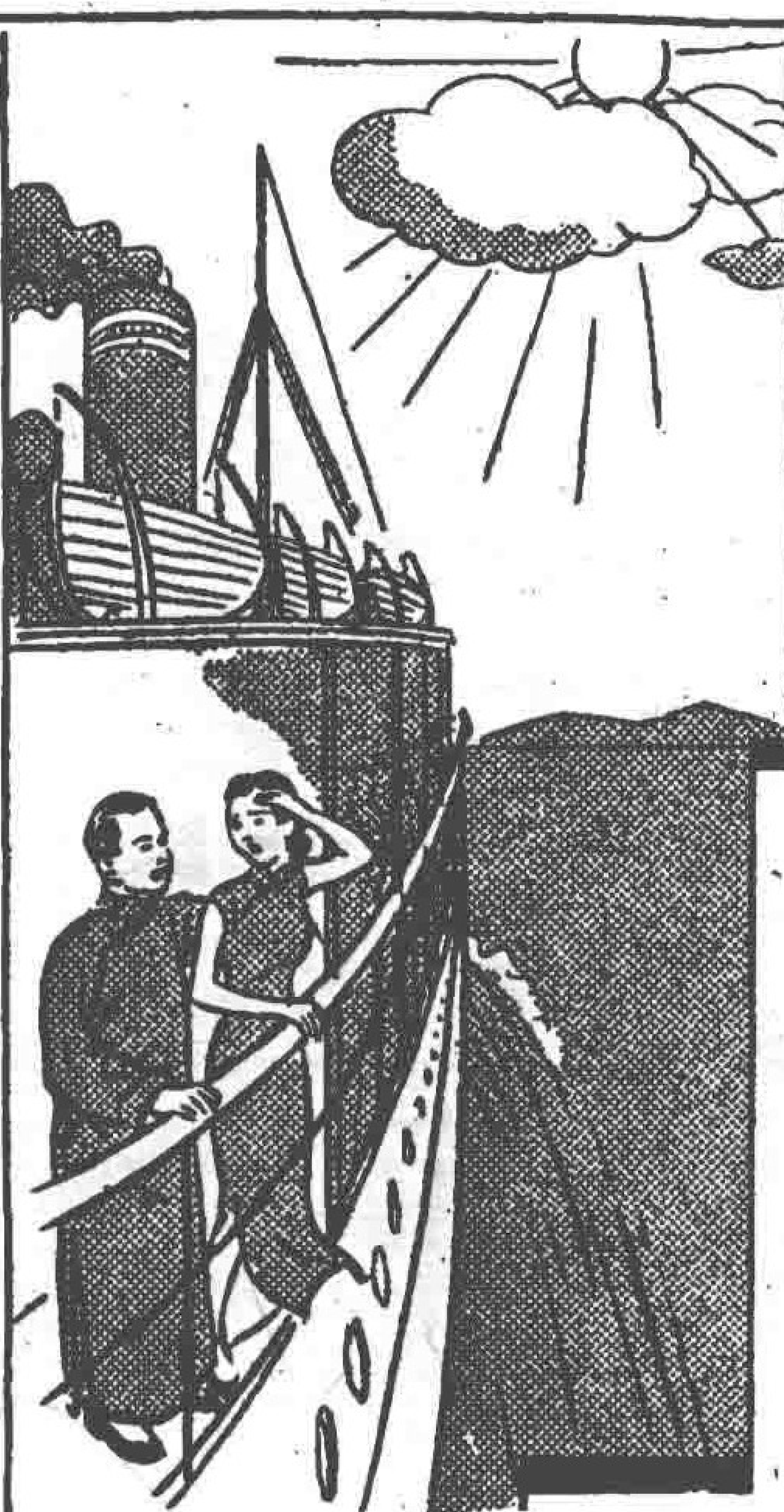
頭痛牙痛　舟車暈吐　流行疫癘　霍亂中暑

（外科）

瘰癧腫核　跌打損傷　刀傷火傷　燙傷咬傷

無名腫毒　瘡疥癬濕　小兒胎毒　熱癤爛脚

註冊商標　良藥標記



各大藥房各百貨店各煙紙店均有出售

招請外埠經理

價目				
試用盒	小瓶	中瓶	大瓶	
一角二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四角四分	

頤恩氏大藥廠監製

上海河南路五三一弄廿號

浙江全省總經理　民華貿易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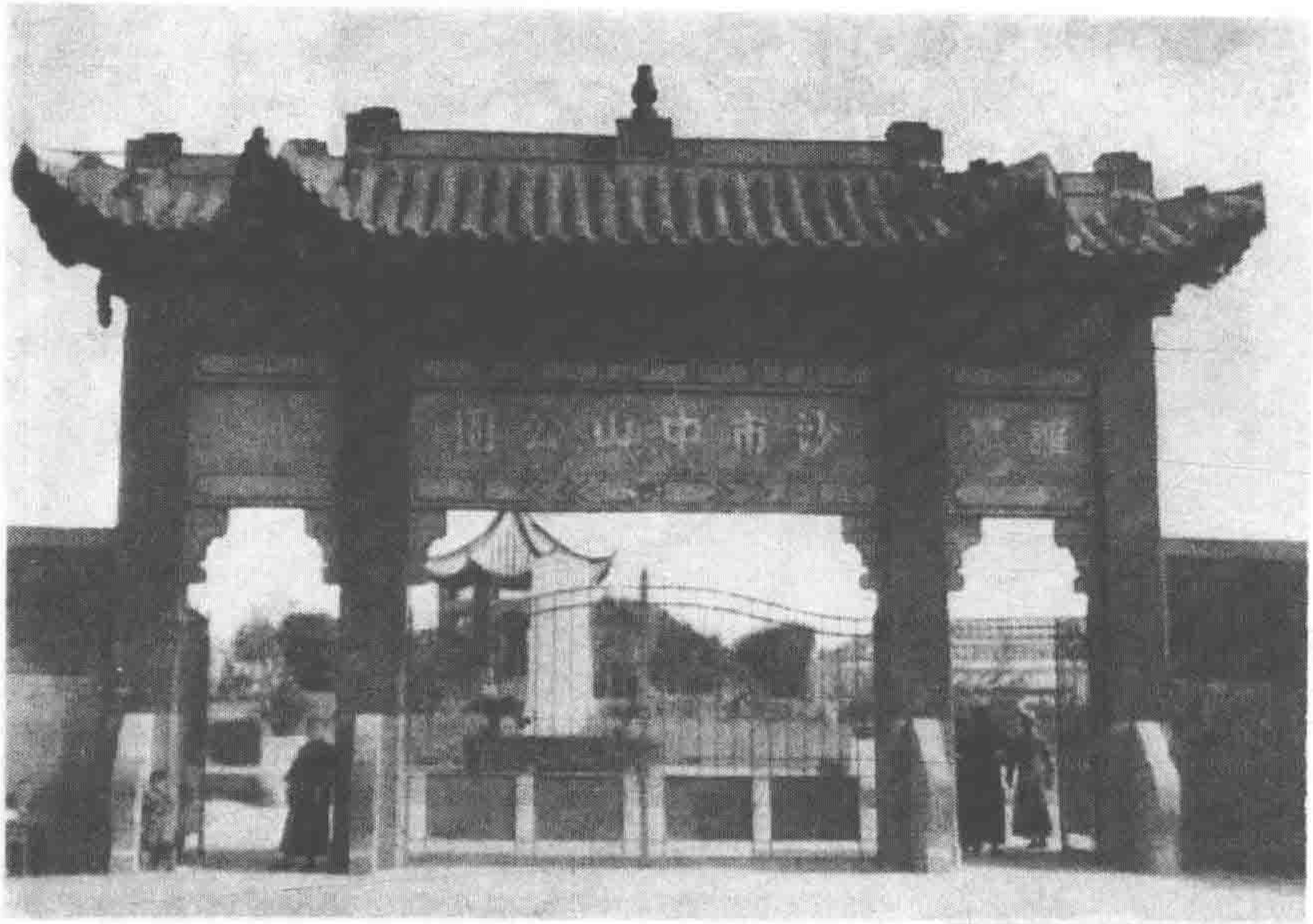
廣東全省香港澳門總經理　梁新記牙刷公司

汕惠潮梅廿五縣總經理　汕頭兆祥行



沙市與荊州　其一

倪綱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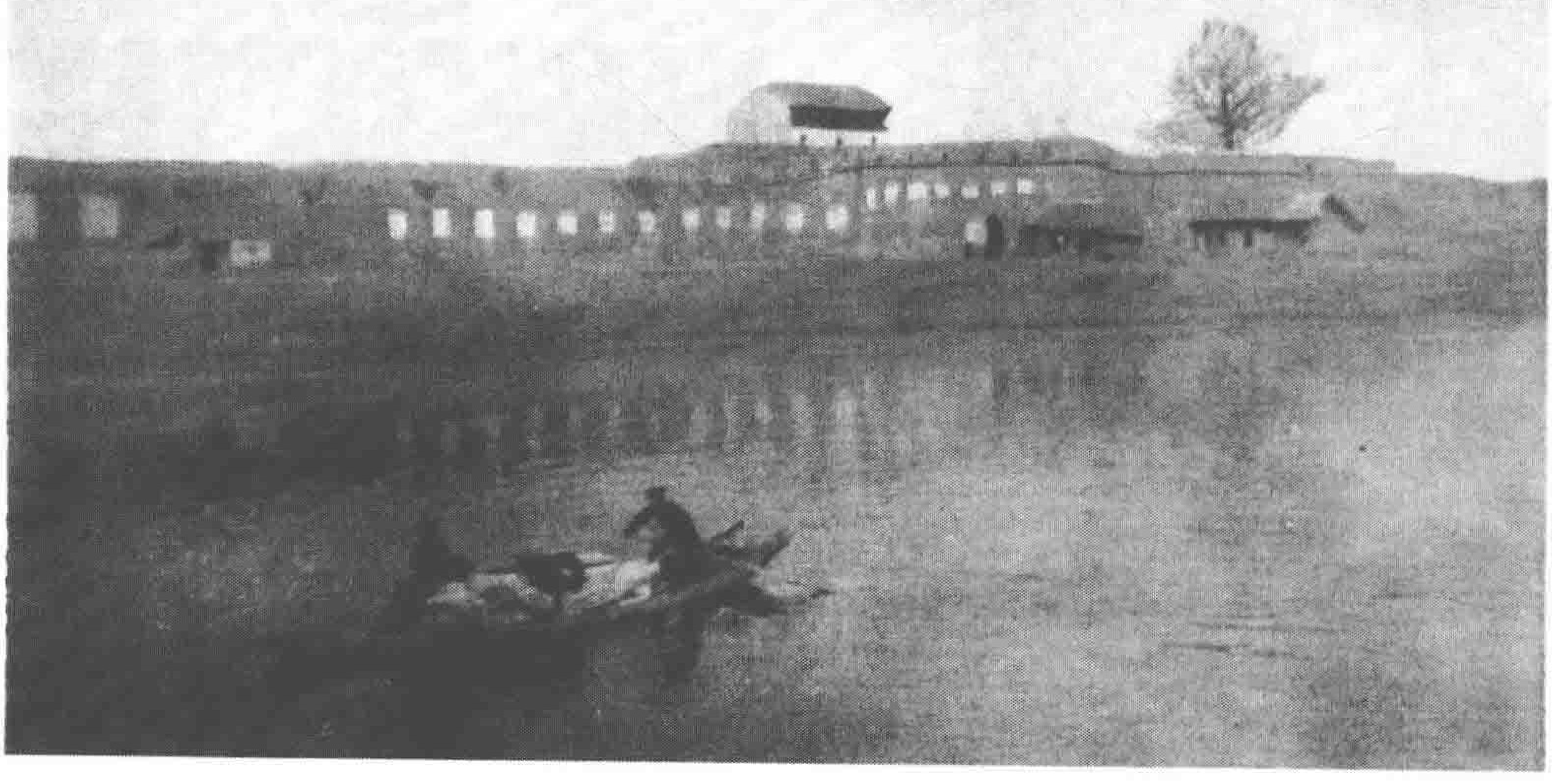
沙市中山公園



荊州古鼓樓



沙市大街



荊州城及護城河

沙市與荊州 其二



富有古意之荊州販夫



運輸雜糧之小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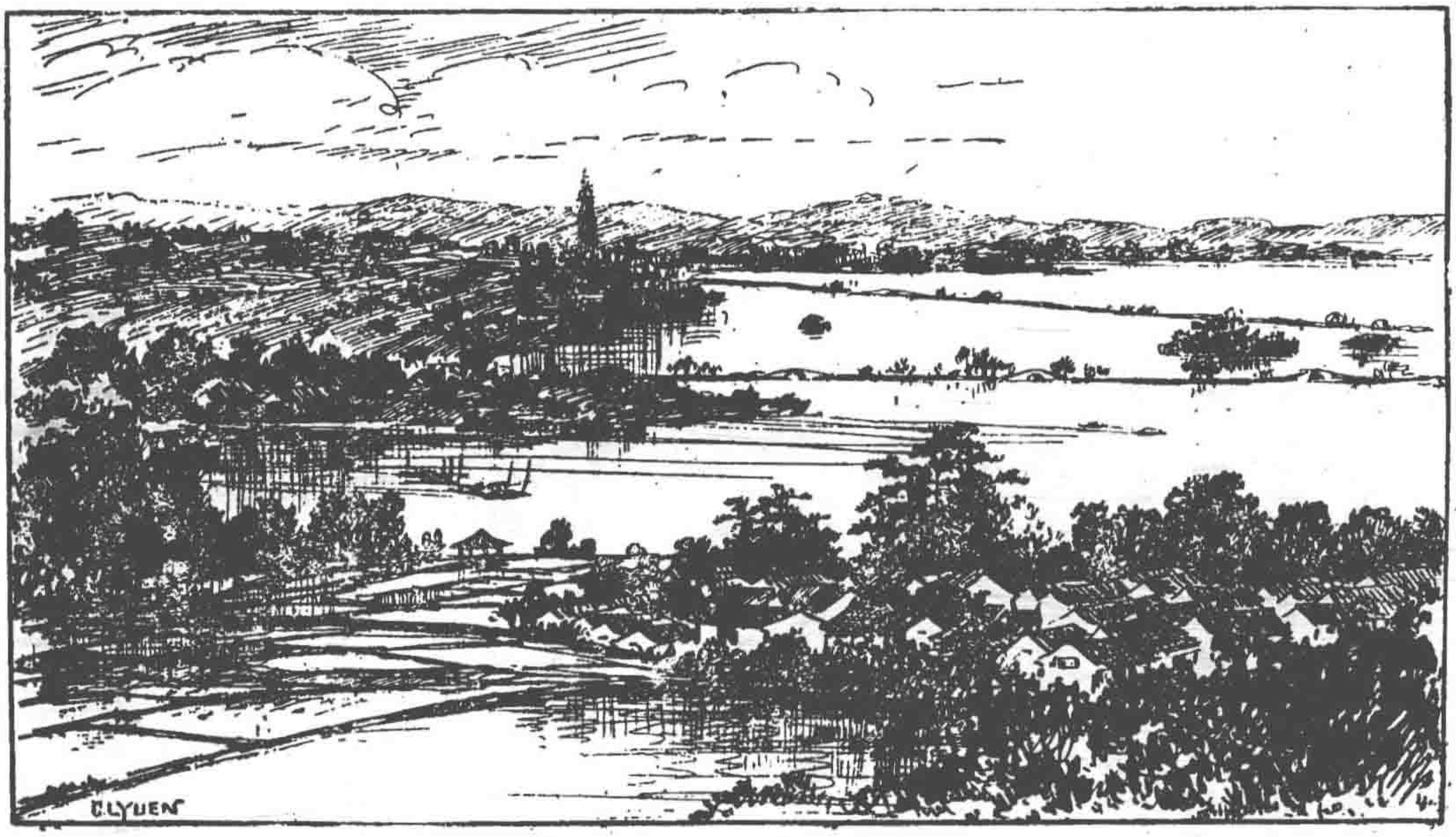
蕭條之古寺



古舊之街道



荊州特產漆樹



烽火漫天憶惠州

松盧主人

憶自七七中日戰啓，不到半載，而浙江已化爲淪陷地矣，昔年每歲必探杭州西湖數次，每次必囊詩畫一束以歸，三竺六橋，停驂殆遍矣，一年容易又秋風，當此秋高蟹肥，能不興蓴鱸之思耶？困處孤島，室如蝸廬，秋雨凄其，涼氣沁骨，正吟「茂陵秋雨病相如」句以遣孤憤，忽又聆惠州之西湖，亦已告淪陷矣，故國河山，思之能無倍感耶！

惠州，僕十年前舊遊地也，因故鄉與惠爲比鄰，守望相助，雞犬相聞。其城西之西湖，尤爲僕所愛好，稽諸典籍，紀杭州西湖者，指不勝屈，獨紀惠州西湖之文字，則素鮮見，或因其僻處邊陲，交通崎嶇，故昔時粵中人士，亦鮮有履其地者。自廣九鐵路成立，由樟木頭通惠州之惠樟公路，次第築成，今由廣州羊城直達惠州，朝發而夕可至矣。此間雖無六橋三竺之勝，然十里蘇堤，花間水榭，每使人徘徊不忍去者；至於其山水之幽美靜穆，水木明瑟，有如天然圖畫，比諸杭州西湖滿布洋房，汽車之徵逐，則此間較勝多矣。湖在府城之西，面積僅及杭州西湖之半，宋朝蘇東坡謫居惠州刺史，曾大加修濬，並建一堤橫跨湖上，卽今之蘇堤是也。堤之兩旁，遍栽桃柳，於春二三月間，柳媚花明，極饒畫趣，僕曾有句云。「十里裙腰紅間綠，垂楊一樹一桃花，」其勝概可知矣。

另有一堤名白公堤，其名之由來，土人亦無知之者，湖心築有紅棉水榭一所，

頗宏敞，可以憑欄覽全湖之勝。四圍花木扶疏，琅玕修竹，復有臨流水閣，卍字欄干，爲全湖避暑勝處每至夏日，十里荷香，紅白相掩，釵光鬢影，雜沓其間，昔年揚州盛時之綺膩風光，又再見諸今日也。水榭前柘地數畝，有高可十丈之紅棉數株，每值春二三月中，滿樹紅花，掩映水際，迷離曉霧，宿雨新晴，則馬嘶芳草人醉玉樓之景又得之於此間矣。

湖之西半嶺叢樹中，有朝雲墓，爲蘇東坡妾朝雲埋香之所，離離芳塚，黃土一坏，一代美人長與青山伴晨夕。僕每到必流連憑弔，感慨系之。聞東坡有二妾，曰朝雲暮雲，朝雲則玉殞於惠州，暮雲之歸宿，未見諸記載，僕曾有句云「朝雲有墓供憑吊，不見埋香有暮雲」亦有幸有不幸也。湖濱有學院一，建築頗偉，佔地亦廣，爲廣州省立第三中學所在地，校長某君，與僕爲舊雨，因得參觀該校各部，內部最名貴之古蹟，爲宋襄別西湖十咏題壁。宋爲清代名宦，有名士風，素以詩與書名於時，曾任惠州府，及任滿，邑人餞別於此，當酒酣耳熱之餘，因作別湖風別湖月等十咏題白壁間，今者未能記其句，爲可惜矣。計字大可六七寸，高凡丈餘，飛舞龍蛇，可謂極題壁之大觀。此詩位在校之中座左壁間，雖過二百餘年，不免有細部份剝落，然大半尚完好無缺，邑人均信爲神物呵護，有此題壁，爲湖山生色不少。今者不幸遭數月來之轟炸，十月中旬，又告淪陷，聞日機專向有名學府討毀；如此大好文獻古蹟，其能免此浩刼乎！然河山已非我有，如此區區文物，復何足惜，幸而他年恢復國土，誦陸放翁「家祭毋忘告乃翁」句，東坡宋襄，會心不遠，亦當含笑於九泉矣。

湖上復有百花洲，留丹亭，八卦洲，湖心亭，芳華洲各名勝處，所各擅勝長。湖之一角，有蘇東坡讀書處，林木茂盛，鳥語花香，得優哉游哉讀書於此，雖黃卷青燈，亦人生樂事也。

湖上畫舫，以善製湖菜名於時，船娘亦窈窕多姿，雖薄施脂粉，粗服亂頭，亦別饒風致。僕每至惠必約三五文友，僱畫舫留連於波光嵐影間，偶然詩興勃發，或爲淺斟低唱，或則長嘯舒懷，亦人生過程中之至樂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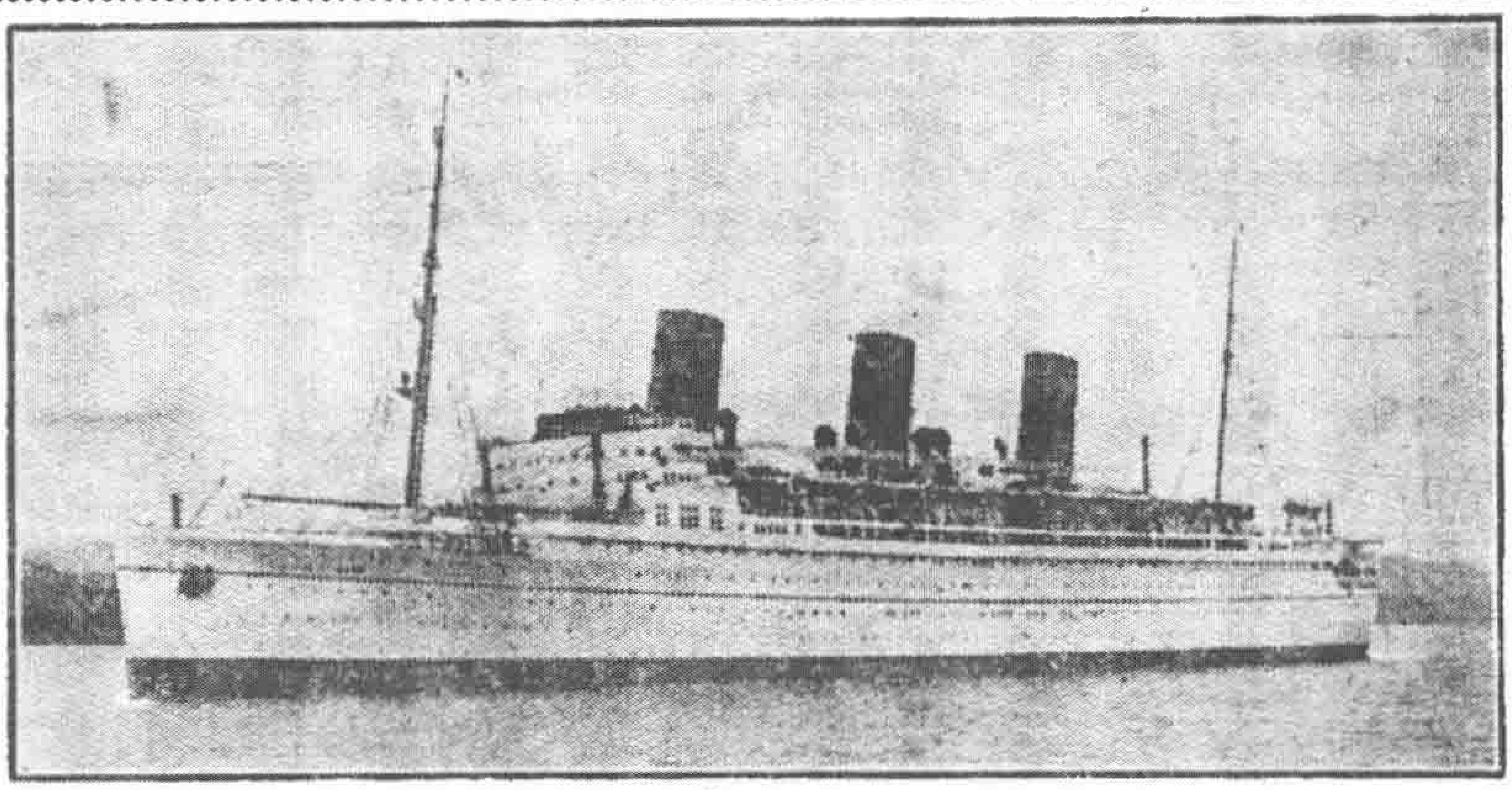
惠州爲南粵東江之商業要區，與惠陽城僅隔一衣帶水，自公路四通後，工商業均突飛猛進，除惠樟公路外，復有惠汕公路，可以經海豐陸豐而至汕頭。惠河公路可直達河源縣，惠平路則可直達平山，平山爲西江之重鎮，惠州惠陽，均已展築馬路，旅館茶樓，笙歌達旦，固不能以邊鄙而輕視之也。

惠州民風儉樸，男女亦極平等，營於市者，多爲男子，耕於畊者，多爲女人，甚至抬橋拉車，或扛棺木，亦有女子任之，可知男性之所能，女性亦盡能之也。一日僕偕友人乘輿遊山，轎夫盡爲糾糾女性，僕

見之殊覺汗顏，忸怩不敢坐，然察諸當地同侶，莫不泰然，亦習俗使然也。

惠州名產，以梅菜爲最佳，其餘楊桃荔枝沙梨等水菓，亦極豐富。

猶記昔時遊惠，曾作西湖寫生不下數十幅，十年來人事變遷，抹月披風，脚跟無線如蓬轉，舊時作畫，今未知落誰家矣。憶自離粵後，作客滬濱，忽又數稔，日勞勞於家人生活中，偶憶舊遊地，不勝人生如夢之感。今者復傳來惠州噩耗，不覺悲從中來，然轉念我南粵素多愛國健兒，諒必能奮發其廣東精神，收桑榆於未晚也。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輪號船爲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爲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十一月十五日	亞洲皇后號
十一月卅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二月十三日	俄國皇后號
十二月廿八日	日本皇后號
正月十日	亞洲皇后號
正月廿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西雅圖—雲哥華—

十一月十三日	日本皇后號
十一月廿七日	亞洲皇后號×
十二月十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二月廿五日	俄國皇后號×
正月廿六日	日本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滬滇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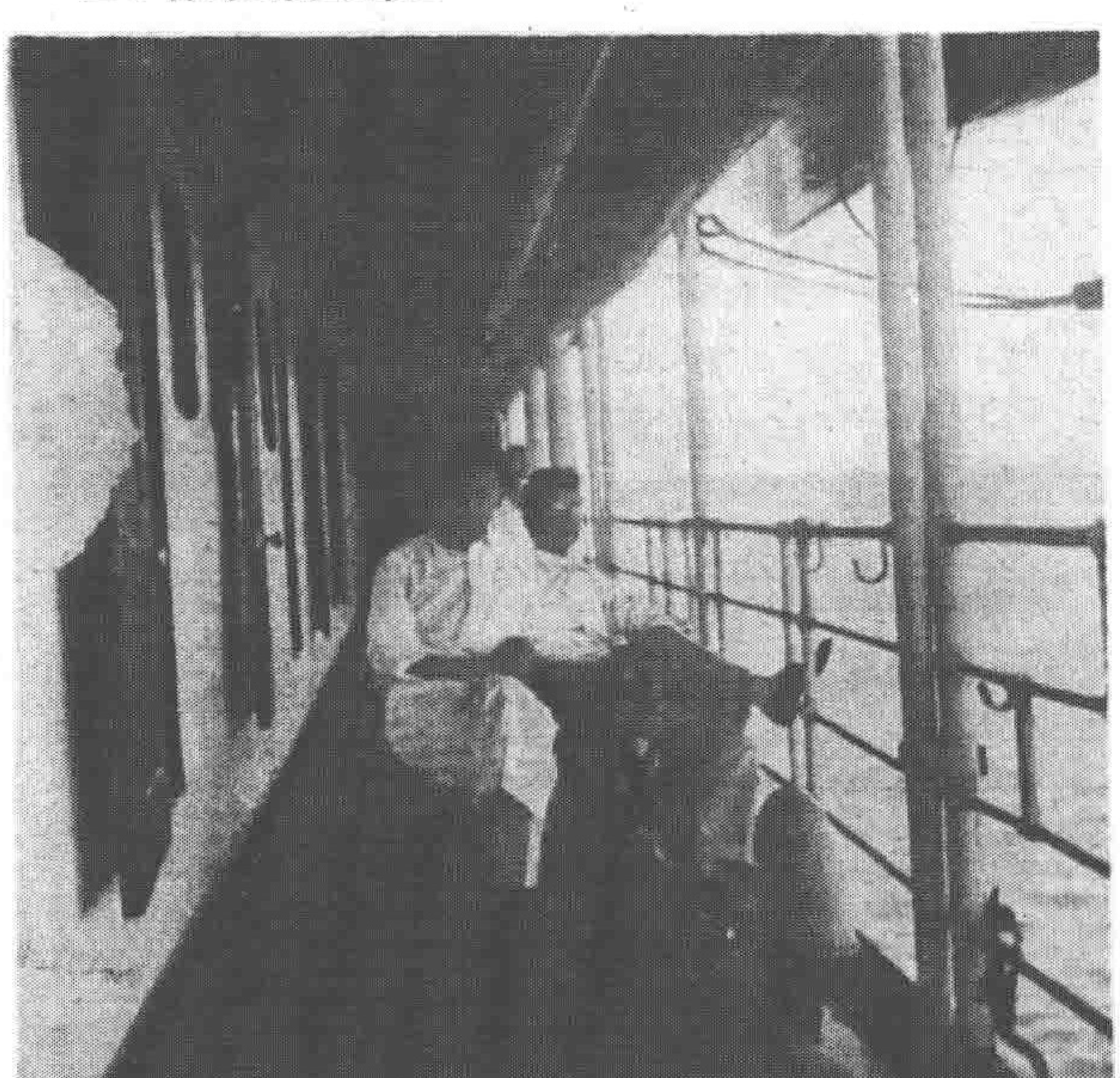
錢蕙圃

江南人，平時處於山清水秀的優越地帶，過慣了風和日暖的舒嫚生活，再加上物質文明的享受，誰還想往外面跑，自從八一三戰事起後，就一處一處的遭了蹂躪，不能不向四處投奔，西南的昆明！當然是我們投奔的一條出路，筆者將親自經過的路程來記述一下，作為後來的一個嚮導。

往昆明要經過海防，（安南南部東京省）先決問題，就是護照，護照有三個地點可領，一，上海向法國領事館。二，香港法國領事館。三，昆明外交部辦事處。（由上海動身者，先函請昆明友人領妥寄申）須備四寸半身照相三張。

我們一行八人，乃七月十五日上海搭怡和洋行『澤生』"Chak-sang" 輪的大菜間，上船那天，上海恰恰是炎熱薰人，汗流浹背，同伴四人，揮扇不止，下午三點半，開了船，就覺得風生袖底，涼透海中，同時又會着了六個同伴，都是往昆明去經營商業的，談笑的資料頗多，解決了旅行中的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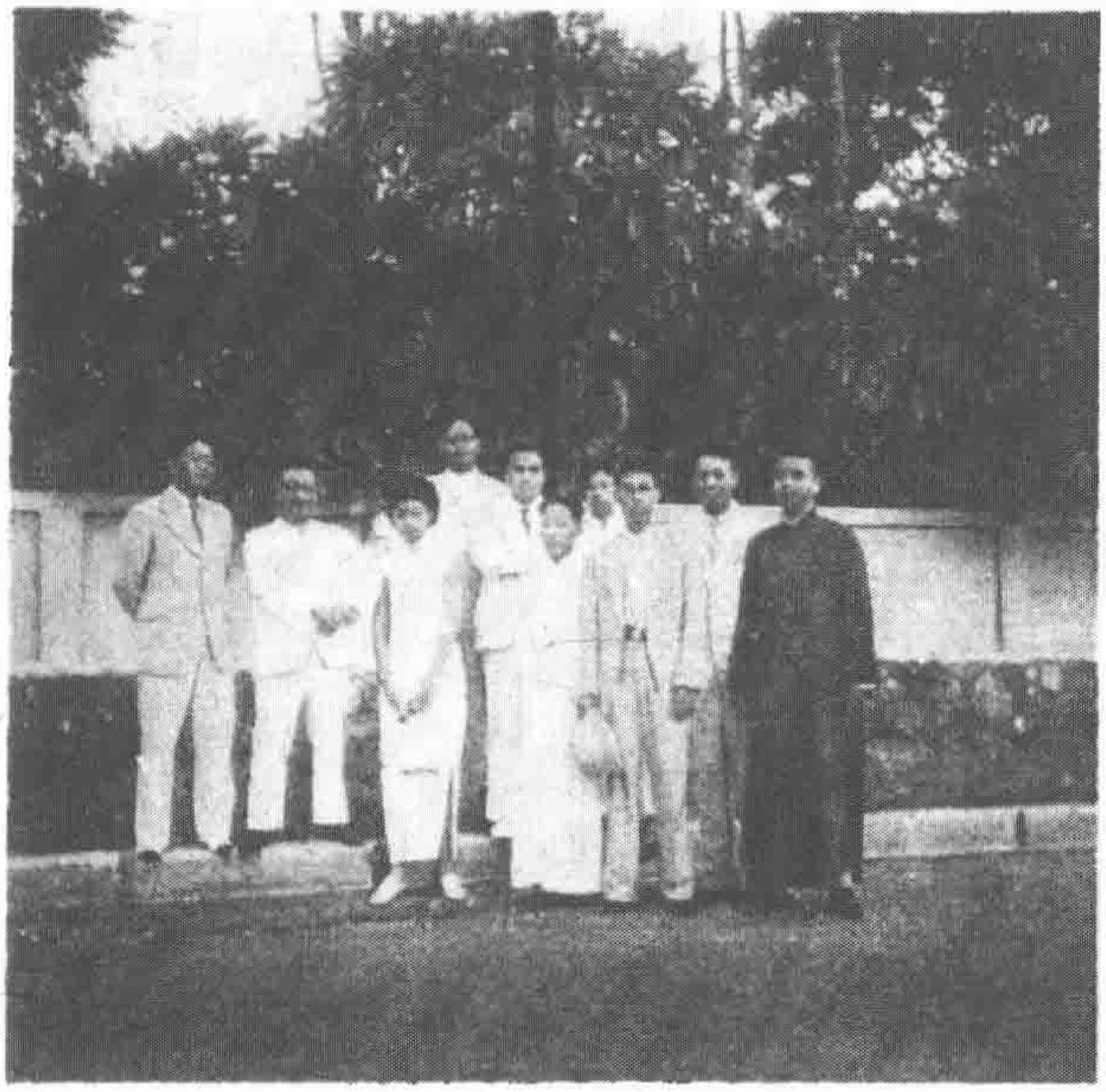
船上供給的每天二次茶，三餐飯，都很可口，同伴的我們，除了二位小姐胃口略為差些，其餘的都能夠狼吞虎嚥，來者不拒的喫，所以我們自己好笑，各個都顯示着健胃，并且說要是醫生要檢驗我們的身體，儘可先來看看我們的胃口。



在澤生輪船的甲台上

經過香港海防，除備護照以外，還要預備一紙醫生打過防疫針，及種過牛痘的證明書。到了香港海防先有醫生來驗看了證書，方准上岸。

從上海到汕頭，大約四十八小時到六十小時之間，（以怡和太古輪而言郵船當然快些）十八日的清晨輪船就停泊了汕頭，我們一行十八人上岸作數小時的觀光，雖是走馬看花，亦可得豹窺一斑。



我們一行的旅伴

在我們未到汕頭的前數日，遭了日軍的轟炸，市政府的大門被毀了一角，居民幾遷避一空，街上的商店多數都上着門，好像過年初一似的，我們仍鼓着沉毅忍痛的勇氣到中山公園巡遊一週，園內處處皆設有防空壕，以備遊人暫時躲避，化玉帛爲干戈，老百姓的淒楚可知。

我們因爲怕空襲，不敢盡興遊覽，適可而止，重復回到輪上，停泊八小時，出汕頭口時，略覺動盪，頃刻即平，照常進晚餐，餐畢共在台甲上談天，海風送涼，星月移影，好像在西湖中夜遊，航行中難得有此平靜的時間吓！

汕頭停靠的時間，以貨物多寡爲轉移，大約六八小時之間爲多，聽說最多也有停一天一夜的，（二十四小時）無論如何儘夠上岸去觀光一趟的時間，汕頭到香港，航行了十四個小時，我們那次恰恰過到晚上，第二天的早晨（十九日）就望見了九龍口子，九點鐘的中間，就進了口，但是船並不靠岸。沒有多大一回，醫生上來了，我們一行旅衆，就拿出來上海備妥底醫生證明書，給他一看就完事，並沒什麼爲難，再有半小時的光景，由小艇送我們上岸。

船票價目如下

由上海至香港

頭等大菜間	國幣九十元
二等大菜間	國幣八十元
官艙	國幣五十元
房艙	國幣三十五元
統艙	國幣二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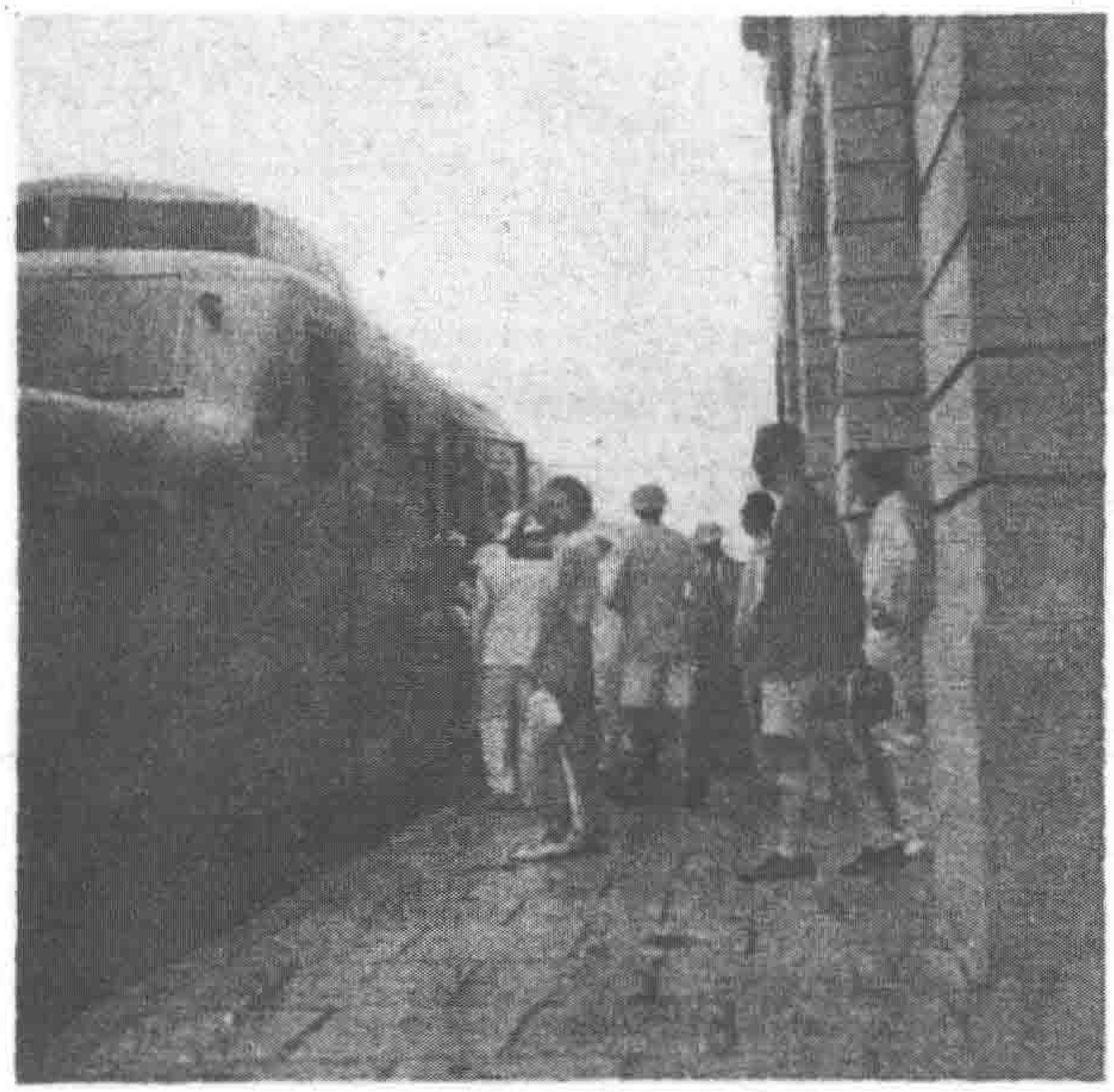
上海直接到海防票

頭等大菜間	國幣一百九十五元
二等大菜間	國幣一百七十五元

由香港到海防

頭等	越幣七十二元
貳等	越幣五十四元
叁等	越幣三十元
肆等	港幣十元

香港上岸時，如攜帶行李過多，就得隨機應變，給幾個小費，免得關丁吹毛求疵，將你整理好好兒的行李搗亂。九龍在香港對岸，每半小時，有輪渡一班來往開駛異常便利，市面之繁華，建築之精美，也不一一記述，就筆者個人所感到的，覺得生活過高，尤其是港幣上漲，當我們過的那幾天港洋一元，已值國幣一元七角，物價也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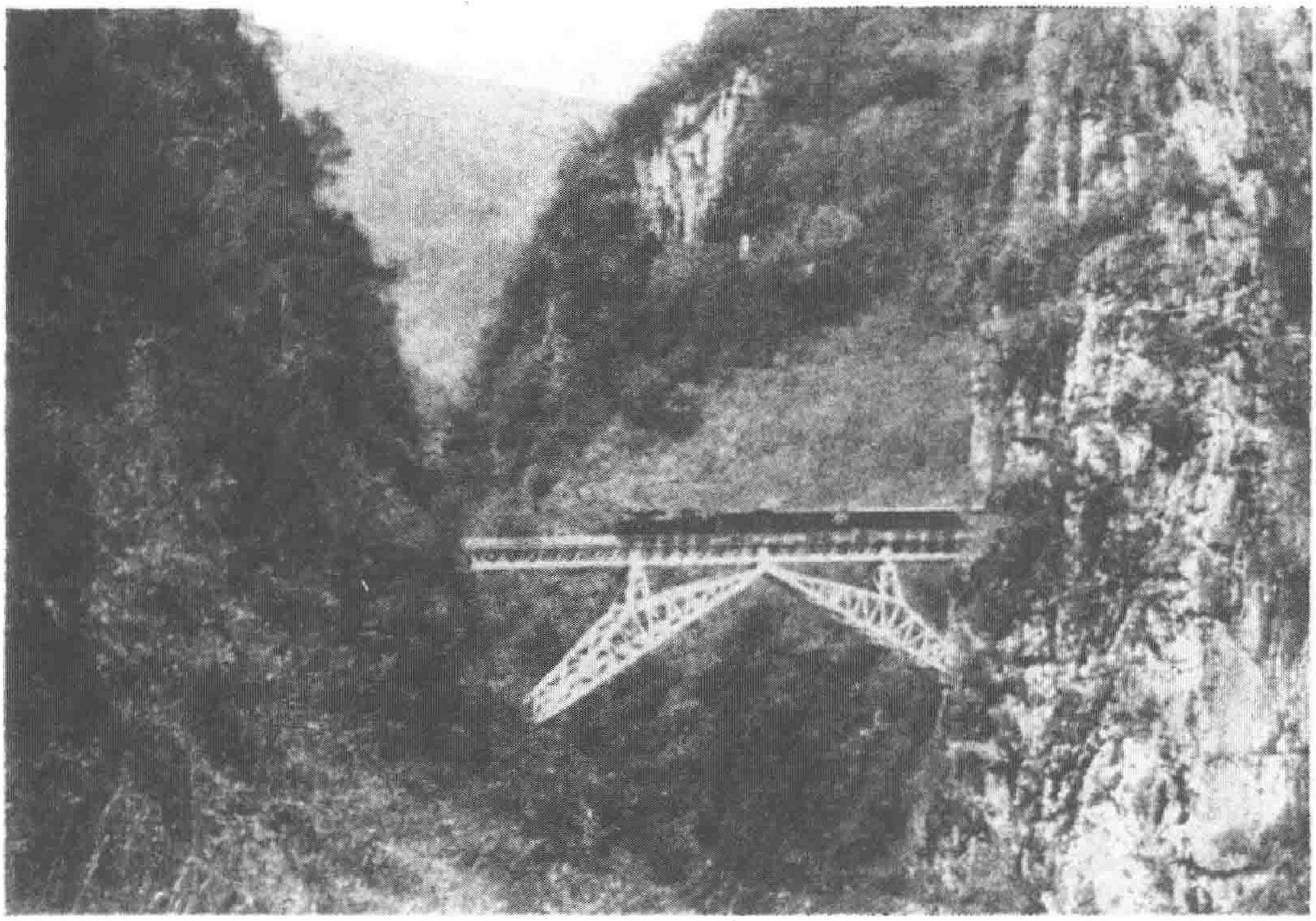
趕上滇越路快車的我們

得厲害，處處都有還價，統扯比上海總要貴到二成，想到香港塌些便宜貨的結果，反而吃虧，一席粵菜，往往需二三十元的港幣，計算國幣，竟要半百，平常七八人小吃吃，總得十幾元港洋，眞是平常一席酒！抵得窮人半年糧！

香港最公平的算是交通工具，電車有二層，分頭等，三等價目分，六分，三分，一角，五分不論遠近，任你去兜圈子也是這些錢，汽車前面有表，走多少給多少錢。幷且用不着酒錢，算是硬碰硬底公道貨，然而黃包車就不對了，沒一些路，就得一角二角的港幣。

半途中的待車室吃咖啡麵包的地方





滇越路中途的偉大橋樑

我們一行的旅伴，都在香港向法國領事館領了護照，每人每張繳港幣一元一角，我們因須加快，所以另加港幣每張一元五角，手續也很簡單，我們四個由怡和洋行擔保，其餘六位由金城銀行擔保，各人去量一量體高，留一個簽字樣，第二天就領到了護照。

香港通用的是港幣，然而隨處小錢莊裏可以由國幣調換到的。海防是不容易由國幣換到越幣，安南境內，全用越幣，（越幣粵人稱西貢子Piastre）到海防去的人，在香港須先換好些越幣，越幣的市價，我們換的時間，是九元〇二分的港幣換到了十元的越幣。大約港幣是跟先令伸縮！越幣是跟法郎上下！

香港整整的住了三天，恰恰是我們所需要的時間，準時上了『澤生』輪，廿二日的上午十點三刻開了，依舊是原來一起的同伴，經過了好幾天的同隊，格外顯出了親熱，運氣眞好！從香港到海防，又是碧海青天，水波不興，所以在四十小時的航程中，還是絲毫沒遭巔簸。

香港與海防，相差一小時，故輪船將到海防前，船上的鐘頭，特爲撥慢了一小時，廿四日上午十時左右輪船進了口；法國醫生來了，我們份份取出了醫生的證明書加護照檢驗一過就攜了回去，隔一天再向警局檢查處去領回來過境的人須投納每人人頭稅二元二角五分已在港上輪票內附帶的收訖了。

在海防上岸時候，就有許多安南人上來兜搭生意，行李須要自己小心，而且要極堅固的箱籠方才可交他們卸輪，安南好像是裝卸慣煤和滇銅，緣故當什麼東西都同煤和銅一般的甩，不牢些的行李免不了給他們甩爛。

上岸的時光，行李都得給海關查驗過，我們一行人，有巴黎酒店經理來替我們幫同照料，覺得査得還不十分嚕囌，以前聞說是非常麻煩，自從戰事發生以後，法人也同情於我，所以馬虎了不少。

海防的巴黎酒店，每天大房間，越幣三元五角，中等房間每天一元二角，飯食每人每餐三角，還可算是清潔，飯食也還可口，人力車非常便宜，每小時僅越幣一角，拉得飛快，可知安南生活之低。

海防氣候，除了熱天之外，其餘的時間都是温和氣候，綠樹常青，好花長豔，稻可二年五熟，有『禾生草死』的天然收成，隨處都是公園，還有海濱浴場；然而不知為甚麼？安南人總現着愁眉不展的一副臉？

十六日的下午○五十分鐘，由海防車站搭火車"Autorail"，僅二小時，到了河內，我們一行在河內作五六小時的觀光，河內是安南的都城，一切建築交通，都比海防來得好，電車汽車，應有盡有，飛機可以直達歐洲，通昆明的也有歐亞公司的飛機，我們遊覽了好幾處公園，並且園內還有許多動物，虎，豹，熊，等……晚上九點半，纔上了特別快車的二等，二等睡鋪上有珠羅紗的蚊帳，被褥也很清潔，不過夜來頗涼，旅行者最好還得自備一條毯子。

海防到昆明一段車價（可以一次買就）

一，海防至河內　貳等越幣三元一角（三等相差只數角）

二，河內至老街　頭等越幣十九元七角四分
　　　　　　　　貳等越幣十三元七角六分

三，老街至昆明　頭等關金二十五元五角八分
　　　　　　　　貳等關金十七元六角七分　米士林"Michelin"

廿七日的早晨六點鐘，就到了老街站，上有咖啡麵包，我們在匆忙中胡亂吃得一些，就去照料我們隨身帶的幾件行李，過了車（米士林 Michelin）我們一部份的大行李已在海防交行李房由慢車運昆明了，每人除照章可免費十五公斤外，超過的分量照納了行李票價六點二十五分，我們人也上了『米士林』的三等，『米士林』的式樣，好像公共汽車略為大些，前後二節分開頭等，三等，座位一樣的舒服。

到老街之前，車役將我們的護照統統收了去，上了『米士林』頃刻過了一條大橋，橋的北面便是雲南境界河口地方了。看見了多時不見的我們武裝同志荷槍站崗，海關職員檢驗了我們少數的行李很和氣，並沒絲毫給我們麻煩，護照由法國當局簽過字拿了

回來，再交站旁所設的河口督辦公署辦事處，查驗放行，我們事前，曾有證明文件預先至河口，隨身還另有帶着，所以一驗便了。

滇越鐵路，完全築在崇山峻嶺中，蜿蜒曲折，是狹軌，逢山鑿洞，遇川架橋，有一處簡直是懸崖削壁，探出頭去一看，眞覺得下臨無地，工程的偉大，任何鐵路所不能及，路旁多植香蕉，疏落成林，葱翠可愛，山水湍急，潺潺路旁，有時如奔騰萬馬，有時如飄動紅紗，水的顏色，腥紅的，襯了二旁的嫩綠，愈加顯出了美麗的風景。

十一點半的光景，到了開遠；『米士林』有一個半鐘頭的停留，我們就下車去尋飯吃，在車站不遠的地方，有所大菜館，菜到還可口，但是他們的動作實在太慢，我們付了二元四角一客代價，(越幣)結果只吃得半飽，其餘小站都一停就開，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天氣也漸漸涼了，海防是九十六度的氣候，到了昆明，是七十四度，衣服若不帶足，下車就怕受冷，數天前因爲山洪冲壞了路軌，車路不通，我們所乘那一班的『米士林』還是第一天通車，半路上略爲遲誤了數小時，七點半鐘，到達了目的地昆明。護照給站上稽查收了去，行李隔了二天也如數收到了，數千里的行程，首尾占着十三天的功夫，一些兒不覺得厭煩。

「文藝界的新型刊物」

紅茶

文藝半月刊

主編者：胡山源

特約撰稿者：
丁丁　白蕉　朱生豪
金藝華　施若霖　查猛濟
唐鳴時　曹之競　陳達哉
楊晉豪　趙景深　蕭劍青
此外尚有多人因限於篇幅不及詳列

性質：新舊貫通　莊諧雜陳
文體：有文言與白話　有詩詞與翻譯
內容：有長短小說　有小品散文　有傳記與隨筆　有評論與劇本
插畫：有歷代名人書畫　有近代幽默漫畫

每期有「中學生園地」學生獎金競選

定價
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角　另售一角五分

文粹出版社發行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貴陽一瞥

沙鷗

未到貴陽之先一路上已經飽覽了無窮的山色，到了這山國中的貴陽城，還是四望皆山！也就是這麽多的高山大嶺圍峙在貴陽的前後左右，所以在這兒很容易得到畫幅，這畫幅中的背景，也盡是雲山萬里，茫茫蒼蒼。

現在西南公路已經完成通車。這兒，可以北達重慶與成都，南通廣西，東走湖南，西抵昆明，漸漸成爲大時代中西南的交通重鎭了。

貴陽是貴山南部二十方里左右的平原。雖然是平原，到底都是高坡斜道，起伏着山地，上很難有廣大的平原。城垣周圍約有九華里，城門原有十二，如中山門中正門中華門等；但是在國難嚴重，人口移向西南的期間，貴陽市的人口驟增，已超過了十五萬，爲着防空而便於疎散城外，現正興工加闢四個大門。

城內最繁華的街道是十字街及中華路一帶。大街上的房屋，許多都是騎樓，如香港及汕頭各地所見的，下雨時，不帶雨傘，行走很便利。在一般的市房中，也夾雜着五六層的大樓，路上的行人是很擁擠的，尤其是夜晚，街上電燈通明的時候，遊人更是熱鬧。因爲防空，全市的房屋多半都已塗成了黑色。

雖然街邊的商店也都懸掛着各色的廣告與旗招，可是再也看不到了大廉價的招牌。現在交通擁擠，車輛不夠支配，來路不易，尤以山國爲最，貨物到貴陽都是一掃而空。尤其是洋貨與日用品，不僅是物少不易購到，而且價格高出原價數倍。例如一雙布拖鞋，在武漢不過四角國幣，在這兒要高到一元五或一元二。那一般高貴的男女，帶來多少洋錢，固不在乎，可憐的是一般中下級的逃難者，到處都覺得困難。

住的問題，在這時候是更難解決的！住旅館吧？便宜的早就住滿了；普通的兩三元一天，還要讓你餓肚皮。三角，五角，一餐的客飯，在旅館中是客人每天兩次所必需的。事實上，無論旅館怎樣居奇抬高，也還有許多人願意出錢而進不了旅館！現在小街僻巷的房屋中，有許多正在加工減料，隔成小小的房間，高價出租，也還是有人需要呢！這些人都是靠國難而得些利益。

從長途汽車站出來，走進中山門，一直向前，那兒便是最熱鬧繁華的十字路口。從這兒前走，退後，或是左轉右行，都可以看到高樓大廈，萬商雲集。最多的是吃店，南廚北菜，件件都有。其次就是洋貨店，這裏面日用品尤爲家常所必需，所以生意最好。因爲人多，各種店鋪的生涯都還鼎盛。馬路上來來往往的，都是外來的人。摩登的女郎，還是爲綢緞店增加生意，塗脂抹粉，衣飾入時，挾着洋裝的男

友，或是握着手杖的紳士，懶洋洋的走在街邊，左顧右盼，離開商店，走進電影院。

新興的商店，是時代化的，和上海沒有兩樣；本地的商店，還是保守着原樣。吃店中本地的雖然因陋就簡，店屋灰黑陰沉，說起價錢來却很便宜，一兩毛錢可以謀果腹。書店多半是新移來的，大大小小也有幾十家。可是雜誌與期刊到這兒來都是相隔好多天了！中華書局的分店，最近已經成立了，商務大約不久也會跟着來。

吃之一道，在本地本來是很便宜的，但是被外來人擠到一擔米要十二元以上了。當然在這山國中，開山種稻，靠天吃粮，雨水順利，才能豐收，那又何怪其然？本地的館子也有著名的，如蘇德勝的粉麵，老不管的肉包子等等，也都是値得一試的。然而店屋破舊，內面又不乾淨，到是普通人所共同覺到不便的。本地吃店中辣味多量的需要，也如湖南人一樣的重要，是一個特點，也是別方人所不慣的。

報紙有大報二種，每日出版一次，各一大張，大小很似現在的中央日報，即革命日報及貴州晨報。這二報的內容差不多。編排方面，革命日報比較好些。省立圖書館現正落成，內部布置整齊清潔，已全部開放。全座館作淡黃色的西式建築，樓上下共有閱書報室三大間，可容數百人。可惜初創時期，書籍太少，惟普通雜誌與日報還夠一讀。這是在艱難的山國中，文化食糧獨一無二的供應所了。在館的前面洋台上，或坐或立，都能遠眺城外羣山羅列，浮雲掩映，在靑天樹林與茅屋點綴在山半，那兒到處都是圖書。讀倦了，在這兒稍稍站立，即可恢復精神。

這兒也有電影院與戲園兩三家。可是古舊的房屋與簡陋的裝修，也能夠常常掛起滿座牌，一些閒人還是向裏擠！

貴陽已有省立男女中學及女子師範學校各一所，現在又多了國立貴州中學在這兒。大夏大學除上海一部外，在城外講武學堂也設立一校，各地來的男女學生有幾百人。

城內馬路，難得看到有平坦的，都是灰泥石塊與細沙的混合道。走來崎嶇不平，汽車經過則塵土飛揚，行人閉目。市內雖然也有五六層的高樓，但都和一般市房相似，沒有水泥與鋼的建造，多半是木料，在今日空防上，是値得注意的一大問題。大馬路亦有三丈多寬，汽車，人力車及馱馬等都可以通行。

城外有環城馬路，修得很平整寬大，兩旁種着垂柳，現已長大成蔭，夏末秋初走此路上，別有一番風景。可惜馬路年久失修，碎石露出，路面步行極其不便。聽說這路還是九年以前貴陽各校學生分段築成的。那麼這一種勞動的精神，很値得重視。

中正門外，不遠的地方有甲秀樓。樓共三層，飛簷畫棟，巍峙在湖

水中央。前後都有石橋一座，以通遊人。湖水是和上流溪河相通的，底下盡是巖石水流激石有聲。樓對觀音閣這閣是依山臨水，上面設有茶社臨街四望，遠近的景物盡收眼底。附近有平原一片，林樹蔭蔽，曲徑通幽，情侶雙雙徘徊在蔭影裏面。月夜則樓前橋畔遊人更多，甲秀樓是來貴陽的人所必遊的勝地之一。

貴陽城內只有中山公園和世傑華園，但都無景色可觀。城外景物很多。名勝的所在，除甲秀樓最近遊人最多外，其他如西門外的黔靈山；東門外的螺旋山，東山，小西湖及仙人洞，南門外有圖雲關；中華門外有香爐橋等，都是值得遊覽的。

圖雲關是極雄壯的，而且形勢天然，在羣峯環抱之間，獨據着險要，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的氣概。清代平苗將軍楊遇春的萬里封候坊就在這兒附近。

黔靈山的風景很值得回味，也許在貴陽可以說是景物最佳的地方。努力登完三百數十級的石階，才能到山上，那兒有參天的樹木，鬱鬱蒼蒼。夏天山上的溫度也不過七十幾度左右。黔靈禪院和古佛硐各處遊人很多。在山上放眼遠矚，到處都是以高山爲背景的好圖畫。

貴陽雖然有電燈，城內的街燈太少，城外環城馬路更是黑暗。筆者到貴陽已在夏盡秋初的時候了，那兒疫病尚未肅清，街上與小巷中，還可常見地上的死鼠，出門則常常遇到兩人抬着的棺材。衞生隊的拾鼠箱與拉圾車滿街走，注射防疫針的女護士設臨時注射所在路旁工作，勸告行人讓她們輕輕的代你打一針。可是這兒的老百姓太窮，太不注重衞生，長久的已成習慣，一朝要想改革非長時間的努力民衆教育不易著手吧？

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貴陽，已成今日西南的要鎮，萬般都待我們努力改正中！

廿七年九月三十五日於昆明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即奉

總行　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分行　上海虹口　漢口湖北街　杭州保佑坊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

會員銀行

東萊銀行

收足資本　國幣三百萬元

業務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存款放款押款貼現，及國內外匯兌等事宜，上海總行，兼辦儲蓄存款，置有美式鋼箱，保管貴重物品，設地產部經理房地一切事宜，設倉庫專爲客商堆貨，棧單可在本行押借款項，手續便利。

行址

總行　上海英租界天津路八十五號　電話一六二二〇　一六二二七　八　九　電報挂號五四九〇

分行　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青島湖南路　大連監部　電報挂號五四九〇

支行　濟南商埠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　電話八五〇四〇

福州鼓山

邵晏清

到過閩侯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福州的鼓山。山在省城東九公里，據閩江入海的咽喉，有絕頂，白雲，獅子，缽盂，卓錫諸峯。其中以絕頂峯爲最高，離海平面達一千公尺。登峯遠眺，閩中江海地勢，歷歷在目。

因峯巔有巨石一碗，狀如石鼓，相傳於暴風雨時，有聲如鼓，故名鼓山。山腰處有湧泉禪寺，俗傳始建於五代，宋眞宗曾賜匾爲「鼓山白雲峯湧泉院」，明改爲寺，嗣遭焚，如淸時始重行興建。傳說最初建寺的人係靈嶠祖師，他和盤踞鼓山的巨龍鬥法後才建的；不過這僅是一則開山闢寺的神話，未可據爲信史。

鼓山的景色非常幽美，山上林木叢茂，峯巒幽邃，名勝之多，難以枚擧。其中比較聞名的有喝水巖，天梯，龍脊道，印月潭，十八洞，十八景等。但是鼓山最值人留戀的是到處葱蔚的松柏，遇着風過時，一片濤聲彷彿怒潮澎湃，萬馬奔騰一樣的雄壯。到了春天，山澗裏更流着晶瑩的泉水；潺潺的水聲不絕的送入遊客的耳裏，使人們忘却上下山坡的疲勞。

這一切都使鼓山變成閩人旅行和進香的中心。每年單說朝山的香客和旅行的學生，也就有十萬人左右。聽說國府主席林森氏也是一位常遊鼓山的貴客。

我腦海中有鼓山的印象，那還是遠在童年在閩求學的時候。記得那時想起這座凌霄的高山，小小的心兒常是有些蕩漾。但終以交通不便，所以未曾去遊過。離閩後負笈他省，接着又是生活羈累，因此更少機會去拜訪這座名山。爲了想慰籍多年未償的渴望，今年秋天，我設法利用一個短短的假期，和妻搭輪悄悄地離開了繁

攀登鼓山之寬長石級



囂的上海，十月六日輪抵福州馬港；我們終於踏上了久別多年的故土，心中懷着一陣說不出的欣慰。

抵閩的次晨，我們就和閩中的親屬數人一同去遊鼓山。福州近年的建設委實進步不少。從前到鼓山去，只有水路可通，平時風平浪靜尚須坐上半天的划船；現在不然了，從省城南門搭福馬（福州至馬尾）公路的長途汽車去，只須半小時就到鼓山麓，眞便當多了。



循着黃土山坡蜒蜒而上

爲了多年未歸，一切都顯着生疏，坐在顛簸的車裏，張望着福州的街景也覺得怪有意味。汽車出城後心神一爽。從車窗望出去，一片無際的黃色稻田，襯着澄碧碧的藍天。在高日普照之下，一切透示着光明與靜穆。

車抵鼓山後我們跳下來走幾十步，到山麓旁的白雲廨院裏僱了一乘轎子，把隨帶的衣件，鏡箱，小提箱等都堆放在轎裏；我們這才感到一身輕鬆，於是大踏着步向着整齊而寬長的石級走上去。

清晨的風，吹拂到臉上微感到一陣涼意，初升的朝陽被鬱茂的林木遮蔽着，使景象益顯得寒森。只是偶然抬頭一望，爛漫的陽光，却上滿了路右邊的樹梢和枝頭，在那上面似乎寄着我們無限的温暖與慰籍。



從峯頂遠眺之山景

從山麓循着正路到湧泉寺有石階凡千五百餘級，沿途有亭五處。我們穿過第三個亭子後，轉折入小徑而行。路旁但見成叢的幼樹參差的排列着，更有許多嶙峋的山石和斑剝的巨巖零星散在

兩旁；也有的層疊在一起，表顯着峥嵘突兀的氣概。我一邊走着一邊看，大有目不暇接之勢。中午在某高僧岩洞中午飯，飯罷與僧攀談修身之道。

夕陽裏晚風吹動着，我們才重新鼓起精神，踏着暮色向湧泉寺前進。曲曲折折的走過許多石階纔到了一條滿地落葉的幽徑。這時斜陽已被左邊高聳雲際的山壁擋住了，眼前儘是密茂的古松，陣陣的濤聲，隨着晚風送入耳裏，令人感到天籟的美麗。過了這段幽徑，便是直通湧泉寺的大道，不停留的脚步，一會兒已把我們帶到湧泉寺的山門口。



登峯造極

這時天色已經薄暮，但是我們遊興依然很濃，還到寺左近的喝水巖溜了一下，才折至禪寺，朦朧中隨着衆人跨進寺的邊門，走過陰暗的天王殿邊廊，接着便是寬約十丈左右的天井。天井當中有小池一方，池的兩頭豎着兩桿避雷針，高各十餘丈，低下有「福州造船廠同人鑄贈」等字。閩人迷信觀念之深固，於此可見。穿過這天井，便到第二進的大雄寶殿，靠着這大殿的左旁有一扇小門，上面書着「客堂」二字。接着這扇門便是一條走廊。廊左爲客堂與邊廂，右邊是一塊長方形小天井，天井裏排列着幾十盆的菊花，修葺得非常整齊。走廊上來去的學生很多，有的穿中山裝，有的着運動衣，匆匆往來，歌唱聲，談笑聲，口琴聲，嘈雜在一起，使我回味到學

海音洞前的景色



三三一—五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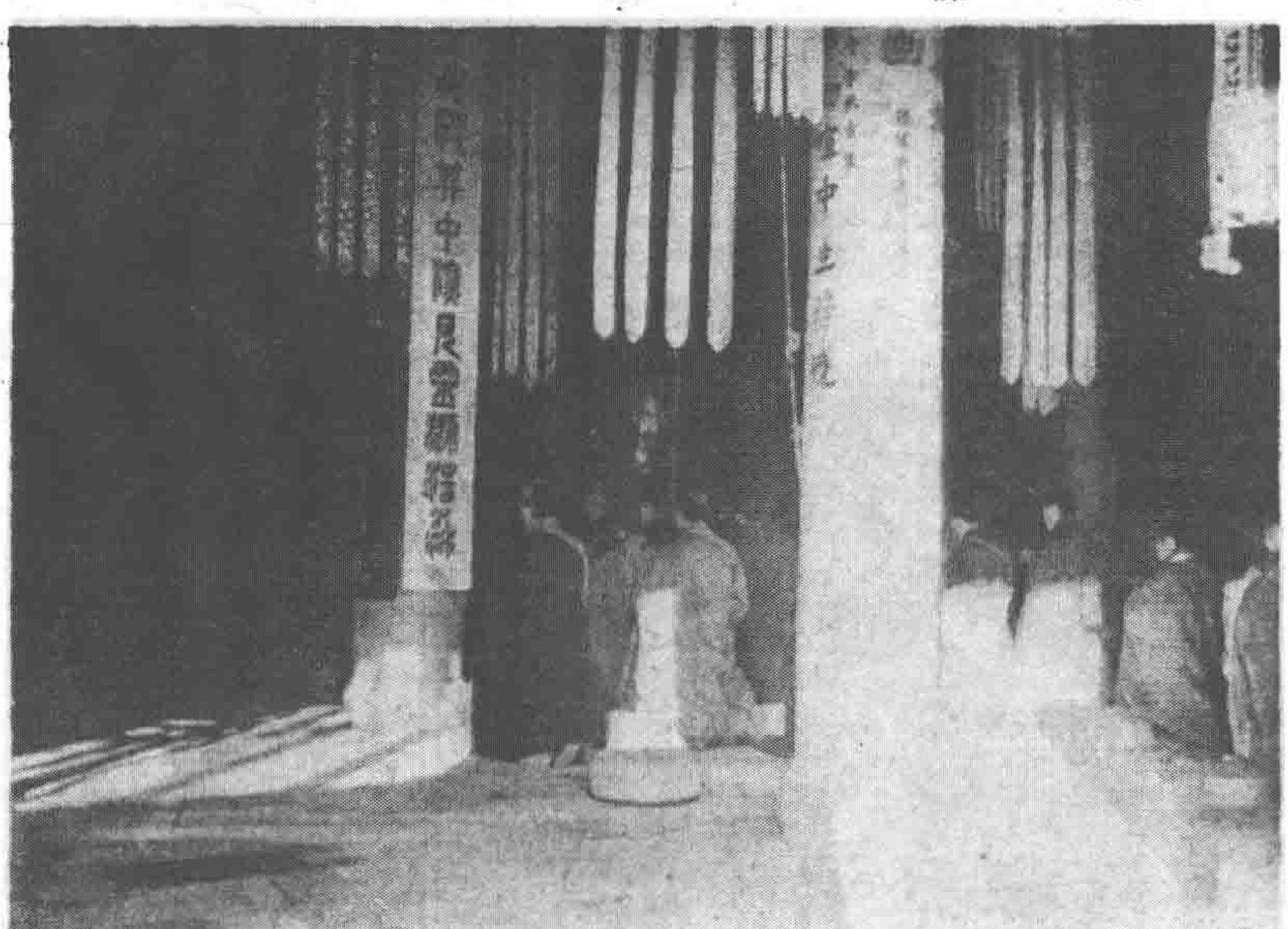
生時代的宿舍生活。

走完這條廊，迎面又是一間大客堂，曰「星聚堂。」這兒我們遇到了一位執事的僧人，承他極力代我們設法在堂的左廂弄到一間僧房。原來在堂的右邊，本來有一座新建的樓房，叫做『明月樓』。這樓是該寺施主捐建，以供來客住宿用的。恰巧這天來了某校的學生三四百人，把這樓整座的佔據了，我們只好屈居僧房，嘗嘗一下出家人的風味，這間房子倒還寬大，排着三只床，只是四面沒有一扇能通陽光的窗戶；幸虧天花板上開了一扇小天窗，總算光線勉強有了着落。空氣當然是談不到。剛進來的時候，迎鼻還送來一陣陣臭的氣味，坐一會便不覺得了。

我們在房中把隨帶的衣件安頓清楚後，就匆匆跑出來參觀寺中的「香積廚。」最使我驚異的，是灶裏裝着的四只大鍋，每鍋直徑各長七八尺；鍋蓋因了太重的緣故，是用繩子吊着，用時只須以手推動鏈柄，那鏈子便在鍋中徐徐鼓動。我們進去時，鍋中正煮着滿鍋子的糙米粥，熱氣騰騰。灶的背後，地面略低；一個燒火的齊公正在那裏把山中拾來的稻柴一把一把地往灶口裏送。聽說這些齊公多係福建連江，興化等縣農民，因農村破產而離鄉求生。他們在寺中每年工資僅五六十元，惟膳宿則由寺中供給，所以比在農田中終年耕耘而不得一飽，尚勝一籌。

晚飯畢，信步至明月樓一遊。此樓建築宛似學生宿舍，兩排房間聯在一起，一排面南，一排面北，每排前面有一條長廊。我隨意地循着朝北的廊道走上去，從每間房子的窗口望進去，小學生，中學生，三三兩兩的聚着談天，有的吹口琴，也有的圍起來聽先生講故事。

晚課



在長廊的另一角，一羣男女小學生正圍着一個穿中山裝的青年，——大概是他們的先生——唱着愛國歌調，那青年手中拿了一根尺來長的竹棒，不住地上下左右揮舞；歌聲也跟着抑揚頓挫。在這週圍都是消沉而頹廢的環境中，竟然也透着這一點積極的痕跡；這不能不令人感到相當的欣慰。

回到陰暗的「僧房」裏，談了一會兒，大家都感到累了，各攢入被窩裏睡覺。翌晨黎明，即起身盥洗，準備攀登絕頂峯（按即鼓山的最高峯。）原來我們住的湧泉寺，是在山的半腰，從該寺門前的廣場望上去，這座峯是在寺的背後，峯頂不偏不倚，恰對住大雄寶殿的殿頂。

七時許，我們開始從該寺後門出發，並僱了一乘轎，以備輪流乘坐及搭載隨身零件。最初一段我們是循着黃土山坡蜿蜒而上，穿過不少低矮的松林，愈往高上去，土坡漸不見了，只剩下光滑的山岩，上面鑿着淺淺一級一級的窟窿；幸虧大家都着膠底或布底鞋，所以尚不至滑跌。太陽漸次高升，熱度便隨着增加，我的衣服也跟着逐件地脫下來。走到佛手巖，身上只剩下一件內衣和一件襯衫。這時路程已走完了一大半，仰觀絕頂峯，赫然如在眼前，峯巔看過去有一點像禿着髮的頭頂，光得連一根樹木也見不到。山頂將要到達的時候，有石亭一，亭中供觀音大士香位，此外一無他物。亭右殘垣頹壁，野草亂石，饒有荒涼的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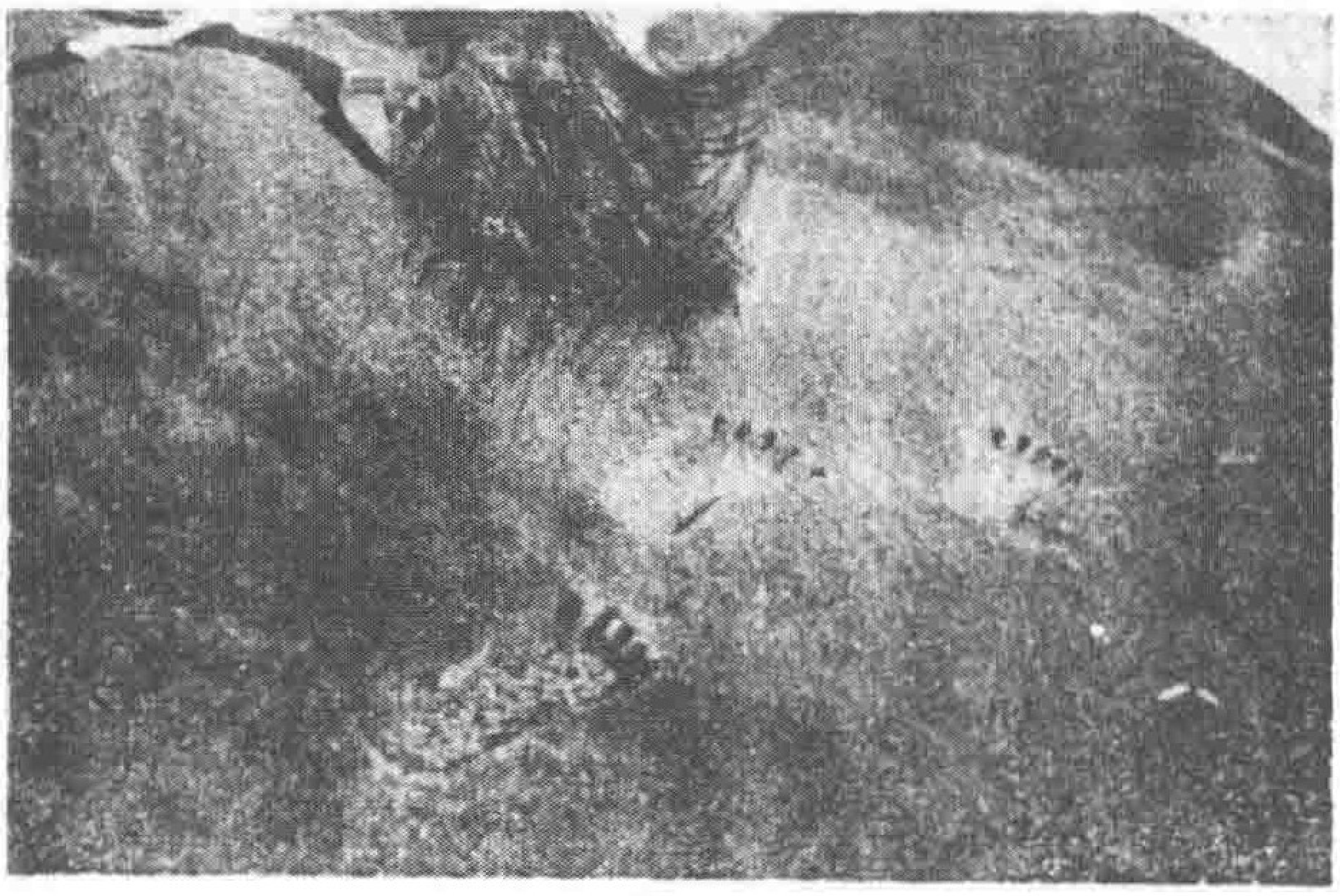
喝水巖

過了石亭向前，便開始在山頭週圍盤旋，將近峯巔的時候，有一塊石碑，上書「通霄路。」石碑的附近，有一條岔路可通鼓嶺（閩人避暑之處。）過此碑，山徑盤曲，風勢漸猛，蓋絕頂即在眼前。這時我興奮極了，用手按住帽子，一鼓作氣奔到山頂。山頂倒還平坦，約一畝大小，近中間放着一只五六尺長的石櫈，石櫈週圍長滿了枯黃的野草。風是不停地狂吹，吹得根根草在狂舞，在這上面幾乎找不出一件東西是靜止的，我們的頭髮衣巾——一切都隨着狂風的旋律而飄舞。

從峯頂北望，一座座的高山靜默地伏在週圍。清晨的陽光，斜照到對山的山脈上，把一起一伏的峯巒照得光暗分明。這種偉大自然的啓示，不由你心頭不湧起一陣愉快的感覺。最有趣的，便是名

聞中外的福建古嶺，從這裏望下去簡直像小丘一樣，只見一幢幢精緻的洋房，稀鬆地點綴在滿山頭。

峯頂上的岩石多刻有前人的字句，類皆明清年間題的。其中關於山峯方面的，有「無山與齊」「半天山」「登峯造極」「振衣」「鼓頂」等。為了風勢過大，我也無心細看，正待下山，忽聽轎夫道：那邊還有石亭哩。於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走到山峯的南坡，說也奇怪，這裏的氣候和剛才那邊完全相反，一切顯得溫和而恬靜。近東南角有一座破毀的石亭，翼然擱在一面大岩石上。亭上面的頂蓋已不知去向，只剩下兩根亭柱，一根豎立着，另一根幾乎斜得快倒下來，於此亦可見山風的威力。石亭附近有一面六尺許高的石板，上面鐫有「衆山一覽」四字，又有「海天一覽亭」「天峯海濤亭」等字，諒是亭的題名，由此再進數武，便到絕頂峯的盡頭，下面儘是些猙獰突兀的怪巖，於此環顧五虎諸山，但見雲海蒼茫，羣山隱現，那種浩瀚洋溢的氣概，令人為之心曠神怡。俯瞰閩江，水路蜿蜒，如虹如帶，西首銜接上游，把福州城和南台劃分開來，東首繫連馬尾和羅星塔。在這一條銀帶般的閩江，只有片片的風帆點綴在上面，間有幾艘小汽輪在江面徐徐地蠕動，要是不定睛注視，幾乎不覺得它們在行駛。沿江而築的福馬公路，在秋天的陽光下，像一條狹長的金黃帶；可惜來往的車馬太少，不免有冷落之感。此外便是一片茫無垠際的田野；一架水上飛機，輕盈地從江西飛起，在對岸稻田上面打幾個盤旋，像一只小蜻蜓，機聲漸遠，機身也逐漸在糢糊中消失了，——這一切簡直是一幅美麗的秋日圖畫，使人流連不忍遽去。我攝了好幾幀山景的照片，到近午，大家才循原路下峯，想趕到白雲洞午飯。



羅漢跡

白雲洞是在鼓山的北首，離絕頂峯僅七八里，在鼓山十八洞中，據說是首屈一指的。我們循着原路下峯，經過剛才看見的觀音大士石亭後，轉向西首前進，凌亂的小石，舖滿了山坡，走不到半里，小石不見了，剩下曠無人煙和樹木的黃土山丘。大概是趕着午飯食罷，大家都不約而同地低頭疾行，上上下下，也不知道翻過好幾座山丘，那清翠的田野景色才漸漸地展開來。路旁茅舍裏送出來陣陣的稾草氣味，彷彿在提醒我這裏是一個小村落。我們的行程到

了一間白色的平房前便止住。這屋是背東面西，前面只有一扇小門，門額上面橫書「白雲臥庵」四字。庵內佈置簡樸，富有農家的意味。從小門走進去是一間寬敞的廳堂，堂的兩頭是僧房和廚房。廳堂當中放着一只玻璃的神龕，龕前面排着一只木棹和四張板橙，其餘什麼也沒有了，這時已是過午時分，斜陽從門框裏射進來，把整間房屋照得光耀通明，我們在庵內食了一點山芋和菜圃中剛摘下來的蔬菜；從門框裏望出去看那秋陽反射下的田畦，茅舍，和浩渺的遠山。此時農家的生活，在我心中平添了無限的詩情和畫意。

離開白雲臥庵，已二時許，山的漸漸從平坦而崎嶇。有很多地方，路是築在懸崖的上面，凌亂的怪石堆疊在一邊，有的似乎連重心都沒有支持住，大有倒滾下來之勢；另一邊深谷百丈，形勢險峻，幸虧有幾段山崖上長滿了野草和樹木，把險惡的景象遮蓋起來，倒予我們遊人以無上的安慰。路程將走到一半的時候，道旁有一塊高約丈許的巖石，巖上鐫有「風動樆鶻」四字，巖的頂端，有灰黯色的大石一塊，作鷙鳥棲伏之形，形態生動。

過此再往前進，一路經過說法台，騰雲洞，青龍洞，海音洞等，沿途山徑曲折起伏，一會兒漸走漸高，縱眼一看，山水杳茫，依稀難辨，有時漸走漸低，兩面山峯夾峙，怪石崢嶸。最令人神往的是將登達海音洞的那一段石磴兩面。夾峙着的巖石聳天而立崖上，長滿了莠草和林木；我們扶着竹杖，在這枝葉交蔭之下，一步一步地拾級而登。到海音洞，只見洞口的柵門，雙扉緊閉，門楣處有橫額一塊，書「伽藍殿」三字。從木格縫中望進去裏面闃無一人。在門前徘徊了一歇，乃拾級而下至白雲洞。這是一段狹窄的石磴，右邊矗立着一塊碩大無朋的高巖，巖土中穿出不少枝葉與花草；左邊的山崖上，長滿了蓊鬱的密林，層層的紫翠色，受了陽光照射的作用後，更分成各種深淺不同的顏色，映在我們的臉上和衣服上，形成一副美麗的自然圖畫。過了這段花木蔽蔭下的石磴，再曲折地往下走約數十級，便見一間依巖而建的白色房子，一時日光被山壁遮住，景象頓呈陰森。路旁幾株的竹林疏落地佈置着，好像預示我們這裏是個幽深絕俗的所在。原來這所巖屋便是白雲洞了。

我們從一扇小邊門裏跨進去，穿過了灶間和臥房，便到了佛堂。這間佛堂，不很高大，但是因了佈置簡潔，明窗洞開，倒也覺得四面豁暢。靠着裏面牆壁的正中有一只佛龕，龕內除了觀音，伽藍，和韋它外，還供着一尊肉體塑成的金身偶像，據說這就是開闢白雲洞的悟宗禪師了。龕上面有橫匾一塊，寫着「保艾爾後」四字，一盞半暗不明的玻璃燈，從頂上吊下來，剛好垂到佛龕的面前。此外，龕左右兩邊的岩石上還鐫有「深處吾家」與「常樂我淨」的字

句。靠着左邊的牆上有聯云「青山深幽處，白雲隱洞天。」處在這靜悄悄的山谷中，讀了此動人的句子，使人頓感到無限的寂寞和空虛。堂的前面有一塊小天井，站在天井向內看，可以見到正門的門楣上寫着「良心關」三字。按此名涵義頗深，在此國難期間，我國僧尼，似有來此反省的必要。

穿過了這間佛堂，是一處三角形的石台，上面覆蓋下來的，和下面托住的巖石，至此已到盡頭。走到這裏，才恍然覺到剛才所穿過的房間，是建在兩巖的夾縫中。站在石台上展望到對面的高山，簡直就在眼前，但見千巖萬壑，壁立直上，那種雄偉突兀的氣概，即絕頂峯亦見遜色。最有趣的，便是對面那一座山的山麓，和我們這邊的山麓連接起來，構成一個幽深絕俗的山谷。結果從石台這邊發出了一聲尖銳的聲音，山谷裏面竟接連着回響四五音。聽說在這裏燃放爆竹，能夠聽到十餘聲的回音，可惜我們事前都未想到，無法一試。石台裏面的巖壁上，都鐫了不少動人的字句，如「佛窟僊臺，」「懸空踏底，」「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雲海松濤，」「空谷轉音，」「高枕白雲」等，字跡均蒼勁脫俗，爲石台生色不少。

從白雲洞下去，可達鼓山的北麓。名勝中如天梯，龍脊道等，形勢險峻。此外，如佛頭巖，雲屏巖，吼雷秋，印月潭，三天門等勝蹟，暨凡聖積翠諸庵，均頗可觀。一般善於山行的人，由鼓山南麓登山者，多從這裏下山；惜我們的衣件等，都寄存在山南的湧泉寺裏，只好回寺一行，因此遺漏了這一段富有刺激性的路徑和峻險的山景，未免感到美中不足。

回到湧泉寺的歸途，那是一條充滿嵐光黛色的山間小道，和剛才巍峨縱闊的山景比起來，彷彿另換一境地。其間一草一木，紅葉青山，似乎都輝映入畫。一路上，各種景像更配合得非常緊湊，使你沒有一刻是感到乏味的。層叠的山丘，成林的松柏，到處點綴着。有特轉幾個灣，忽然到了懸崖的上面，看那個下深谷裏，靜伏着一塊塊的巖石，使你意識到自然的偉大和沉默。有時峯迴路轉，眼前忽然展開了一幅幽倩如畫的景地；那在山坡底下的，是一方一方碧綠的田地，沿坡而築的，是通流到湧泉寺的水渠，渠裏面常年流着巖層裏分泌出來的水泉。在這裏駐足一下，傾聽那琤琮的水聲，注視一會水波鱗鱗的流泉，也足以消却萬千的俗慮。

抵湧泉寺，日已西斜，大殿裏百來個和尚，正在上晚課，個個都披上了灰色的法衣，寬袍大袖，婆娑叩拜。他們的動作，遲純而紓緩。口中喃喃地不知道念着什麼經卷，聲調低慢而嚴肅。這時兩旁魚磬的聲音，此起彼落地相應着，更增加了不少靜穆的意味。我們駐立在門外，一直看到他們環佛後，才在一陣沉長的「阿——彌——

陀——佛——」聲中離開了大殿。

在寺中又住一晚，整天的辛勞經過一夜的酣睡，身子便恢復了。翌晨起來遊覽寺內各處。原來這座寺的規模非常宏大，前面共有山門三道，那第三道山門上，有已故省府主席方聲濤氏所題之「海天砥柱」四字。寺的正座共有三進：第一進爲天王殿，第二進大雄寶殿第三進法堂。除前面的天王殿外，後面兩進的殿宇，均軒昂寬敞。每進前面有白石鋪砌的廣場一方。正座的右邊有鼓樓，寶積倉，戒堂，禪堂，方丈室，延壽堂，佛學院。佛教醫院等，左邊有鐘樓，地藏殿，藏經殿，祖師堂，香積廚，齊堂，庫房，造米所等。再加上幾座招待客人住宿的房屋，組織方面，似乎比一個小村落還來得完備。

寺的前面，尚有廣大的菜圃和花園，深綠色的放生池以及兩幢並立着的新式建築物，一間是紅綠色的房屋，高建在堆砌二丈多高的石塊上，從下面望去，富有宮堡的意味，據說這就是前海軍部長楊樹莊的私人別墅，另一宅名叫「迴龍閣」，那是一座寬闊得像校舍一般的建築物，不知道是誰家施主建的，這兩個新式建築物，替這古老的廟宇平添上一番蓬勃的生氣。此外第一進前面的廣場裏，還有一方小水潭正對着寺的正座，潭曰「羅漢泉」，潭內泉水湧溢，終年不息，『湧泉寺』的名稱，卽由此而來。

從寺東南隅的一扇小門穿出去，再下了幾十層的石階，便進入了一處兩巖夾峙間的隙地。在這塊地的盡頭，有一間木板建的僧樓，樓前橫着一條小石橋，橋下直通靈源洞。相傳興晏國師在此說道時，因嫌橋下的水流響聲，曾喝一聲，登時泉水乾涸，所以後人沿稱爲『喝水巖』當然這不過是一種妄誕，不足憑信也。從這裏往高有一條滿地落葉的山岩，夾道可以通到朱子祠。在未到朱子祠的中途，須經過一間廟堂。這裏邊有一方水潭，潭泉上面裝着轆轤似的水輪，每隔數分鐘，輪週圍的水甌流滿時，水輪卽轉動一點，因而牽動鐘錘，把鐘『鐺』的打了一下，據說喝水巖的泉水，被興晏國師喝乾了以後，卽改流於此。其實喝水巖最幽勝的所在，還在下面，只須下行石磴數十級那呈現在眼前的，是兩旁壁立的高巖和重重的密林。靠着中間枝葉掩庇之下，有一艘石頭做的畫舫。離畫舫不遠，還有一只噴水機在不斷地噴出那匹鍊似的水珠。站在這裏，聽一會枯靜滴瀝的水聲，無異置身在一個世外的洞天裏。

遊完了喝水巖接着便順道去看放生園，化身窰，羅漢台，海會塔，羅漢跡，大乙洞等。

脚剛踏到放生園的門口，一陣牲畜的臭味，直往鼻子裏薰，薰得幾乎氣都透不過來。這園是一間周圍二層的建築物，中間是一塊長方形的天井。樓底全用木柵圍着，用來豢養被放生的禽畜。從木格縫裏望進去，差不多沒有一欄是潔淨的，食料和屎尿都鋪滿了

地面。那邊白猪的圍欄裏更是滿地狼藉白毛幾乎發黑了。依我看來，這裏禽畜雖然免了死刑，却無異換了一個無期徒刑，我想『有緣時，』僧人無妨去參觀各地的動物園學點管理的方法，不然的話，豈不失了放生的眞正意義？

羅漢台，化身窰，和海會塔三處都沒有什麽可觀。羅漢台好像一塊墓地，諒是羅漢說法之處。化身窰宛似一只警察的站崗亭，窰前有廣場一方，預備給人站在此看火葬的。焚化後的屍灰便埋存在海會塔。該塔據說是宋大觀三年創建的，距今已歷八百餘年，估計其中埋存僧尼等的屍灰，當不下萬具。

從海會塔到羅漢跡，僅跨過一條大路，走不遠再穿過一處滿長莠草的巖道，便見幾株杈枒的矮樹，臨風搖曳着，婆娑的樹影，正橫射在一塊灰黯色的山巖上，這裏便深深印着三個比常人稍大的足跡，但和普陀山『觀音跳』那裏的足印比較，彷彿又小一些，抑豈羅漢不如觀音來得高大，可見這都是後人杜造來迷惑無知人民的，隨着脚跡的方向躍登而上，可見到另一塊廣巖，巖頂平坦，長寬各三四丈，可容酒宴數席。

離這裏不遠尙有大乙洞，因無正式的路徑可通，所以知道的人很少。洞在蓮花亭上面，須攀草扶枝地爬行上去。洞口很小，纔可容人，入內曲折幽深，行一二十步就兀黑如漆，伸手莫辨五指。惜未帶燈燭，只好回首出洞，在暮色蒼茫中，趕回湧泉寺。

翌晨在暖和的陽光底下，跨出了湧泉寺的山門。在下山的途中，我們順道瀏覽鼓山的十八洞和十八景。其實十八洞中有好幾個洞是在鼓山的北首，前天已遊過了。至於十八景中，更有許多就在巖洞的裏面，所以我們化不上一會工夫便把各處遍遊了。各洞中除山北的幾個洞不計外，以蓮花亭爲最大，達摩洞和呂仙岩都逈精巧。這些巖洞，多半都沒有洞的形式，有的簡直就是幾間房子，裏面住上一二個僧人。據說這些人都在湧泉寺裏面做過三年頭的苦工，沒有領過一文『犒勞錢』（按卽工銀）所以寺中方丈對於他們，亦另眼相看，通常對他們的生活，也不加以何等拘束。必須犯重大過失時，才可以依例起單（意卽開除）；起單的方法，是由寺中把草鞋一雙，掛在僧房的門上，那麽對方僧人便自己明白了。至十八景中則以『鎧甲卸邑』的那塊大岩石比較可觀，石上面印着片片魚鱗般的波紋，殊爲逼眞，但不知道是否天然侵蝕而成的。

路過千福菴的時候，一個身體矯健的年青婦人，從老遠田地裏放下工作趕過來，把我們迎到菴裏去。門兒推開來，裏面靜悄悄得沒有一點聲息。菴的當中，是長方形的天井，四周環建平房，光線還好，但是因爲屋宇和各種傢俱都沒有油漆過，一切顯得慘澹而凄

三三—五五八

厲，反映着這些被人們遺忘的人度着的寂寞生活。該菴據說是閩北邵武縣某富戶捐資興建的，凡茹素婦女出安單費五六百元即可寄託菴中終身食宿，我們在菴裏走馬看花地兜個圈兒就出來。

太陽依然温柔地照着我們隨着山坡的傾斜，一步一步地踏着寬闊的石級往下走，鼓山的勝景也跟着一步一步而離開我們。不一會，脚底已踏上平坦的福馬公路，回頭看湧泉寺，已消失在滿山松林之中。只有高插入雲的絕頂峯依舊巍然站在那裏，似乎向我們做最後一剎那的話別，無情的長途汽車把我們載回到福州城裏，從此鼓山的勝跡，只有留在我們憧憬和回憶之中去體味。

民國二十七年秋於上海



三三一—五五九

恐怖的旅程

孟才

Mrs. Byrne 原作

在本年九月中外僑居住漢口的，鑒於漢口形勢日趨緊急，戰禍即將迫近眉睫，都紛紛自粵漢路南撤。但是這條鐵路，因為廣聯粵南和武漢的要衝，日軍為要隔絕武漢的交通起見，不時在鐵路附近轟炸軌道，毀損橋樑，所以行旅艱險，備極困頓。下文是一位外僑班倫氏夫人在粵漢途中親身經歷的記述，她同行者共有五人，在第一次出發時，因中途車為日機所損，折返漢口，至第二次方始成行。但是中途仍備受日機的恐嚇，結果她歷時一星期，纔算完畢了這險阻的旅程，到達了她的目的地——香港。原文載見字林西報。

——譯者附註——

過去幾個月，我們在漢口遇有走的機會時，總大家討論着這個大問題的解決——「我們還是去，還是留？」在我們中間有幾個人在漢口住家已有好多年了，這次既沒有方法把這不幸的日子延展下去，走了就差不多將使他們破家蕩產，彷徨着不定和憂鬱的將來。可是這日子終於來臨，末一次離開武漢的車將開了，此後這城市將永遠隔絕於東南北三方，至於向西，這不可捉摸的城市，或許也會受到圍攻的可能，前途正多着變化呢！

我們就決定成行，渡過了揚子江，到達武昌是在九月十八星期日的下午。在晚間十時，我們再搭上了綠色保護的車輛，預備趕行六百哩的長程，抵達華南的廣州。車和平時一樣地擠滿了中國人，其中共計雜有七個法國兵和我們五個外僑。我們因為在渡口時已勉力經過種種阻難的環境，很覺疲勞，不自知地竟朧朧入睡了。

·火車的停滯·

在天明的時候，我們知道車在大半的夜間已經停駛不動，這裏離開武昌僅有六十多哩，真使我們太失望了。我們覺得腹中飢餓，正想把帶來的東西預備早餐，突然受到一個空襲警報的震撼。在漢口這種聲音是很慣常聽到的，所以我們都在很有秩序而不匆忙的態度中走出車廂，散伏在田野裏。——這是一批驚皇而呆木的人羣。

晴空無雲，正是一個寒冷的九月清晨，我們約莫散伏了一小時，才漸漸地回到車廂中去，覺得這是一場虛驚，我們在漢口也常時經驗到的。車輛仍舊向前開動了，不過車廂中還留着一片混亂的情形。

大約在十一點鐘，車還走不到半哩，突然又折了回來，另外一道警報又使我們奔馳到田野裏去，這一次飛機的聲音已經聽得，我

們都躲在田岸的下面，最好的也不過隱伏在矮樹叢中，從樹底下我們可以窺到飛機已經掠過頭頂向西飛去在一冉黑烟中失去了牠們的影踪同時我們可以聽到炸彈在遠處的爆炸聲響。

我們剛回到車上，警報又重作起來，眞使心神難定。這次，我們簡直來不及跳下軌道，隱匿到田岸邊去，早看見了九架飛機在遠處飛來。一個隱在樹叢裏的兵，喊着趕快躲避，我們就衝過不平的田地，向一個小樹林裏伏下。後來知道這小樹林是冬靑和一種棘刺的植物，和我同行的雷太太先奔過去開路，我就跟在她後面，所以我和她兩人的面龐手腿都給這樹刺抓破了。

·飛機在頭上盤旋·

這許多飛機，旋了幾個圈，但高度約在四千尺以上。我從我們的避難處看去，知道一共有九架飛機，共分兩隊，一隊六架，一隊三架；在很遠的市空裏，我們聽到一種炮火在「轟轟」發響，這就是使牠們高飛的原因；在南面的角落裏，我們又可聽得另一組炮火在發響；此外還有遙遠炸彈的爆發聲。漸漸地飛機和炮火酬答的聲音沉寂下來了。我們事實上只躲避了一小時，但是好像經過了一年似的，從樹林中爬了出來——骯髒，出血和心戰慄着。

我們又回到車上，一邊勉強說笑着，一邊用碘酒擦着我們的傷痕，和洗濯我們從田野裏帶來的汚垢。這時，我們才進午餐，希望在一個恐怖的早晨過去之後，有一些好的休息。

經過這許多時候，車還是停在先前的這個小站上，剛預備開行，又突然的有個火夫立在車頭上喊着：「空襲！空襲！」這又使我們從車中趕奔出來，領會了這個口號的意思，散伏在田岸的深處了。飛機的聲音雖然聽到，但是還看不見，所以我們能夠從容地走過一座石板小橋，找到了一個村屋，我們就決定躲在這屋子裏面。雖是門前的小河既髒又汚，但我們很歡迎着這樣的簡陋，正好做我們的掩護。

·車輛被炸·

此後情形就非常混亂了。飛機來去約在四千尺的高度以上，我們可以聽到牠們在遠方投着炸彈的聲音，又可望到牠們分作三、三兩兩低飛地輪流偵察着，又望見我們的車突然地拖出了車站，停在約距原地點四分之一哩之外。

這時我們屋裏走來了一個不相識的人——一個可憐的矮人——帶着一隻箱子，我們就留出一個空位，他也自然地擠在我們一羣之中了。他的呼吸帶着喘急，手正在發抖，我們竭力勸他鎮定，但是他可憐地祇能把喘氣來回答我們。

現在炸彈下落和爆發的聲音好似更近了。雷太太叫道「牠們在炸我們的車輛了!」我們不信地窺伺出來看到在我們視線一直就是停車附近的地方有許多泥土飛騰了起來,飛機沿着鐵路正向車站低飛,用機鎗瞄着咯咯地在距離我們三百呎以外斷續地掃射。我們才明瞭牠們一定在找我們車中的什麼人物。終後,飛機聲又漸漸地遠去了,我們才能回復了呼吸。

・再度空襲・

這正是間隙逃生:忽然又有三架飛機從北直向我們躲避的地方下降,牠仍低飛在我們前面小河的上空,以青山作爲背襯中,我可以很淸晰地看到發亮的推進機的旋轉,機聲震耳欲聾,在掠過頭頂飛去時,我們猶能聽到機鎗在我們四圍的射子聲。我閉上了眼睛祈禱着牠們不要掉下炸彈來,實際我過後回想牠們這樣地低飛就是掉下炸彈來,牠們也將如我們一樣地沒有生路。

我們都靜默的期待着恐怖的過去,漸漸地覺得轟炸的東西遠去了,附近「怦怦」的聲響也沒有了。在這樣的低飛之中,我們總算僥倖地沒有做着牠們的鎗靶。我們又等了半小時,才敢匍匐出來,那個矮人還是很戰戰兢兢,他接了我們給他的錢,向了我們叩頭之後,就飛奔到村子裏去了。

我們正在擔心地從屋子中出來,向着大路走去,一個法國兵帶着憂急的臉迎面走來,向我們探詢有沒有見到他的同伴,但是我們自顧不暇,也無從可以回答他的問題。

台先生和他的幾個朋友先去看火車是怎樣地出了事。他們回來的報告說:車頭已給炸彈搗毀在路軌兩旁,其中有一個炸彈炸毀了附近的一節車輛,死了一個老人和兩個女孩。車廂的窗是完全震毀了,鐵板都受着鎗彈的傷痕,泥土的鬆塊濺在綠色的車篷上,有似燕窩一般。這許多留在我們後面的,眞是一幅淒涼頹圮的景象。

・折返漢口・

那天晚上,火車上的職員準備設法駛回漢口。爲了避免再肇事件,當夜就趕速開駛。我們在車上總難就睡,在二十日(星期三)早晨三點半又回到了武昌,五點鐘到達了終點,在六點半上了渡船,我們又燻陶在一個好似夏天的早晨裏,不久就到了漢口。總計我們飽嚇了三十六小時的恐嚇,可是一無所成。我們一夥兒從此不敢再輕於嘗試這種旅行滋味了。

在星期二的早晨,我在漢口洗了一個很舒服的澡,熱水溫溫地按撫着括破的傷處,更覺無限的適體。我立誓永不再從這條鐵路

旅行了，就是我們要走可以乘船到長沙，再從那裏換車，或足籌別條途徑啓行。雷太太也和我的心計一樣打算。

早點過後，我們一起五個人正在打定計議，預備下午搭船赴湘。呂先生突然地來報告消息說：另有一輛火車將在今晚開出，並且目前已不能再容我們遲疑了。另外還有法領事館通知法兵的一個消息說：這一次開出的車，日本人已保證不再施行襲擊。我們如乘火車走，可以得到鐵路當局的種種便利，我到這時，又不知如何是好？同時我有一半的行李還留在武昌正在修理的車上，立刻走是非常困難，但是我又沒有勇氣拒絕不走。

韋先生是非常熱心，雷太太也預備成行，她重覆地申說着：這次再不會遭遇以前的事了，在我們的圈子裏大家都很起勁，雖然我沒有一點絲毫行意，但也只得合體參加了。

•重整行裝•

我們就在星期二的下午四時動身，因爲遇到了空襲警報，使我們渡口時非常困難，遲延了一小時。車在六點四十五分開出，駛行很速，我們在車上過夜，但未能安眠。

•又遇到了警報•

明天（星期三）早晨八點鐘，我們所走的路，仍不過離開漢口五十哩，並不比前次有什麽進展，而這可厭的事又發生了。一個空襲警報又使我趕快地跳下這峻峭的路岸下邊去——這路岸似乎在我看來總是峻峭的。我悔恨我自己又怎樣的到了此地，要是趁着舒服的船，我們定在安然之中溯江入湘了。

我們趕避到一個八百碼外的小山附近，坐在一棵大樹下面，貼近一個農家，裏面正躱滿了兵；望到西面的遠處，正不幸地受着轟炸，兩隻飛機經過那裏之後，就安然地飛回去了。我們可以聽到遙遠傳來的鎗聲，每一分鐘咯咯的響着，點綴着一個清靜的早晨。

我已經發現了在一兩間茅屋旁邊的一個稻柴堆，這是一個很好躱避的所在。我們就走向那邊去，躺在柴堆的陰面，領受着早晨清風的吹拂。這茅屋子裏原來也給兵佔據着，他們很客氣地送我們一些濃茶，我們將就在骯髒的杯中飲着。這時已經下午一點鐘了，我們腹中覺着飢餓，呂先生就預備回到火車那邊去看看有什麽消息；我們不等他回來，也決定步着他的後塵，去攜取我們的食物。

•危險的一刹那•

我們走近了軌道旁邊，就沿着鐵軌，向隱蔽火車的塹壕走去，雷太太在我的前面，呂先生和他的僕人也同時走近前來了。突然我

的聽神經又覺得有一陣飛機聲從南而來，我就趕快地爬下軌道，想立刻避開這條鐵路，但是我們的前面有着一個鉅大的荷花池擋路，我們又不知道怎樣地深。有兩個人也在前面，正想架一座小橋到泥田裏去，以期避開這鐵路的危險。在動亂之中，我看見畢先生的白襯衫照耀得好像一個「信號」，雷太太奔得非常慌忙。

我們在路岸上掙扎，想找到一條路徑，六架飛機又掠頭而過，向着漢口飛去，可是這可恨的池塘還是橫亘在我們前面。我們聽得這六架飛機好似另有目的在飛回來了，這使我們非常的恐怖，料想着牠們的轟炸目標，一定是路軌和我們向前走去的車站。這時我們只能蜷伏在路岸旁的長草裏，祈禱着化險爲安。我們聽見這飛機落下炸彈的呼呼聲，以爲這次一定掉在我們頭上了。但是很幸運的牠們「飛翔」得很遠，結果廿四顆炸彈都擊中在我們前面三百碼遠的軌道上面，大塊的泥土和灰沙都濺飛起來，爆炸的聲音，眞是震耳欲聾。不一會，漸漸地聲音沉寂了，我抬起我昏倒的頭，用着抖瑟的聲音向我的同伴喊道「你在那裏嗎？」但是沒有回答。於是我再重複地喊着，我方聽見草堆裏瑟瑟的聲響，看見了呂先生鐵青的臉，和他阿媽的灰白面色，從草中透露出來。我們都慶幸着這次的「死裏逃生！」

我們趕快起來，仍循着軌道急奔了一百碼，於是尋到了一條路，我們用着飛速的脚步向柴堆奔去。剛在田裏走到一半路的時候，我又聽見飛機回來的聲音，我們就臥倒在田角落裏，勉強地拉一些野草來遮掩。

•又擲了幾個炸彈•

我沒有看見飛機在什麼地方，但是可以聽得炸彈下墜的聲音，我猜測轟擊的目標，一定還在路軌上。飛機去了，我們繼續越着田野奔跑，稻草常裹住了足，很不容易行走，又加上了我的心跳得非常利害，透氣很急，使我只能迂慢的行走了。呂先生的僕人是緊跟在呂先生的後面，我眞欣羨着她的一雙大脚。

我們好像賽跑，常前後的參差着，又好像永久不會到達這目的地似的。最後，我也總算躺在這稻柴堆旁邊了，雷太太和畢先生是老早坐在那裏了。我聽見茅屋子裏的中國兵正在咒咀着畢先生白襯衫太顯耀。

這幾位兵又用着濃茶來歡迎我們，我們想給他們一點錢，但是被堅決地拒絕了，所以我就在包裹裏尋到了一匣巧克力糖送給他們。我們和他們開始了很有趣的談話，其中有一位是給中國勞工會遣送到法國去當兵的老將，並且曾在上海巡捕房作過事，（呂先生和他們談話，我們從中翻譯）他是一個老練的士兵，他還

給我們看他一半痊愈的傷臂，並且說還有一處傷在腿上；這樣的創傷使我看到了覺得可憐。

·拿到一些紀念物·

下午五點鐘，太陽還是照得很亮，我被強迫地又走到軌道那邊去看被炸的地方，我恨站立在四周圍看的人，只怕飛機會重新出現。一個苦力正在掃着鐵軌上被炸的深坎裏的彈片，他隨手拾給我們各人一片作為一些紀念物。有三四節路軌是分炸在兩旁，三節都受到很大的毀損，而第四節尤為劇烈，在軌道下面竟炸成了一個地穴。

我們經過了十小時的恐怖，此刻才慢慢地走回到這又熱又髒的車廂裏。經過了一個擔心而恐慌的夜間，在晚上九點四十五分我們的車方慢慢地駛過這修復的路軌上面。天是已經黑了，管車號的人在經過這曾經毀損的軌道上時，放着汽笛的叫聲，這清越的音調，表示着我們的欣幸和安心，這時我們當然不能不誇揚這些路工的胆量和勞苦。在這晚上，我們經過了無數的兵車。早晨三點鐘，我們的車已停在蒲圻。於是我們又臥睡了片刻，直到早晨六時才醒。

在星期四的早晨八時，天微雨，這使我們非常欣喜，因為天雨，我們雖在危險地帶，不會再有空襲的恐怖了。車行半小時又停了下來，大家預備萬一緊急需要下車的時候，眼望這田野倒非常曠闊，樹木蓊鬱，路徑迂迴，並且沒有荷花池的擋路，眞是很容易找到一個隱蔽的地方。

·凄涼的景象·

在軌道旁邊，我們看見有一個橫到的女人尸體，旁邊坐着她的丈夫和小孩，哭泣得非常悲傷，尸體旁邊還焚着幾枝香，一縷清煙，裊裊上升，益發覺得這景象的淒涼。

從四圍的景象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蒲圻在昨日一定經過一個很恐怖的時間——據說昨日是被炸了四次之多。一輛機車是給鎗彈轟炸得成為碎片，其餘的車輛也打得粉碎，穿着一個個子彈孔。我們的車漸漸地開出了站，使我透了一口氣，因為我聽人家說這剛才所停的南站，是這鐵路全綫最危險的一處。我眞驚異車上的職工願意開駛這種很危險的車輛，他們的膽量也眞和作戰的兵士一樣。他們這樣地時刻往返，也許使他們履險如夷，習以為常。

車上的侍役，在這整個的早晨坐在他的寢室裏，看來好似很憂驚和疲乏的樣子；前幾天他也同我們一樣沒有好的睡眠。此時車上的茶也沒有了，侍應也失去了紀律。

三三—五六六

我們車行很順利，直到臨湘的前一站又停了車；因爲鐵路前面橫着一顆尙未爆發的炸彈，所以我們不能再向前進了。許多路工只得很小心地把這危險的東西搬去。

• 到了臨湘 •

最後我們到了臨湘，天還在微微的下雨，我們覺得更爲快樂，因爲我們從蒲圻越橋而來，覺得許多危險的地段，大都已在我們後面過去了。

我希望我們不要停留在此地過久，因爲情形還是可怕。有人以爲微雨並不會阻止日本的空襲，牠們仍會來施行襲擊。四周看到的還是很恐怖的景象，路的兩旁呈露着極大的泥坎，附近鐵路的幾所房屋是已經震坍了。許多人圍集成了一圈，有的在爬取亂磚，去認識他們原來的家址；有一個年老的人站在那裏流淚，還有一個年老的女人呆立着，據說有五個人葬身在坍屋裏面。我們下車去看這炸彈造成的陷阱，那裏我們看見鐵軌都被撓起，呈着彎曲的形態，簡直失掉了本來面目，這是怎樣劇烈的破壞！

最後，我們又離開了臨湘向長沙進發了。實際今天我們今晚的旅程是非常認眞，因爲車行得實在很快，這在我們幾天以來沒有這種紀錄了。

在夜裏，我們碰到了五大輛的兵車，都裝滿了軍隊向着南方的前線開去，這些軍隊很可憐地坐在露天的車廂裏，其中有的都是很年輕的青年，他們的車上是裝飾着竹枝和綠色的植物做着保護色；我爲了他們祈禱着上天下雨，使他們開赴前線時，不會受到飛機的轟炸和鎗彈的掃射！

星期五的早晨，我們睡得很好，等到醒來的時候，我們已在長沙。早晨六點鐘，我們已停留在長沙車站，這裏的四圍，都是半傾地的房屋，由於過去得空襲所致。我們進了一次很舒適的早餐，但是我們的車還不能前進，因爲車站的前面，有着一輛被毀的機車，欄斷了交通。

• 我們的餐敍 •

在八點鐘我們就離開了易家灣，天氣是最使我們滿意的。我們自己三個人組織了一個餐聚的團體，在並不清潔的廚房裏，燒一點湯，做四道菜。雷太太是煮菜妙手，留在食品室和廚房裏工作，我留在餐室裏，阿媽管洗滌事務，其餘所有的客人，都須自備刀叉和杯盤。我們有熱的啤酒，聽頭的蕃茄醬和牛奶，還可以用牛奶來和蕃茄醬和味，蕃薯生菜，和鮮菓生菜，和奶油等等；有人還拈出餅干和忌十來宴饗大家。我們這樣歡樂的敍餐一次，也所以舒釋我們

以往的苦難。我們經過許多風景美麗的農村，現在已到達了衡陽。這也是一處較大的車站。天是仍在下雨，這是最滿人意的一件事。

星期五的晚上並不是十分舒適的，因爲機車很舊，但是硬要牠爬山越嶺，在夜間三點鐘時，牠想駛過一個很峻峭的山頭，結果是退了回來，弄得車廂中非常顛簸。五次試行，未得成功，結果退至山下的某車站上，另用了一輛機車在我們後面鼓氣，向前推進；我們才重行啓程，總算越過了這一座山頂。星期六的晨光熹微中，我們看到沿路很好的風景，可惜是略有陽光。車上的人都說，我們今天可以完畢旅程，在當晚有抵達九龍的希望。最後，我們又講到這些危險地方，天天受到轟炸的情景，又使得每個人心驚不定了。在我覺得這種希望，還是等天黑了再重新揣測爲妙。我們的車是正行在山道中間，一條小河泊流在車道的右面，從這河流看來，知道此地曾經下過極大的雨，但是我極希望着今天也能下雨。這條路是完全給恐怖的氛圍佔領着，我只覺旅途之長，巴望早早的安抵九龍。

●星期六的驚擾●

星期六早晨十一點鐘，我們又遭遇了兩小時的恐怖。在很順利的走過一段長距離之後，我們抵達樂昌，又遭遇了一次空襲，出事在我們車前幾哩之外，車上的人都主張把車退到砰石，俟天黑後，再向前開；於是他們只得打銷了原來的預議。據說我們的車將倒退下四站，以備隱藏在山道裏，這樣的後退，眞太使我們擔憂了。經過一小時的猶豫，使我們非常地不安，因爲我們知道日本飛機正在不遠距離的地方空襲，聽說有三十二架飛機，是已經轟毀了某座橋樑，在飛回了。

結果，遲延了不少時候，我們的車只能掉着方向，好似毫無目的地退後移動，最後還是加速地向這山洞開去。天上的雲是在漸漸地收斂起來，掩蔽了太陽的光線。一輛貨車開過我們的車旁，向北駛去，牠的速度飛快，是我們平時所少見的。

我們的車停留在樂昌附近，度着一個不幸的星期六。遇到警報的時候，我們恐怕日機會襲擊車站，就不時要離開車廂，躲避到山洞裏去。下午的四時，車廂中是非常地悶熱，就在這個下午，車又慢慢地拖動了，我們坐在太陽光的一面，益發覺得煖熱了。我們聽得消息說：我們的車原定在五時開車的，現在四時已經向前開動了；這又使我們心中焦灼不安，每逢聽到一個聲音，就懷疑是飛機的聲音，使人坐立不定。

星期六下午五時，我們總算到達了曲江，這是一個廣州的大城市。車廂裏也漸漸地涼爽了，我們預備洗一個熱水澡，以備在今晚

可以安然就睡了。從星期一到星期五，車上都沒有水，實際的確是沒有方法可以得到水，所以我們的洗澡只得受着節制。我有一身黑色的衣服，整整地穿了一個星期，雷太太所穿的保護色衣服也是覺得很熱，只得捲了兩個袖管較為風涼。我們除了第一次趁車不算外，我們的旅程是在上星期日上車的，到現在又快近星期日了，可是我們的旅程還沒有完畢。

晚上八點鐘在黑暗的路程中，我們加速地向香港進發，熱誠地巴望着這前面受損的橋樑應及早修好，使我們可以通行無阻。今天晚上我們又舉行了一次聚餐會，酒我們還有啤酒和一點威士忌。我們大家坐着一邊吃酒一邊欣賞着車廂外風景，遠處尖角山頂間，掛着一片落日的彩霞，黝黑和紅紫的雲片，映着絢爛的光彩。

我環顧着我們這個渺小的團體，聯想到大家從困苦中過來的旅程，該是怎樣欣喜的一件事。呂先生的仁慈多惠和另有兩位的履險如夷，確是給我們不少幫助。突然，我們又聽到了非常愉快的消息——就是說，這橋在今晚九時半已可通行了。

晚上是特別地熱，我是疲極思睡，在夜間我們的機車也好似害着寒冷時動時輟，後來我們知道這機車經過長途的開駛，已是力不勝任，而修理這車輛的工廠又受着日機的轟炸，不能工作，只有等到明晨三時，到達前面的車站時，方可有新的機車接換。終於我們換到了新機車，車開駛得較快了。我們聽到這換下的舊機車，已停在路旁不定地喘息着，漸漸地牠的聲音變得微弱，更距離遠了。

一切的事件，不論好壞，都到了一個結束的階段。在星期日天剛發亮的時候，就看到了魔術名字「萬靈」的廣告揭示在路旁，再隔幾小時的快駛，我們已到達了九龍，這漫長恐怖的旅程，在險阻艱難的環境中，總算安然地到了盡頭的一日。

到肉地去!!!

請看西南西北旅行便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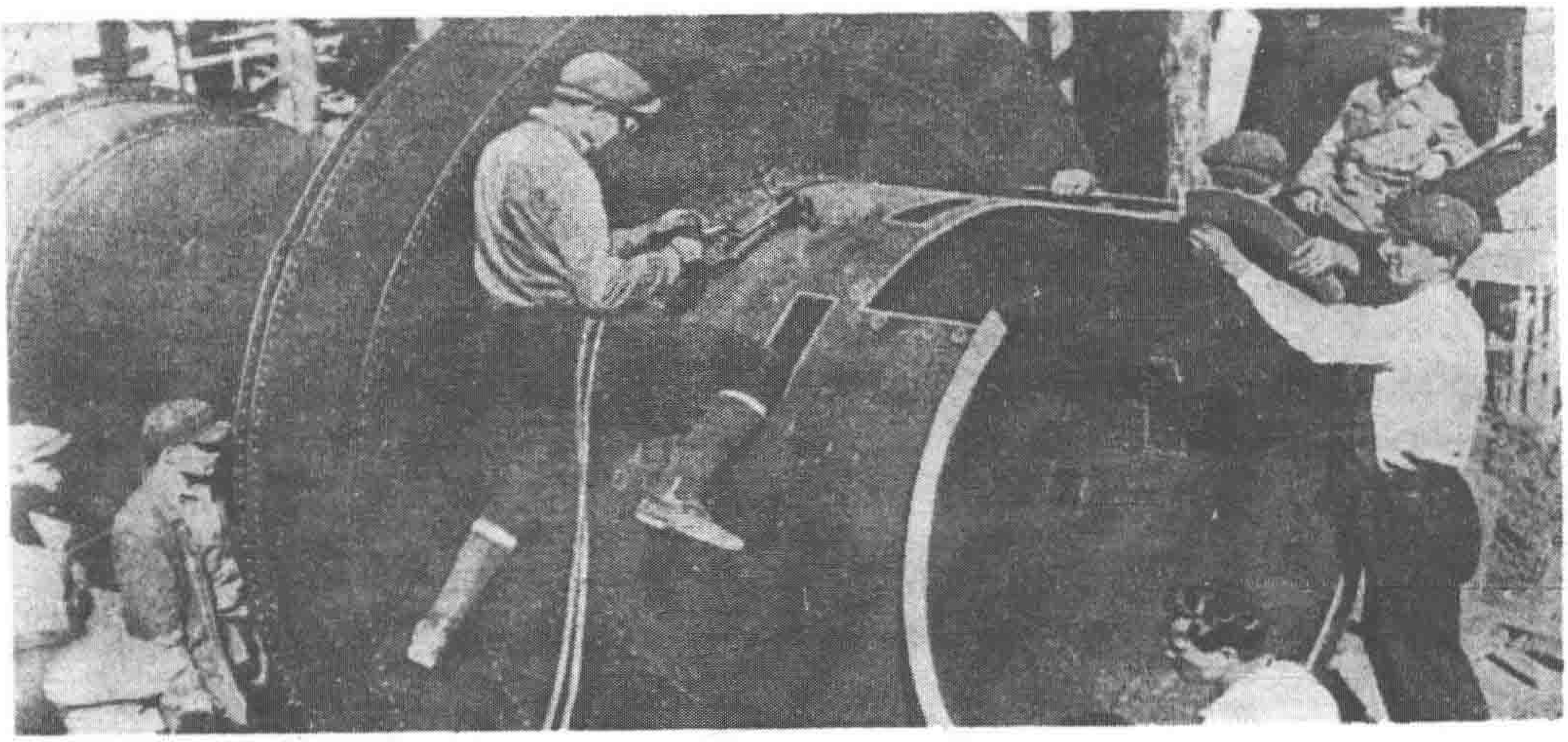
西南公路以貴陽為中心，分東南西北四綫：(一)東綫經黃平、晃縣、沅陵、常德至長沙，與粵漢鐵路會合；(二)南綫經獨山、河池至柳州(馬平)，由此北至桂林，東南至梧州，西南至邕寧，龍州；(三)西綫經安南，平彝至昆明，與滇越鐵路銜接，直達海防；(四)北綫經息烽、遵義、桐梓至重慶，由此東下武漢，西北達成都，循川陝公路至西安。西北交通，全賴公路，其主要者有川陝公路，西蘭公路，蘭秦公路，蘭猩公路，甘青公路，西荊公路，漢白公路。

本書係將西南西北行程食宿費用，作詳盡之說明。

中國旅行社編印

每本收回成本二角

三三一—五六九



莫斯科重工業工廠中工作進行情形

搜求蘇聯的黃金

John D. Littepage 原作

王仲鄂

美國礦務工程師列德爾配琪，自一九二八年以至一九三七年間，在史太林最注重的企業「金業組合」(Gold Trust)中担任要職使蘇聯一躍而為世界上第二位的產金國。列氏自始至終不曾和蘇聯的政治發生關係，是一個實際的肯苦幹的工程師。他所經歷過的中俄羅斯和亞洲俄羅斯，不下二十萬哩，專門從事於開礦和工業生產的工作：是第一個到蘇聯來的美國技術人員，但後來是最末一個離開蘇聯。他比別的外國人多看見不少蘇聯的內河，在「金業組合」中升任首席程師的職位。他看到貧困者的努力工作，也見到識察干涉工業的情形。

列氏挾了這次偉大的經驗回到美國後，友人貝斯要他講述在蘇聯時的見聞。貝斯有好幾年担任「基督科學報」的駐莫斯科通訊員。結果，就寫了這樣一本書使贊成史太林政治或反對史太林政治的人們讀完了這本書後，同樣的有一個思考的機會。總之，讀過這本書的人都覺得關於蘇聯的國土描述並無不公正之處。

譯者按：列德爾配琪是一個美國工程師，從他的目光中來看蘇聯，這樣一個代表人民大衆利益的國家有的地方就使他覺得不大入眼。但他的任務是開發蘇聯的黃金，我們所要知道的並不是他的政治理論，所以關於他一部份偏見的批評，這裏是删掉了。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辭掉了阿拉斯加金礦督辦之職，渡海到蘇聯來，在新近創始的蘇聯金業組合中工作。我的合同只訂兩年，但不曾想到後來我在這個職務上費了十年的光陰。

在莫斯科時，我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專門去探聽金業組合的組織。我知道正有不少大量擴展黃金工業的計劃，而且可以獲得充足的費用。我被聘為數個金礦的主任工程師，這幾個礦藏位於西伯利亞西部，烏拉山間可克爾(Kochkar)地方。我立刻把原來預備在阿拉斯加所設施的在這裏實行；徵求關於礦藏的計劃，產量數目，以及費用表等等，這樣我可以估計這個礦區是否值得開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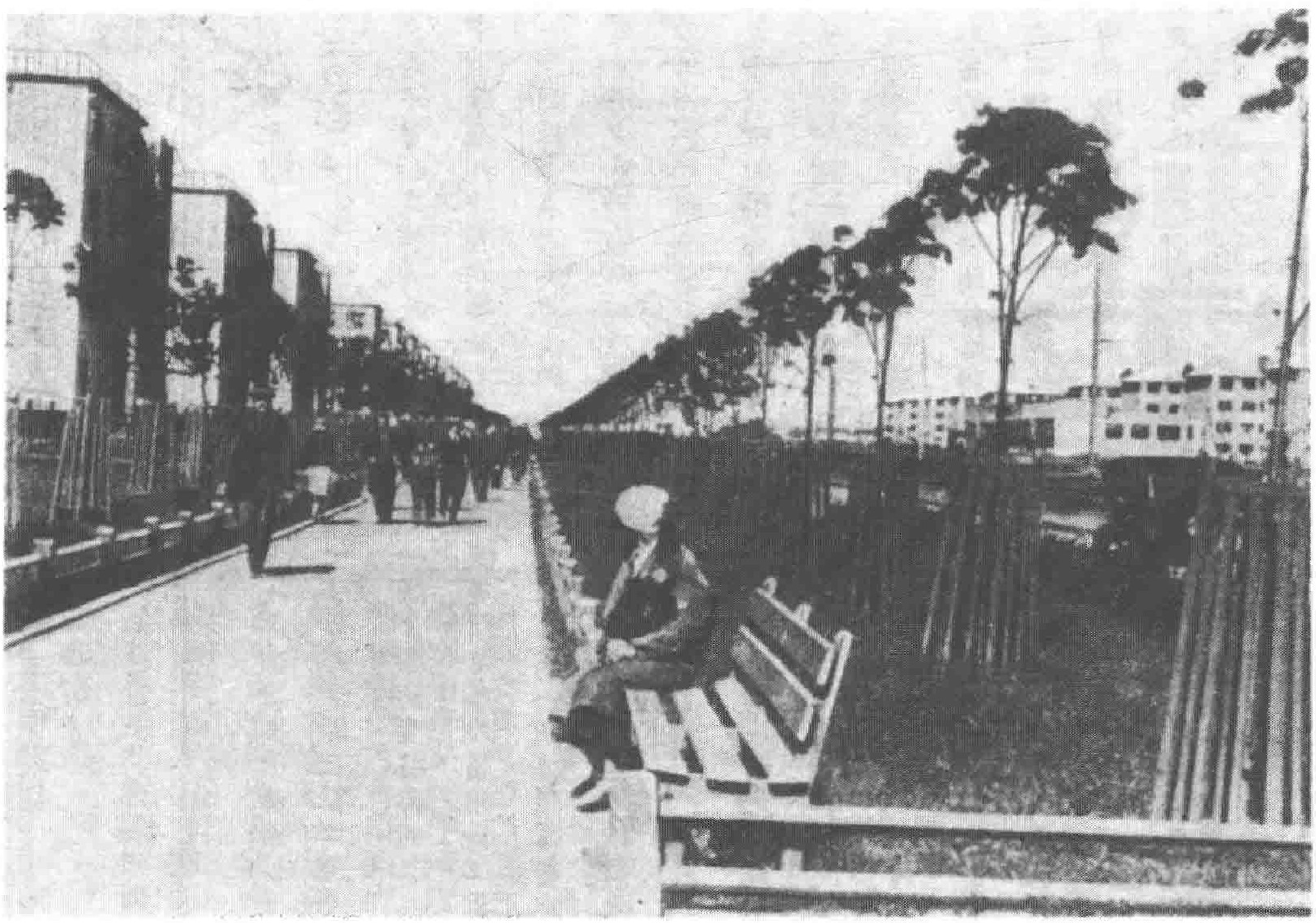
我去向組合中一個德國經濟學家討取這種材料。他是一個熱誠的共產黨人，同我講：「在我們的制度下，你不用担心什麼費用的。假如生產費用在一個礦中過高，就可和費用較低的一個抵過。」

這種談話於我並無意義，我在那時也不想斤斤辯論。我就和家人一起跨上火車作莫斯科至烏拉山的長距離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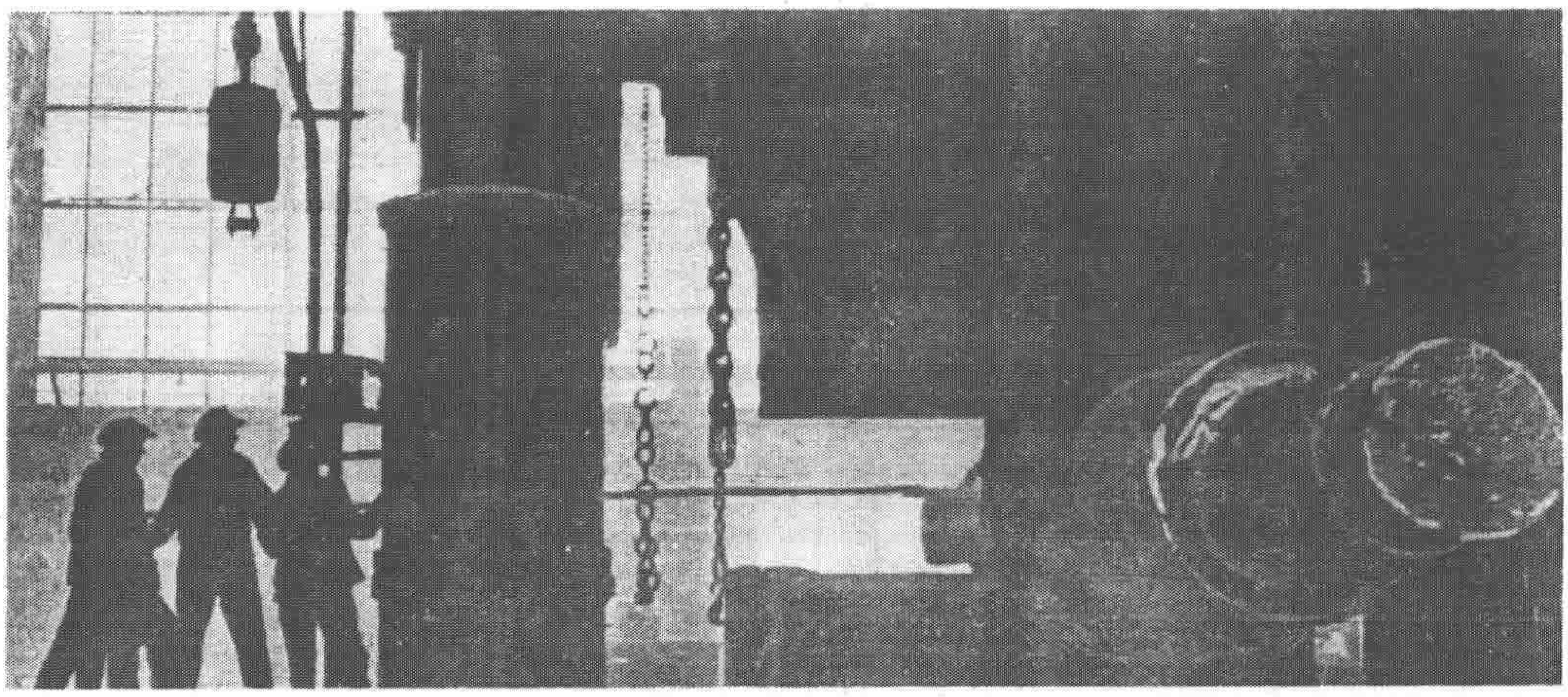
西伯利亞成了我們的家庭

我們在礦區被熱烈的款待着，蘇聯人招待的殷勤，正足以說明

高爾基汽車工廠附近的大道和毗鄰的房屋



三三—五七二



烏拉山畔的烏拉機器製造工廠

蘇聯對於外國人的猜忌和敵視是外界的猜測之辭。當地人民的和善和友好，一如我們在別處所見的一樣。我們被引導到一間有十七間房間的大木屋中那是戰前為一個法國礦區經理所造。

馬車抵達屋舍時，我們不暇視察這所新屋的周圍是怎樣的情形，立刻跑進屋子，和礦地上共產主義者的經理一起進餐。這是第一次的晏會以後一直有讌飲繼續至一星期之久。

一九二八年，在可克爾的生活和阿拉斯加相同。那時的開礦，星期日是停止的：連續生產的觀念在這時還沒有形成。附近的草原上盛產野鴨，可以行獵。我所知道的幾個蘇聯友人也和我一樣的歡喜這種玩意。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常在樹林中舉行家庭聚餐。我的兩個小女兒有了不少朋友，不久就學會了他們的語言。

村中的人民待我們很好，我們不付房租，食物豐富又便宜。農人把出產品在市場上出售，他們有的坐在貨車上；有的把蔬菜水菓肉類，鷄蛋乳酪散在地上，費了一天的功夫，分配他們的出產。

我的工作費了我不少的心力。黃金工業中的大首領塞列勃洛佛司基（Serebrovs-ky）派我到可克爾因為那裏的幾個金礦必需要受到現代化的設施。他要我利用這幾個礦區作為黃金工業的訓練場。

不久我即知道這是一樁浩大的工作。沒有一個工人對於機械化的開礦有什麽經驗，幾位老工程師竟從來不曾見過現代化的工廠設備。蘇聯人對於美國機械的威力有超事實的印象；我以可舉例講給他們聽，我們這些費用甚大的機械甚至使一個工

三三—五七三

程師聽到了也要毛髮悚然。我覺得要教授每個工人墾植，伐木，開礦，尤其要注意一切的設備。我穿了開礦的工衣和那些人一起工作，我在蘇聯的數年間一直是這樣做的。

有一次，我和一個蘇聯的礦工得着有趣的經驗。某次早晨，我正在視察一個礦區，看見這個礦工不正確地運用着一架鑽洞機。所以我走在他的背後，用我的雙臂圍了他的，把兩隻手代他擋住機器柄。這個礦工覺得奇怪，努力工作了一陣。但是我仍緊握着他的手，安心地和他點着頭，我不能和他講話。

不久他就知道了這道理，但在我不去注意時，他就放棄了機器，憤恨的跑到梯邊預備跑出礦區。我大踏步走到梯畔，不說什麼話，一把把他拖下來，拿起機器交在他手中。我指示他向前做去，他就遵照了我這樣做。

有幾個人顯然的看到這事情，於是全礦區都知道了這件事。我知道在蘇聯的遙遠區域後來竟有一本關於開礦的教科書，舉例說明工程師應當親自下礦和工人們一起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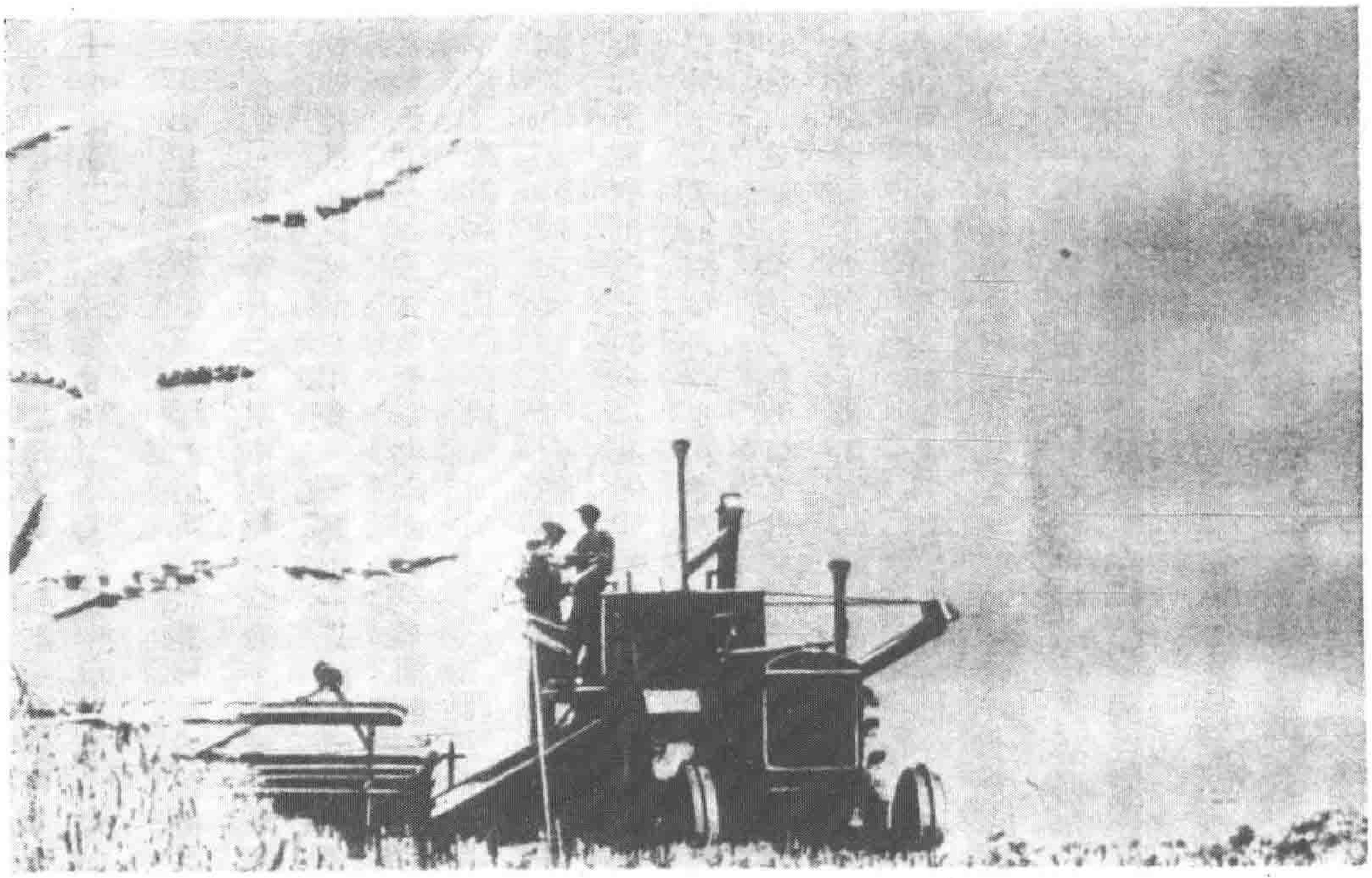
在阿拉斯加時，上級職員和下級職員沒有分別，但是蘇聯的工程師常常穿着很好的制服。有一天，有二百個實習生到我們廠中來學習一些實際經驗。當我跑到廠中去時他們正是站着拿起筆記簿在畫機器圖樣。我建議他們應當在廠中做一些實際工作，只要真正的參與各種不同的工作，他們就可以學習得更好些，而且日後訓練工人，也比較便當。

他們非常憤怒，很簡單的告訴我，他們都是未來的工程師，不是工人。我就決定發出一個通告。我出示：如其有不遵照我的指示行事的，就不准進廠實習。有幾個想借端生事，甚至向自己的機關中去呼籲。

很幸運的，因我有小小的聲望，當局爲我做後盾，命學生須照我的計劃實行。後來這許多年輕人都照我的意見做了。數星期以後，這羣學生中推舉了幾個代表，謝謝我，怎樣使他們在有限的短時間內學習到最精彩的智識。我於此看出蘇聯人民和我們美國式的工業民主政治想差甚遠。

還有，蘇聯工程師比起西方諸國來歡喜做紙上工作。在阿拉斯加裘那礦區中寫字間人員只包括五個人，這個礦穴還算世界藏金最盛的一個。這裏雖然有定時的出產額，但只及阿拉斯加礦區的一部份，辦公處却增至一百五十人，即使有了這許多人，往往不勝其紙上工作之麻煩。在阿拉斯加礦區中我可以在一分鐘間知道所需要的數目字，但在蘇聯恐怕要一星期。

據我所得的統計，每天每人的出產量不及在阿拉斯加礦區中美國工人的十分之一。即使承認蘇聯礦工的無知與缺乏訓練，這



在伏爾加村中集體農場上的蘇聯製收穫機車

種差異相差也太大。

我的結論是，工人們只爲了每天的工錢而工作，因此除了應做的一些外就不再工作了。在某次職員會議上我建議應當採取計件論值制，或分紅制，使他們努力工作。我的提案竟使會衆默不發聲，經理突然的轉到討論別個問題上去。後來有一個工程師來勸告我不要再提這問題，否則或許要於我有不利。

蘇聯二次革命

雖然有許多困難，但我們把可克爾金礦處理得很好。我們的本質是在工業部門中最進步的，經過我們礦區訓練的學生有數千人。

在一九二九年冬日，我預備回國一行，把兩個女兒送入學校。塞列勃洛佛斯基囑我在美物色十位第一流的美國工程師來幫助我們。這很費了一些時候，當我同了這幾個美國人回到蘇聯時，我發現國中情形大變，幾乎使我不能辨認。我第一次來時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時的紛擾剛才平靜下來。但在我離開蘇聯後，共產黨人正掀起二次革命。他們正把國家造成混亂情形，革命尚未爆發。我發覺自己處於普通一般人所謂歷史上最大的社會革命之中。

在這樣的情形中，物價尤其高漲。牛酪本來每磅只要半盧布，現

在要買八盧布。雞蛋本來每盧布可買百枝的，現在只可買一個。山芋一小桶要二十盧布。

我可以想像到美國工程師們這時在想些什麼。我已經同他們講過，他們可以在每月三百盧布的經濟情形下生活下來；這是很清楚的，他們不能生活於消費一千盧布一月的經濟情形下。我所告訴他們的是這裏食物豐富價廉而物美；但他們發現食物的質既不佳，又難得到，而且價目高昂。

回到上文，蘇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只有在莫斯科的共產黨領袖知道，他們把自己的企圖都保守祕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目的在於推翻皇室權貴大商賈和地主。這種人在國內只有三四百萬。但現在使國家恢復了數年的常態後，共產黨又開始一次革命，這次革命，發動了「社會上最難堪」的一羣，包括小商人，游牧者，和數百年來住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最大的一樁任務是組織佔據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他們發動了一個鬥爭，把數百萬略有成就，野心較大的稱作「可拉克」Kulako）的小農逐出田地，把農民重新組織，以大的農業機械改造成為集體農場。共產黨人為要增加混亂起見，把這種鬥爭同時擴展為不同的「陣綫，」這就是在工業擴展計劃中的預定程序。

在二次革命中，我們的金業組合中損失了一羣工人，共產黨人要出清一羣「非社會主義者」的黨員。這些礦工都是粗陋的人，草率而敏捷，為人非常誠實。代替他們的是一羣讀過地質學的男女青年，他們都新近訓練過開礦工程。這些青年們並不飲過量的酒，是誠實的青年共產黨員，其中大部份人都是能讀能寫，或許可以比那老傢伙工作得更有效力些。

調職的那些礦工倒並不怎樣怨恨。他們懂得開礦，所以他們加入同業公會，希望在共產黨中得到較好的立場。數年以後，如其有新的機會去搜求黃金時，他們中間的大部份人又可走上這條路了。

可拉克人的僱用

一九三〇年夏間，我們免強的離開了可克爾的家。此後我的工作就在改組有困難的礦區，這使我把大部份時間費在旅行上，我的妻子常跟我一起跑。

數年來我們發現自己在儘量「僱用可拉克」人。在西伯利亞旅行時所見的是數千個家族站在一輛裝貨車中，他們無疑地都是勤儉耐勞的小農，車的周圍有武裝隊伍包圍。他們似乎是無限止的，每一個站上都是他們這伙人。

我想這一種僱用，一面是想在工業上儘量利用不熟練的工人；一面是想把農業重新整頓。我知道要在礦區中留有夠數的工人是困難的，住屋的簡陋食物的不充足，使一些自由工人漸次離開了去找較好的生活情形。這種變動是可怕的，爲要適應這種情形起見，這種被逐出的小農就被迫成爲礦工了。

我和可拉克礦工的直接接觸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時我是在北烏拉山銅礦的工程師領袖。某日有一輛車輛裝載了無數人從二千哩外的村集送來。他們在路上已有好幾星期，面色非常憔悴。

我的工作是要教導農夫們怎樣去開礦。在這裏所見到的種種，使他們非常困惑與恐懼。但是沒有一個人想逃跑，或者來訴苦。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報酬同別的礦工一樣，他們并可以在周圍數哩的區域內自由行動。當局鼓勵他們和環境適應，熱心從事於工作的就可以恢復他們失去的公權和別種特權。他們開始在礦中工作時，最先六個月的產量大概是要減少些的，但能漸漸的恢復原狀。可拉克人是最聰敏和野心最大的小農在礦區中竟逐漸成爲高級工人。

我不知道被迫當工人的可拉克人有多少，我見到他們分佈於蘇聯的東部，不單是在礦中而且有在工廠中和森林中，有的還在堤岸鐵道，運河上工作。

可拉克人的應用，使蘇聯人民受到相當影響，因爲這許多熟練農夫的離開了田地，使數年來感到食物的缺乏。又因爲可拉克人在跑出農村時把許多家畜都殺了，到差不多十年以後的現在，蘇聯還感到肉類和牛奶之類的貧乏。

銅鑛的需要

一九三(一)年，銅礦和鉛鑛的需要使當局者很感到一些麻煩，於是就請塞列勃洛佛斯基在金礦外再對於銅鉛二礦加以注意。莫斯科對於這類礦藏投以大量的資金，供應以最佳的現代化設備且請了各種外國專家研究，但結果還是非常悽慘。

在烏拉山區域的銅礦情形，尤其不興。這地方所聘的美國工程師約在十二人以上，還有數百個美國工頭。他們這些人在美國都有非常良好的成績，塞列勃洛佛斯基想徵查出爲什麼現在一點出產都沒有。一九三一年正月，我以一個美國冶金學家的資格，和蘇聯一位共產黨的經理一起被聘到那裏去徵查。

我非常震驚於我們所發現的情形。美國工程師並沒有取得完全的合作。他們的貢獻既不曾譯成俄文，又不曾束之高閣，摒棄不用。他們所採用的開礦法顯然是錯誤的，即使是一個工程學院的一年級生也能指出它的錯誤所在。區域開得嫌太大，難於管理，生

鑛隨意移動。幾個最佳的鑛藏都被他們弄糟，受到損害。有幾處有大的裂洞，並起着火，生鑛的損失無疑地是很大的。

在加拉他(Kalata)的情形要算最壞了。這裏包有蘇聯最主要的銅鑛六處，有七位薪給甚高的美國工程師在這裏工作。其中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在數星期中把鑛區整理得很好了。但是他們的獻議，却置之不理，他們沒有相當的繙譯人員，因此只想在外面去做實際工作，以資消磨。

我們給七個美國工程師有實際機會參加工作後，就覺得他們的能力足以發揮了，他們就在塞列勃洛佛斯基所派遣的一個新共產黨經理之下工作。不久事情就漸漸整飭，五個月之內，生產量已高達百分之九十。

礦區和工廠全部改組後，我再擬具詳細指示，以為將來工作的規範。我把全部意義解釋給蘇聯工程師和共產黨的經理聽。後者為人非常誠摯，同我講，我的意見當儘量採納。在我離開加拉他時，覺得對於蘇聯計劃的前途，再也沒有比這次更為感到有希望了。

不料不到一年時光，我從海外旅行回來，聽人說起加拉他鑛區的情形又不興了。生產量比我先前改組時還要低落。這使我瞠目不知所解。我不懂在短時間內事情怎樣會變得這樣壞。

塞列勃洛佛斯基請我回到那裏去考察考察，究竟要怎樣的實施。我看到了一幕可痛的景象。美國工程師們都解約回國。數月之前，那位經理被一個調查團調去，繼任者就是該團的主席。生產量是沒有遲緩，但是數千噸的高級鑛苗却因採用了兩種我所反對的開採法而遭全部損失。

我非常表沮喪地想開始恢復失去的一切。但是新經理和他的工程師們明白表示，不願和我合作。食物的缺乏已至高度的恐慌，工人都在不良的情形中。

我仍盡力而行，有一天，我發現新經理把我所發出的命令祕密地取消。我覺得這裏不能久留，即趕火車回莫斯科去。我覺得心灰意懶，須備辭職離開蘇聯。

我回到莫斯科，把所見所聞完全報告給塞列勃洛佛斯基聽。他不准我辭職，同我說蘇聯非常地需要我。我以為如其在鑛區中不能取得合作，那末雖然留在蘇聯，也是沒有用的。他說：「你不必以那些人為可慮，他們總要給你掌管的。」

他立刻開始調查。在短時間內，鑛區經理和幾個工程師都因怠工受審。經理處十年徒刑，為蘇聯監獄判罪中最嚴的，工程師比較輕一些。見證人指出他們有計劃的把前經理調任，以遂破壞鑛區的陰謀。

怠工在我的經驗中是非常奇怪的，尤其在我未到蘇聯之前，間

三三—五七八

直未之前，聞在阿拉斯加金鑛中十四年的經驗，我不曾遇到過一次。然而在蘇聯工作不到數星期，立刻遇到這種有組織的破壞活動。

一九二八年的某天，我跑到可克金鑛的一所電廠中。無意間我用手碰到一架大引擎上的「軸承」，覺得上面的機械油中雜有不少沙礫。我立刻把引擎停止了。我們在油的貯藏器中取出了四分之一加侖的沙。在別的地方，我們總發現機械設備的內部雜有沙礫。

這種微細的工業怠工在蘇聯工業的各部門中非常普遍，竟使他們的工程師無法改進。當我第一次遇到怠工事件時，他們覺得也非常驚奇。共產黨正在作肅淸的鬥爭，故對於那些盡力破壞蘇聯事業的人們，尤其是他們痛恨的敵人。

有組織的陰謀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決定休假到歐洲去一些時候。塞列勃洛佛斯基要我在這次旅行中運帶作業務上的考察，那時正有一個由畢達哥夫主持的購料團到柏林去。購買物料中有幾件是價值很大的鑛區材料。塞列勃洛佛斯基以爲我可以作該團的顧問。

我幾乎是與購料團同時抵達柏林，該團團員約有五十人。團員對於我似乎不大歡迎，但我同他們講塞列勃洛佛斯基請我來作購備鑛區材料的顧問，他們才表示購買時將和我商酌。

在購買材料中，購料團預備買大批鑛區用的起重機。探聽價目是以重每瓩值多少德國小銅幣「泊芬臬」爲計算的。(Pfenuig每枚值百分之一馬克）有幾個廠家就出價備賣。但其中有很大的相差，大多數的廠家是相等的，獨有兩家出價很低。因爲有了這種差異，使我特別注意他們的詳細說明書。我在說明書中發現出價較低的兩家廠家用生鐵代替輕鋼作底座。生鐵既重於鋼，事實上購料團應當付出較大的數目，但是價格用每瓩多少「泊芬臬」計算，他們倒顯得少付一些了。

這似乎是一種圈套，我就把事實報告給蘇聯購料團聽。使我非常驚奇的，他們竟不以爲意。他們甚至施用壓力強迫我贊成這項交易，幷說這是我的誤解。我知道我並未誤會，後來我就同他們講，假如他們要買這類起重機，我將在報告中表示反對的意思。於是他們才停止這種購買劣貨起重機的建議。這事情使我覺得非常不合胃口，但我決定暫時不同任何人講起這事。

這件事情和加拉他銅鑛的事件，在一九三七年正月的謀叛審判中使我漸漸明瞭。在那次審判中，畢達哥夫和其他幾個同謀者在法院中公開承認，他們自一九三一年起，即從事於有組織的破

壞鑛山鐵道，以及別的工業。

我尤其對於畢達哥夫一九三一年在柏林的自承發生興趣。他承認以托洛斯基爲領袖的反史太林謀叛運動中，需要一些外匯，以爲海外工作的基礎。在蘇聯國內，托派分子在重要的機關中佔據着，他說要弄一些錢是不成問題的。依畢達哥夫的報告，托洛斯基的兒子西杜夫正在計劃獲取外幣而不致引起外界的疑竇。畢達哥夫所要辦的就是使兩個德國工廠儘可能的得到許多購買合同，價目的多寡却不需確定。

這次審判的結果引起海外以及莫斯科外交界的不少懷疑。有幾個美國人以爲這是從頭到尾的有計劃組織的。的確，這種關於工業怠工的證言，使我相信這是可能的。我從自己的經驗中知道蘇聯區中的工業怠工是常常發生的。

旅行時的窘態

一九三二年以後，我的工作必須使我常常流動，而且大部份是在荒涼區域。我要用到各種不同的旅行工具——貨車，駁船，鹿牛，駱駝，雪撬和飛機。蘇聯除了在旅行者所走的路以外，在旅行上的便利和安適還談不上。

我和妻有幾次不易忘掉的經驗。有一次在史佛特洛斯克候了五天才買到一張去莫斯科的火車票。五天中我們每天要在早晨四點鐘時跑到車站，把行李堆在馬車中在雪地跑四哩路，等特別快車的到來。鐵路局中的人員非等車到十分鐘前不肯講車票的有無。而火車常常脫班；所以這是很普通的事情，常使一個人坐了十小時才知道火車票的有無。旅館中常是擠滿了人，在五天中我們不能找到一間空房間，我在候車室中坐着入睡。

第二次我和妻到了遠東的一個小車站，那時氣候非常寒冷，知道在這裏找不到旅館。站員同我們說白天的車票實在沒有了。火車進站後，我從司機人處知道車上確有空座，但是他們同我說須購票後才准上車。在我想和站員交涉買票之前，車却開動了。我和妻只能在小站上耽擱三十小時，睡在地板上。

自一九三五以來，蘇聯的鐵道似乎在海外也得到較好的評價，但是我很抱歉的要說，我不曾看得什麼改進。我是一個外國人，所以更希望以同等的地位在蘇聯得到警察和鐵道當局幫忙。而且，我是代政府爲了重要的企業而旅行，如其我尚且要感到這種困難，則一個普通的蘇聯旅行者所受到的麻煩也可想而知了。我知道有幾個閒人爲了一張車票有等待至二十一天之久的。這是很顯然的，車務的不佳，影響最大的當然是國家的商業了。

蘇聯黃金的開發

我在蘇聯住了好久。才知道大規模的開發金鑛還是共產黨亘頭經過了一番激烈辯論後才決定的。這似乎在馬克斯與列寧看來，以為黃金如其以集體制度開發將減低它的價值。許多共產黨人以這些先知們的言行為絕對的眞理，因此在大革命後就把蘇聯的大量黃金存儲在地下，一直沒有開發者約有二十年。

到一九二七年，史太林忽然對於一八四九年的加利福尼亞金鑛運動特感興趣就開始讀一切關於黃金的書籍。那時日本正在威脅蘇聯在遠東的所有權。遠東土地廣大，防守是非常困難的。加利福尼亞的金潮使史太林得到一些端倪。塞列勃洛佛斯基的一本書「在黃金的戰綫上」說得非常淸楚：史太林對於美國西部自發現黃金後怎樣的繁榮起來非常的有興趣并且看到方法之得以成功，全在想很快致富的刺激上。

這似乎是不大正當的。以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而鼓勵加速致富的欲望。但像美國西部廣大而人口稀少的區域，如其有黃金的開發，可能有異常的進展的。史太林知道在自己國內有豐富的黃金，因此在一九二七年就任命塞列勃洛佛斯基為籾辦蘇聯金業組合的監察。不久塞列勃洛佛斯基就用我為他的助手，像魯濱遜在孤島上的助手法拉台(Friday)一樣。

一九三三年的五月，開闢新金場的運動特別來得緊張。三年來我大部份的時間都致力於銅鑛，鋅鑛，鉛鑛的開發，現在又來開發金鑛了。我的職務是金鑛工業中做主任工程師的代表，管理生產的事情。舊時的幾位開採者，因為在一九二九年時「不社會主義化」而開除的，現在又請了回來——本來想請地質學生來代替他們的計劃，已經失敗了——鑛區的租地契約也訂定下來。通告也發出來了，凡蘇聯的男女都有資格來開採黃金，并視為是一樁最光榮的事業，於是黃金的開採就發動了。

開頭時一無躊躇，沒有人以為這是共產黨的狡計，老手的開鑛者恢復他們從前的工作，不久即成為最熟練的工人。政府的稽査不時到工場上來査勘，如果成績好的，金業組合在這裏造起一個辦公處，幾所房屋，以為普遍儲藏之用。這種制度籾立後，一個幸運的開採者在蘇聯可以一夜間致富，像在別國開掘金鑛一樣的容易。有幾個工人一次幸運的收穫可以抵得一百年的工資！

這些並不是驚人之談，這的確是致富的機會。只在短時間內，開鑛者都要求來加入工人們深入到沒有人居住的荒凉區域中去。

一個富人想在蘇聯用錢倒是非常困難的。在莫斯科的一位友人曾詢及一個爵士音樂隊的領班怎樣消費他的錢的，他在國內也算收入最大的一個了。這領班也承認賺錢比化錢容易。他旅行莫斯科時坐了一輛破舊的美國汽車，雖然他很想買一輛新汽車

了。他不能在蘇聯境內買到那些東西，如電汽冰箱或無綫電留聲機，因爲蘇聯的商店內並不出售外國貨，而國內的工廠中從不製造第一流的製造品以供給市場的需要。他的妻子和別的女人一樣要站在行列中去購買布料，像在買大拍賣的貨品一樣。

金業組合對於那些開鑛者略有幫助。他們助設的店中總比較蘇聯別的店中更多的輸入一些外國商品。他們如其要買蘇聯製造的鋼琴，自由車，無綫電機等等東西，店家可以迅速交貨，這些東西在蘇聯差不多還當作「奇貨可居」的。但是如其這類店家總能工後，他們也要像那個樂隊領班般難於消費他們的錢財了。

無論如何，一種致富的欲望使金鑛的開發獲得很大的成功。蘇聯的產金量已列入世界第二位，西伯利亞與蘇聯的亞洲部份也因之迅速的播滿着殖民者。

蘇聯最大的資源

如其任何人問我蘇聯最有希望的是什麼，我將毫不猶疑的回答：「西伯利亞！」蘇聯只要能維繫和西伯利亞的關係，即使他們放棄歐洲部份，退到烏拉山和西伯利亞來，還可以承認他們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富庶的，和最有希望的國家。我在西伯利亞僕僕往來，不下數十次，我可以把自己的名譽來担保，西伯利亞如依現在的情形發展下去，可以超過歐洲或亞洲的任何國家。

西伯利亞不像普通人想像中一般的是北極圈內無用之地，它這片擴大的土地恰像美國中央西部和西北部，土地豐腴，可以耕耘，又有大森林和鑛藏。這種富庶區域約有二千五百哩闊，五千哩的長。有一個作家曾經這樣說過：「你如其把美國搬到西伯利亞來，可以把美國這塊土地平平的放在它的上面而蹤不到西伯利亞的邊界。你於是再可以把阿拉斯加和歐洲諸國除蘇聯外，去塡充其他的留剩部份，但還要有三十萬方哩的空剩——恰還有半個德國這樣大。」

日本很想得到蘇聯在亞洲的所有，一九二七年，他們開始在蘇聯的遠東邊境施以壓迫。

金業組合就在這時組織，這僅是工具的一種，使日本在蘇聯的區域中不能有什麼企圖。日本於是轉向到中國來了。因此費了在國內別的部份從沒有費過的鉅大資本，西伯利亞已成爲蘇聯未來子孫的救主了。

但是除了這些以外，蘇聯還繼續向亞洲推進，在亞洲的邊境上他們似乎是非常忙碌的，運輸的車輛時時由公路輸入新疆和外蒙古，蘇聯的人民不斷地輸入到亞洲來。

再會了蘇聯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從克柴克司坦（Kazakstan）回到莫斯科知道國內因共產黨的叛謀而混亂異常。我所素識的幾個友人會忽然變更信仰。沒有一個人能知道那一個共產黨領袖是讚成或反對史太林。

被逮的結果是對於外國間諜狂的掀起了軒然大波。每個外國人都引起人們的懷疑。認識了的多年的老友到這時都不敢來拜訪我們。數百個外僑在兩日內命令離開國境；外國人娶有蘇聯女子的不准攜帶了走。

在這種空氣中，一個外國工程師當然不能希望得到正常的工作了。這僅是時間上的問題，會有人從共產黨會議席上跳下來，跑到我那邊來控訴我有間牒行爲；我在別的工程師中已經深知這套戲法。

到了我必要離開蘇聯的時候，我覺得依依不捨了，使我懷念的當然不是政制，是蘇聯東部的一大塊廣大的土地——西伯利亞和克柴克司坦以及在貝加爾湖旁一大塊土地。蘇聯在這裏有比政治更重要的東西在。在這裏的人民在世界上是唯一擁有廣大的未開發的土地的人民。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都有極大的可能性，因爲這裏有鑛藏富源，森林，製皮革的獸類，漁場，大的河道可資灌溉和發動電力的大的河道。

但是莫斯科的首腦們似乎繼續使蘇聯的亞洲部份保住完整。依我的意見，蘇聯的將來全在這些區域中。蘇聯的人民和領袖當然明白這些，因爲我在蘇聯的工作有機會使我去開發這個區域，所以我尤其要掬誠相告的。

當我回到阿拉斯加後，從莫斯科的美國友人處知道蘇聯金業組合的叛辦人，我在蘇聯時最敬佩的工作者塞列勃洛佛斯基被逮的消息。

我當初只知道塞列勃洛佛斯基是失蹤，像過去三年間數百個蘇聯著名的男人或女人一樣，但是過了不多時，他被公開發表爲「人民之敵。」

這消息很使我突兀。這個人很引起我衷心的崇敬，我個人可以承認他並未犯什麼工業怠工的罪名，數年間我和他的工作非常密切，並無使我起疑之處。這個人把整個心智貢獻於金業組合，在蘇聯國內能造成這樣最有成績的工業，應得到無上的崇敬。

如其塞列勃洛佛斯基還在世上，他在今日將感到金業組合的非常棘手了。但是我和他都是這大企業的叛始者，我相信他如其在監獄中或出亡了，金業組合的前途將佔據了他的全部思想，像我回到了自己快樂的祖國後也是時時以此爲念一樣。

巴黎小駐記

程志政

巴黎的國慶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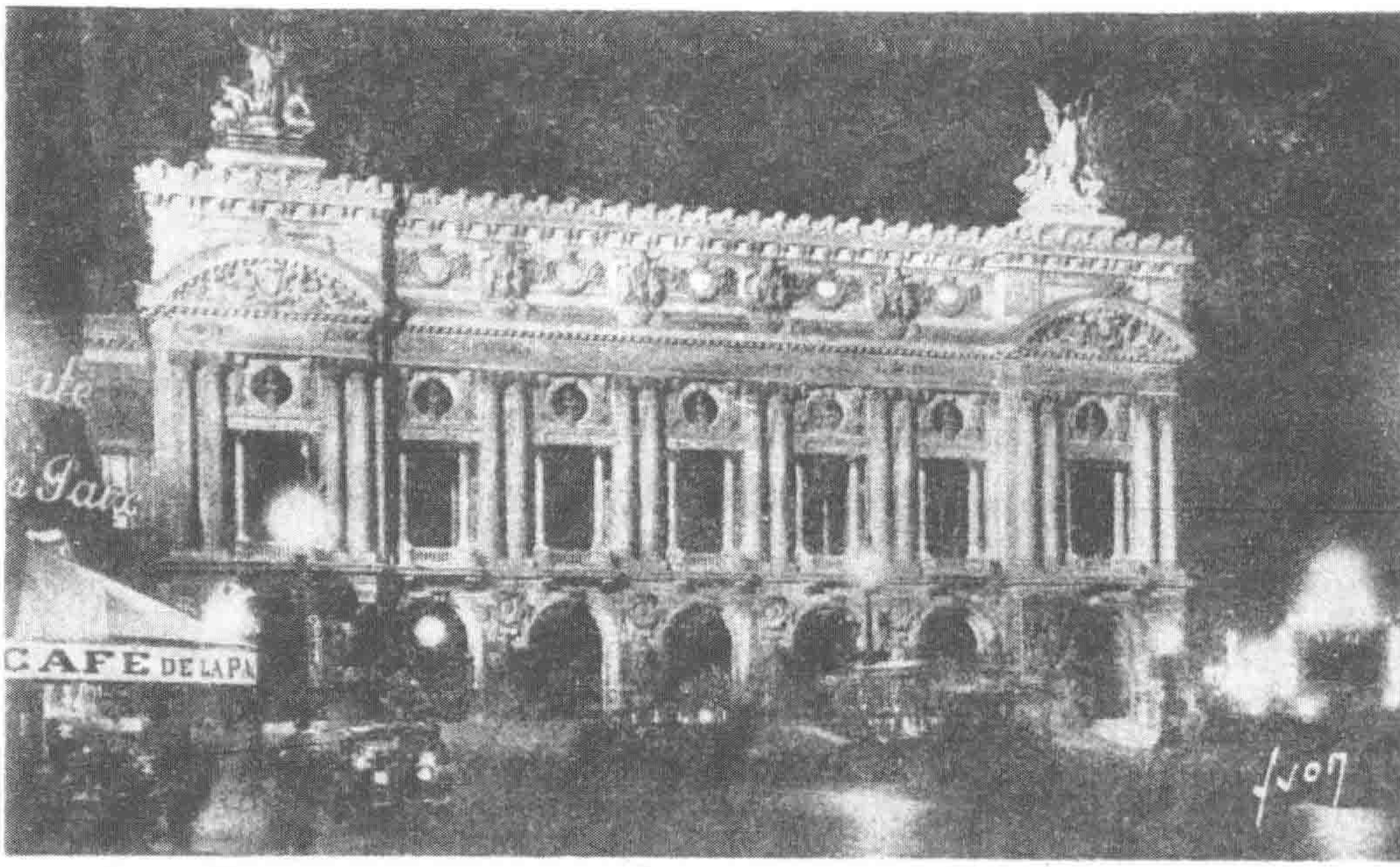
　記者此次在巴黎遇着一個很巧的機會，這便是本文所要記述的法國國慶，七月十四日是法國的國慶，也就是一七八九年法國人民攻下巴斯鐵爾政治牢獄的紀念日。每年巴黎，以及整個的法國，對於國慶慶祝得異常熱烈，而尤以今年為最盛大最盡興，何以呢？一來法國今年已漸漸脫離了不景氣而入於經濟繁榮的坦途，二來英王喬治六世再遲三五天就要蒞臨巴黎，在歐州局勢動盪不定之際，英王來法，在政治上涵有很重大的意義，巴黎各處，為了歡迎英王，不惜糜費了許多金錢，把一座巴黎城，由美麗而再錦上添花，各大通衢張燈結綵，到處懸掛了英法兩國的國旗，巴黎人民的心理，不消說是十分興高采烈的，所以國慶日因此也加倍的可慶。至於政府方面呢，因為英王要來，也集中了各地最精銳的軍隊，以備英王檢閱，在這國慶日不妨來一次預演，公諸人民。所以今年的國慶閱兵，也比任何一年為精采。末了，今年巴黎天氣，在國慶日以前一週，幾乎無日不陰，可是國慶日却惠風和暢，既不下雨，又不燠熱，人民逢到這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的佳節，舉國欲狂的情緒，是不言可喻的；我能遇到這樣湊巧的機會，不是一件很可紀念的事嗎？

　為了要去參觀上午十時的閱兵，我在六時許便起了身，約了潘詠珂君乘地道車一直到「和諧廣場」去，我們抵達廣場的時候，大概是七時半左右，距檢閱的時間尚有二小時半，以為一定可以找到很好的位置了，豈知出了地道車站，一望和諧廣場，四邊已站滿了人了，我們繞道到香柔麗色的入口，那邊更是擁擠不堪，第一排固然輪不到，第二排第三排也沒份了。一問他們，原來有些人隔夜就在此竚候，有些早晨四時前就到了。潘君覺得站在後面實際上萬萬看不到，況且他在去年已經看過，所以他不主張再守候了，我呢，一方面固然感覺到人多的苦楚，但是另一方面又覺得這樣一個千載一時的良機失之交臂，未免可惜。潘君走了之後，我跑了許多地方，都不能看到。可巧，那時有人出買反光鏡，是以一個紙筒，上下各安一塊玻璃，雖然人站在後面，祇要紙筒能高過人頭，就可利用反映而在下面的玻璃上看到，當時買的人很多，我也買了一只，試驗了一次，覺得十分清晰，並且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大約是十時後吧，法國總統勒勃郎在殘廢軍人院檢查軍隊已畢，一批一批的軍隊，均開始向香柔麗色街移動了，大家凝神的觀望，我也自反光鏡中看了全豹。最初是軍樂隊，接上來很是步兵，騎兵，炮兵。參加的人數總在十萬左右，但見一排一排的在我們面前

走過，顯示着威武整齊嚴肅。有幾件事可以提出記述的：一是法國各殖民地的軍隊，有安南人，摩洛哥人，非洲土人，由法國軍官領導，盈千累萬的走過，然而他們心目中何嘗覺得這一件是怎樣的事呢？他們的特別標識除了膚色而外，衣服也是很特別的，有些披了大襲，有些帶上很高的紅帽，形形式式，光怪陸離，於是凡是他們經過的地方，一羣觀衆便大聲歡笑，當然，這無非表現他們對於殖民地的揶揄和嘲弄罷了。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許多機械化部隊，估計所遊行的大小坦克車，新式炮車，總在千輛以上，最大的坦克車重達二十五噸，而各種坦克車的構造又是十分特殊，法國國防力量的雄厚，在此正可獲得一個有力的反證。歐州的局勢，時時在風雨飄搖之中，而最關重要的國家，莫如法德，這兩國原是世仇，目前德國整軍經武，項莊舞劍，其目的十分明顯。法國怎能不亟亟準備呢？除了陸上的步騎炮隊而外；天空中同時也有數百架飛機翺翔，上下，每隊七架，八字形般的並行着。尤其有趣的，是一架齊泊林飛船，也夾在天空中低飛。它和飛機比較起來，好似一頭巨鷹和一羣麻雀，又如羣星繞月，吸引了人們不少的視線。法國政府為什麼要把飛船給人民觀看呢，我想他們是有深意的，二十年前，德國轟炸巴黎的，不就是飛船嗎？雖然飛船在現在軍事上的作用很小，然而在歐戰時期，巴黎人民畏飛船如虎，直到現在，巴黎為德國飛船所轟炸的遺跡，依然可見，創巨痛深，巴黎人民是不會忘却的，政府在紀念日表演飛船，豈是供人游觀，無非是想借此警告人民，給予人民一些慘痛的回憶，勿忘當前的大敵罷了。

足足的二小時，所有的軍隊纔走完了，閱兵典禮，也就告一結束。我出了克利孟沙場，走過大宮小宮，越過李文忠公所紀的「金馬橋」，這橋原名亞力山大三世，因為四角有金塑的飛馬，李文忠公出使法國時，經過這橋，便在他的文章裏，稱為「金馬」，這是巴黎建築最美的橋，橫跨聖因河，由此可直達殘廢軍人院。我回到巴黎中國學生會吃午飯，飯後潘君告訴我，說：法國國立戲院在今天完全免費。可巧學生會附近有一個奧迪安戲院，也是國立，因此約了潘君一仝前去，從十二時半守候到下午二時，方纔開門，大家一哄而入，秩序混亂極了。這天共有兩齣戲，一齣是著名的悲劇（Horace）描寫一羅馬女子愛一阿剌伯人，其後意大利與阿剌伯交戰，女兒即被派和伊的愛人交鋒，愛人不願，而女亦力阻，但女兒以國家為重，終於將其妹倩殺死。妹聞耗大痛，怒詈其兄，兄又殺之，後來意大利國王因其有功國家，所以對於殺妹一罪，特予赦免，描寫兒女私情和愛國情緒的矛盾，異常深刻。第二齣是一幕喜劇，表演來詼諧百出，觀衆歡聲雷動，我雖對於法文對話，不能完全明瞭，可是大意却很清楚。



巴黎國立歌劇場夜景

出了奧迪安戲院，已經下午六時了。晚上，更是法國國慶如火如荼的時候，街道上一大羣男女正在狂歡的跳舞，咖啡館的顧客也擁擠得水洩不通，本來咖啡館的座椅是放在人行道上的，現在却伸到馬路中間去了。街頭上熙熙攘攘的男女，往來不絕。下午九時，「巴黎晚報」館特地在全市二十一處表演新奇節目，舞台就設在一輛大汽車的上面，四週是彩色電燈，裏面表演的節目，有音樂跳舞之類，約摸經過一小時，再開到另一處去，街上滿站觀客，汽車幾於無法通行，警察指揮交通，完全失去常態，行人可以阻止汽車和汽車裏的人開玩笑，大家也不以爲侮，一種熱烈的情緒，眞非禿筆所可描摹了。

國慶日最後精采的節目，是聖因河傍的科學焰火，不消說，聖因河兩旁早又站滿了觀客，下午十時開始，約歷一小時完畢，這些焰火，比起中國的焰火，不但高明百倍，而且涵義深遠，在我看了，這不是焰火，而是我在上海所看到的高射炮呀，許多焰火完全和高射炮的爆炸一樣，轟轟的響聲，震得驚天動地，除了這些，也有在空中放射出五彩的火燄，如滿天繁星似的，有一幕最有趣，他們在橋旁安放了焰火，着火後，一排火焰，從上而下宛如一幅瀑布，起初是紅色，後來又變成白色，可愛極了。

歸途，街頭依然樂聲揚溢，大街都是臨時舞場，據說：這種快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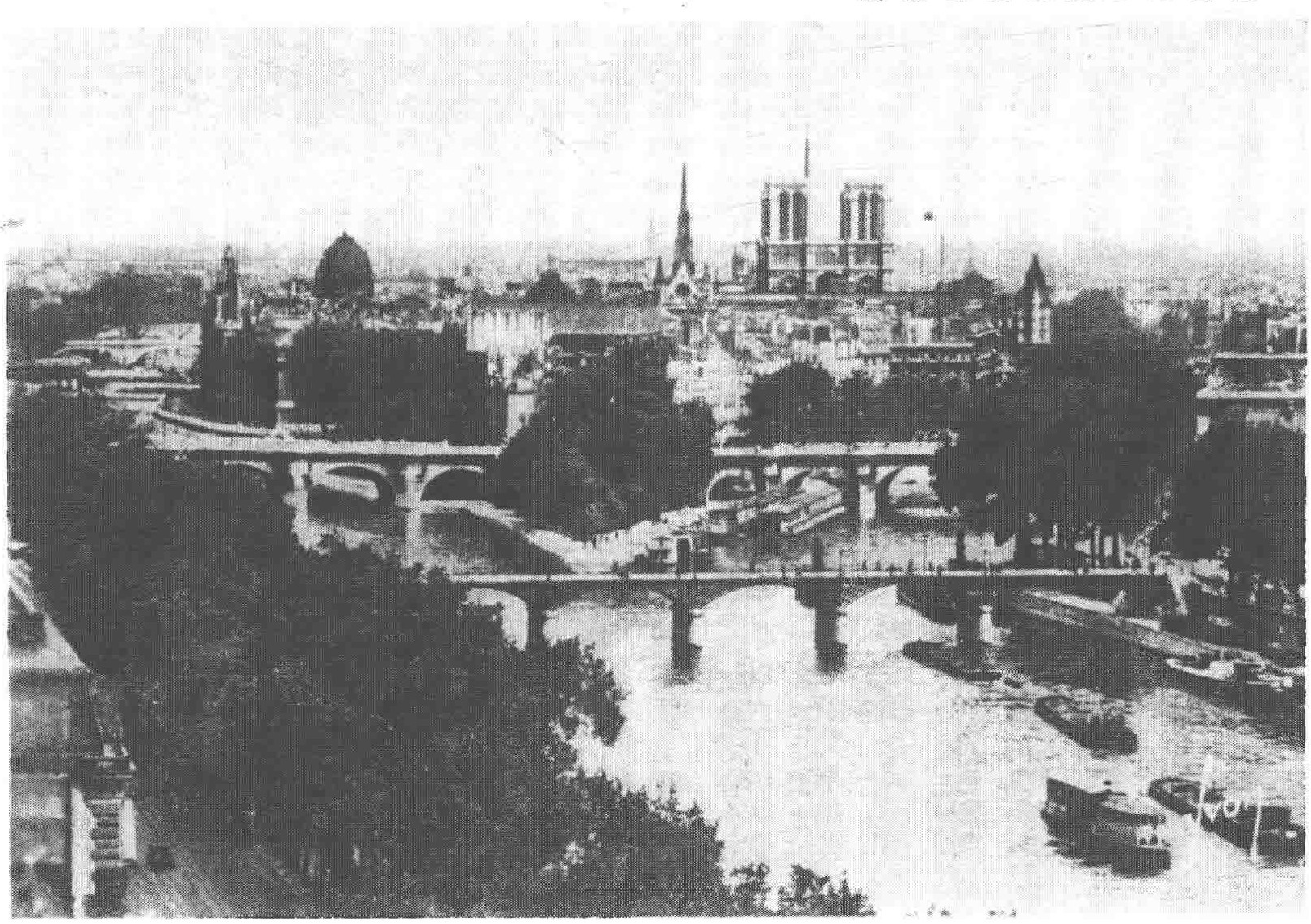
露天舞，七月十四日通宵不絕。時間是午夜了，我祇得別離了這人間的歡樂場回到自己的旅舍去我想幾時中國纔有這樣一天呢？爵士的樂聲，不禁勾起了我無限的離愁。

巴黎地道車

記者在本誌上已經報告過關於倫敦地道車的詳細情形，到了巴黎以後覺得巴黎雖也有地道車，而彼此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初從倫敦到巴黎的朋友們，常肯定的說：「巴黎地道車遠不及倫敦；」誠然巴黎地道車有許多地方的確比不上倫敦，可是也有許多地方是倫敦不及她的。

地道車在倫敦叫做 Underground，在巴黎叫做 Métro，Métro 是 Métropolitain的縮寫，也就是首都的意思。在巴黎共有地道車線十五條，以兩端的終點站名作爲線名，在倫敦除了 Morden-Egware 一線是如此外其除各線都有單獨的名稱，例如「中倫敦」線「首都」線「僻克德雷」線等等，這是彼此在命名上不同之處。其次談到票價在巴黎是不分遠近，二等一律一法郎十生丁頭等一律一法郎六十生丁在倫敦係按途程遠近比例計算大致每兩站爲一便士，和巴黎比較起來未免過昂。（一法郎現時約等於一便士）而且在巴黎乘地道車，九時以前，尚可購來回票，車

聖因河畔遙望聖母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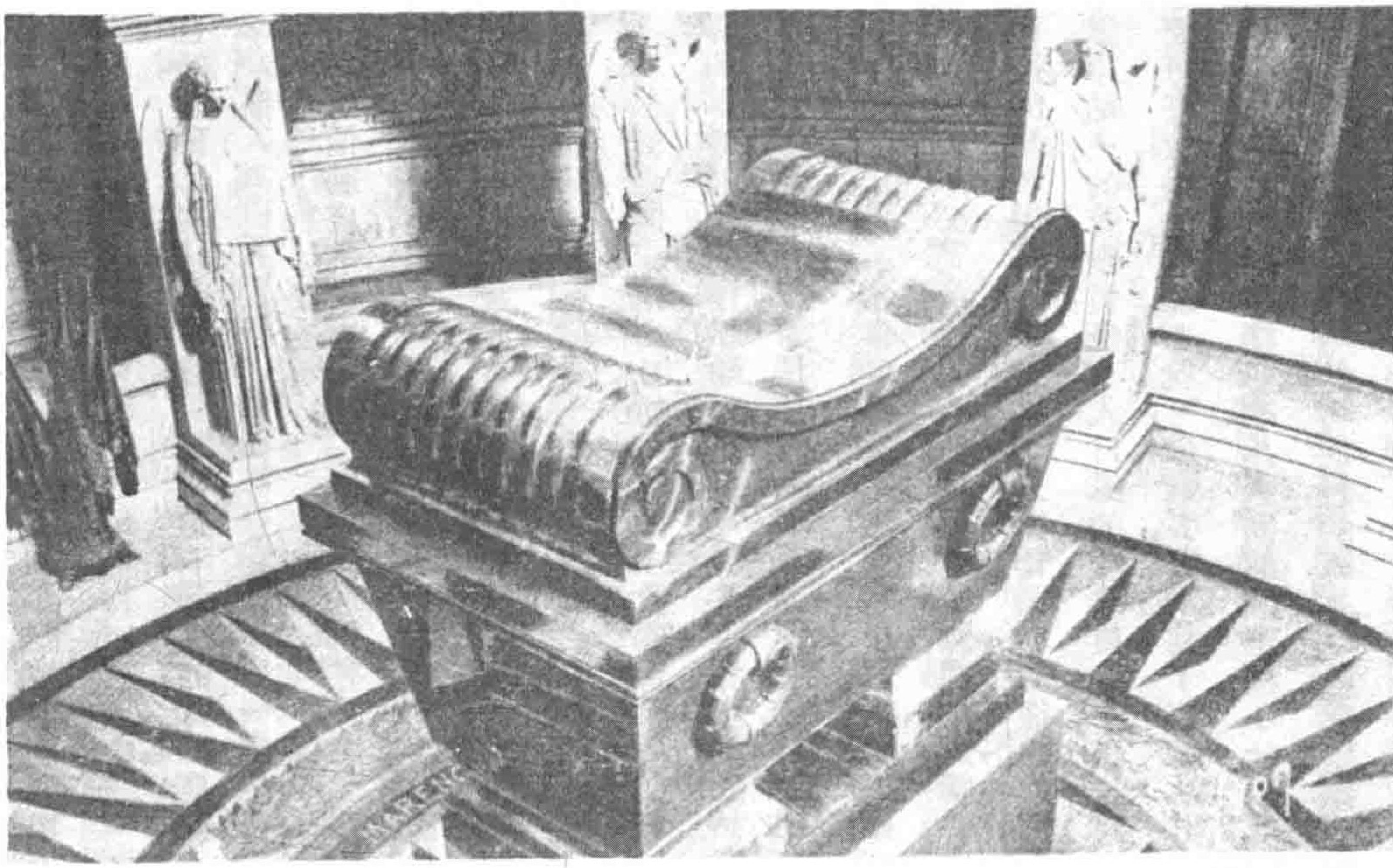


價僅一法郎三十生丁，這是爲優待工人而設的，但是利用這機會的人們也不限於工人。再則巴黎地道車每一列車中間一輛漆着紅色的，是頭等，在倫敦可以說全部是不分等的，雖然票面上有三等的字樣。

因爲票價制度不同，結果在工作方面，也就有繁簡之分。我們在倫敦的重要地道車站，可以看到十幾架乃至幾十架的自動售票機，這筆開支在巴黎是沒有的，理由是票價既然一律，售票的手續，也就十分簡單，一個窗洞，有一個女售票員主持便可應付裕如了。其次，在倫敦地道車站出口，排列着許多收票員，收票員對於每一乘客的車票必須要仔細驗過，是否所付代價和應乘的站點相符，這種手續自然繁瑣，事實上，遇到乘客如潮湧的時候，收票員也無從一一驗看，因此有很多的乘客乘機取巧，以短程的車票，來乘長途，每年地道車公司的損失，也異常可觀。英國報紙上常有乘客取巧被控的記載，但是如果制度十分完善，乘客何從去取巧呢？巴黎地道車站上的管理員，僅有入口處的驗票員一人，在驗過車票之後，便可任意乘坐，車票也就可以棄去，因爲到了到達站出口的地方，是沒有人收票的。這樣一來，用人固然減至極小的限度，而弊竇也無從發生，比較有取巧的可能性的，祇是二等乘客乘坐頭等罷了，這當然是很少的事，理由是頭二等的設備是相彷彿的。我以爲

聖因河畔之書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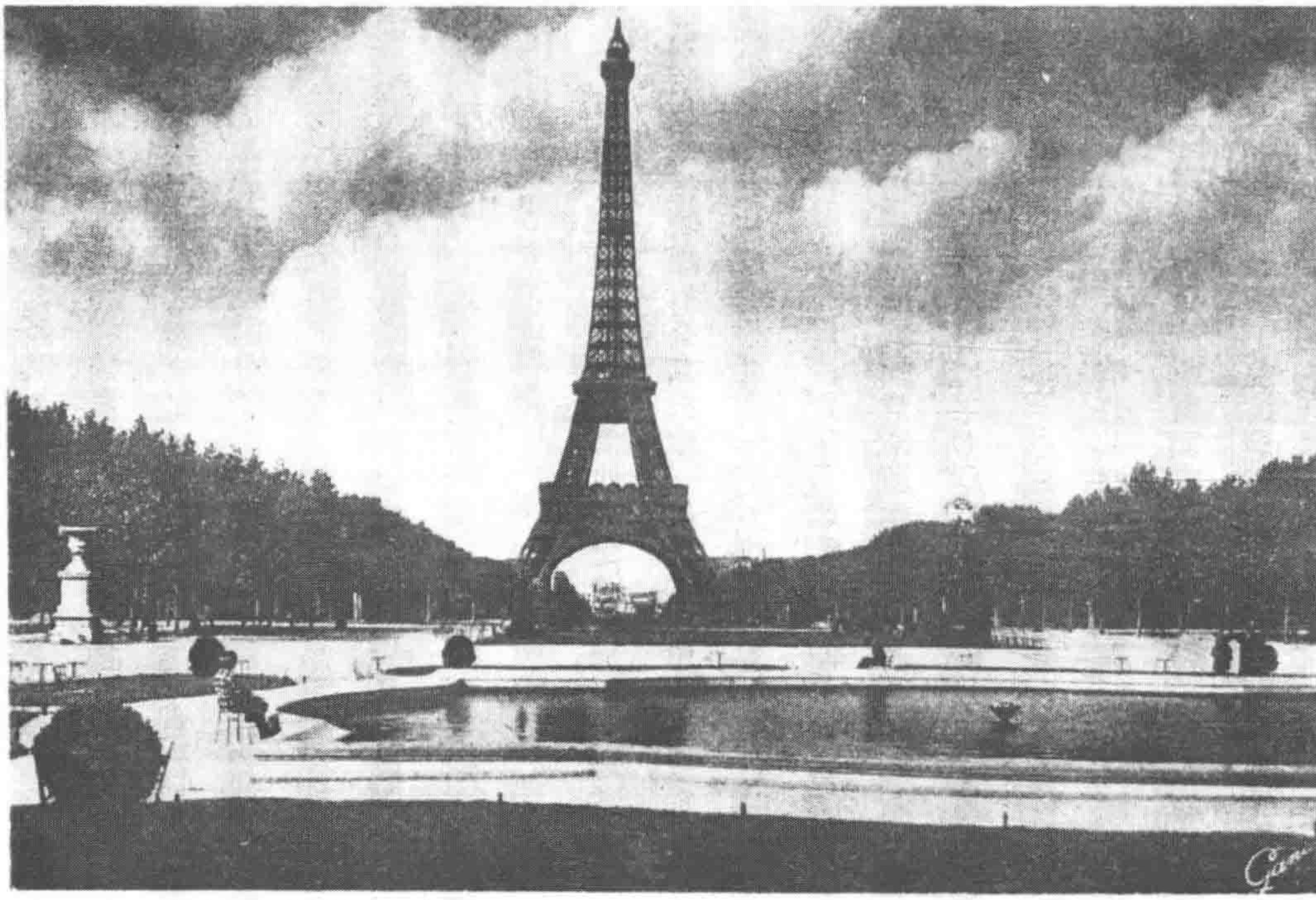


拿破崙之墓

巴黎地道車大可師法倫敦，把頭等根本廢除，一來頭等乘客寥若晨星，二來可以防弊，三來也可發揚大法蘭西特有的平等精神。

都市交通的車票票價是否應當劃一，這是屬於濟經方面，社會方面的問題，本文無詳細討論的必要，據我知道，巴黎地道車每年收支不敷很巨，但看到票價的低廉，似乎虧本是無疑問的，法國政府爲了便利人民，所以甯願拿其他的稅收來彌補這一筆虧蝕，英國政府，却要地道車的本身能獲得相當的盈餘來支付政府的政費，這便是雙方交通政策的異點，不容易肯定判斷誰是誰非的。

巴黎地道車不及倫敦的地方也很多，第一是設備方面，車輛的座位是木質的，（頭等爲皮墊）比起倫敦的絲絨座墊似乎差遠了。不但如此，而且車廂裏面的座位也比倫敦少，這並不是說法國的車輛小，實際上是座位排列的方法不經濟的緣故，（每輛規定坐位三十六，立位八十。）於是一到人擠的時候，大部分的乘客，祇有站着。車站裏面也顯出種種的不和諧，空氣是鬱悶，地面上是潮溼，人們一到了地道裏，便感得一種特異的不快，這是倫敦所沒有的。我想，這也許是通風設備的關係吧！像倫敦牛津街，僻克德雷等處的廣大地道車站，在巴黎是找不到的，燈光也比較黯淡，尤其令人不快的是車站裏的不清潔，廢紙，水菓皮隨時可以接觸到眼簾，整齊嚴肅的精神，在這裏是看不到的，法國人民的個性就很「馬



矗立雲表之愛菲爾鐵塔

虎，」這些地方很可以看出他們的國民性。

倫敦地道車的車門是自動啓閉的，在巴黎却僅僅做了一半，啓門是由乘客自理，閉門是由車守節制，自動關閉的。顯然這對於乘客的安全，沒有能完全顧到，乘客擁擠的時候，在將要到站的一刹那，性急的乘客，早已把門開啓了，車還沒有停妥，跳下去的已很多了，試問這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嗎？如果巴黎也像倫敦，所有車門的啓閉，全歸車守節制，傷人肇禍的事端，是不會發生的。最有趣的，巴黎地道車的車門上還貼着一個通告，說：「乘客在車未停妥以前，絕對不許開門。」既然要如此，那麽何不乾脆地安上一個自動啓門機呢？這些地方，無疑地，又是一些「馬虎」的表現。

有一個設備而爲倫敦所沒有的，是一個在月台入口的自動啓閉機。列車入站時，這門自動關閉，沒有到月台的人們，是無法入站的，這樣一來，可以減免臨時擁擠，列車開了，門也啓了，作用很是巧妙。當我在倫敦的時候，常看到車站月台上已經站滿了許多候車的乘客，列車進站了，許多將要入站的人，一見列車靠了月台，急急的趕到，蜂湧上去，於是原來已很擁擠的列車，形成加倍的擁擠，法國的辦法，英國是很可效法的。在巴黎的地道車站，沒有像倫敦的龐大自動扶梯，也很少用電梯，大都是步行，理由是巴黎的地道，並不過深，因此也省却了一筆開支。

談過巴黎和倫敦地道車相異之點以後，我們又發現了許多相同之點，第一是指示的週到，凡是轉角的地方，都有琺瑯質的指示牌，詳細指示路由，所以記者第一天到巴黎，剛下了聖拉柴火車站，就乘地道車到朋友們所介紹的寓所，雖然人地生疎，却絲毫感覺不到任何困難，這就是制度完善的好處，無論是誰，祇要有了一幅地道車圖，總可「按圖索驥」和倫敦十分相似。其餘如列車的密度，大概平均一二分鐘就有一次，行車效率，也不在倫敦之下，這都是很可取的。

末了，我想附帶談一談巴黎其他的交通情形，除開地道車以外，巴黎的交通工具，還有公共汽車一種，公共汽車的制度，和地道車截然不同，也和倫敦的公共汽車很多相異之點，公共汽車的票價，是按遠近計算的，每一區段代價是六十生丁，記者在巴黎也曾經試乘一次，從布郎公園到國立歌劇場，共分五個區段，代價二等是三法郎，比地道車高出三倍之多。所以凡是途程超過一區段的，自然以乘坐地道車為經濟。車座也分兩等，前部是頭等，後部是二等，但是最有趣的，巴黎人乘坐公共汽車，往往喜歡站在末端上下的地方，於是巴黎的公共汽車，也就有了一個特殊現象，車的末端因為壓力過大，漸漸的垂下去，這是在倫敦所看不到的。（倫敦的公共汽車係雙層式，巴黎却是單層。）

登愛菲爾鐵塔之最高層俯瞰巴黎



巴黎本來有電車現在已經廢棄不用了，據法國的朋友告訴我，巴黎市政當局，研究的結果，認爲電車容易破損路面而在路中停靠，足以妨礙交通，因此決定廢棄改駛公共汽車，這種果斷的精神是富於保守性的英國人不可企及的，英國到現在還有電車行駛目的不完全是在疏通都市的擁擠，無非是利用已有的事實罷了。的確，近代都市已不主張再行駛電車了，我很希望研究中國市政的人們能抱「臨頭趕上去」的精神，不要再學人家繞圈子了，電車已是時代的陳迹，但是不久以前，還有許多人主張在南京創辦電車公司，不是一件很可玩味的事麼？

小帳在法國

在中國我們常常感覺到給「小帳」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有些旅館和菜館裏正帳上已有加一了，但還得另外給「小小帳」，相習成風，牢不可破，直等到新生活運動提倡以後，方纔有「打破小帳」的趨勢，然而除了大都市稍有成績以外，其餘各地依然盛行着「小帳」和「小小帳」的制度，給者自給，受者自受，無形中成了一個定律。至於輪船上的小帳更有加到百分之百以及幾倍以上的。

在英國輪船上住了卅七天，末了我們自然還得要給小帳，不過，

雄偉壯闊之星場凱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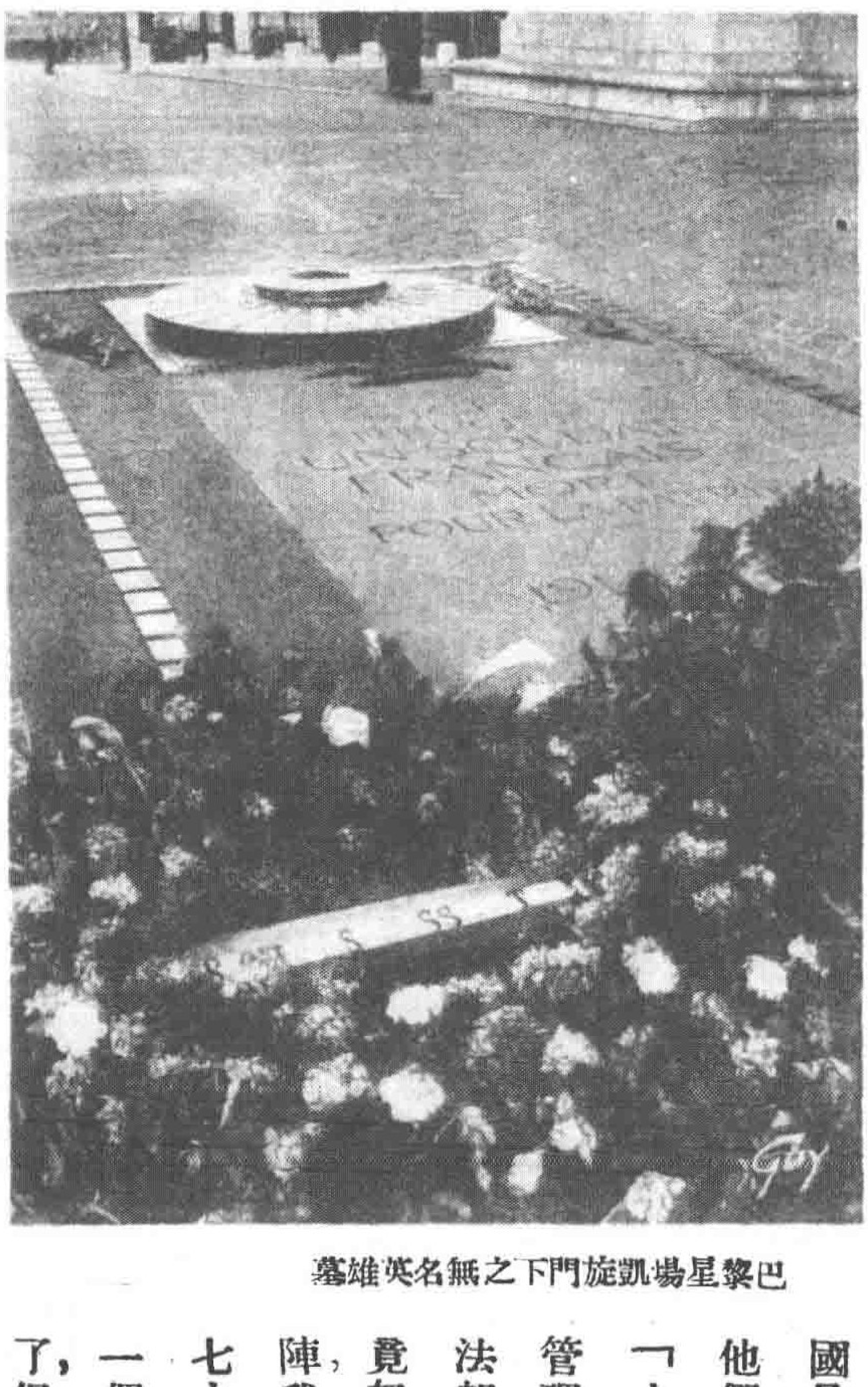
三三—五九三

這些小帳，和中國已略有不同，就是給也可以，不給也可以，多給好，少給也好，侍役們絕對不向客人索取，更不會發生計較多寡的怪劇，雖然大家都給錢，但這是自動的。我們的船票是六十鎊，可是所付給酒資的總數，不過壹鎊多，僅合到五十分之一，這也許是在中國輪船上萬萬辦不到的事。

到了英國，我隨時留心他們，覺得「小帳」已漸趨於沒落，許多飲食店都寫明概不收受小帳，夥計們遇到客人付給小費時，反感到一種驚訝，旅館裏的小帳，很多人不給的，就是給小帳，也僅限於提送行李的伕役，其數也有限之至，管理房間的也無庸賞錢，自然，你願意給他們也未始不可，但大體而言，這祇可認為一個例外罷了。

今年暑假到巴黎來住了一個月，心裏以為法國總和英國一樣，小帳是漸漸沒落了，豈知一個月的經驗告訴我，法國非但有「小帳」的風氣，而且「小帳」名目之多，比了中國還要勝過一籌，任何地方，均得要給小帳，如果不給的話，甚至聲色俱厲的強索，各種怪劇，我親自看到的，已不計其數了，現在就其中比較有些趣味的提出來談談，也可見各國風俗不同的一斑了。

有一天我和朋友們遊溫賽公園（Bois de Vincenres）出了園門，走進附近的一個公共廁所，我在臨行的當兒，心裏想法國是一個「小帳國」，使用他們的廁所，也許免不了要「小帳，」於是就付給一個管理的婦人五十生丁（半法郎，）豈知這位法國太太，竟怒目相向，嘰哩咕嚕了一陣，我纔知道規定的代價是七十五生丁，於是再加了他一個法郎，以為她可以滿足了，但是看看她依然聲勢洶洶，怒顏未改，我想也許是嫌少罷，仔細一聽，方才明瞭她的意思，原來我那朋友，他已走了，在他臨走的時候，僅按照規定給了她七十五生丁，沒有給她小費，她急得什麼似的，末了，我說由我代他付好了，於是再給了她一個法郎，她纔回嗔作喜。總計我們兩人使用公



巴黎星場凱旋門下之無名英雄墓

共廁所一次的代價正帳是一法郎五十生丁，小帳是一法郎二十五生丁，幾乎合到中國五角大洋也可謂駭人聽聞了。所奇怪的，便是小帳而出諸強索，等朋友沒有付還要向我追補聲色俱厲，好似是課稅似的，不是一件令人驚異的事麽？

又有一次，我們在公園裏乘坐渡船，由一個湖中間的小島回到岸上去，渡船的票價是二十五生丁，島和岸上的距離僅三百碼左右，三分鐘便到了，大家上岸的時候，掌篙的船伕立在船頭上，我們看見許多人交給他一些什麽，我們以爲這一剎那的渡船，船票也不過二十五生丁，何致再有什麽小帳呢，也許他是在收票吧，我們把船票交給他了，他却說，票是交給出口處的，由此我們纔明白他所收的果然是小帳，少不得依樣胡盧的給了他十個生丁。「小帳」在法國，不是無微不至麽？

餐館咖啡座的小費更盛行一時，餐館裏有一件很特別的事，就是無論你吃多吃少每人要收一法郎的附加名曰「Couvents」意思是用他們檯布的費用，除此以外，自然還要給侍者們的小帳，如果一個人到餐館去吃便飯，菜是十法郎，那麽正帳便是十一法郎，小帳至少也要一法郎半，那麽，一餐的代價，便由十法郎加到十二法郎半了。咖啡座的小費，自然更不消說。

有一種小費恐怕是任何國家所沒有的。我們看電影，買了票之後，不就完了麽？然而法國人却偏偏別出心裁，想出一個很巧妙要小帳的方法，凡是看客走進電影院，女侍者們便迎上去招待你入座，在電影放映時，便用電筒來領路，當看客入座以後，老於法國風俗的人，早就準備了小費，送進女侍者的手裏。誰會使外國遊客想到這些呢，有一次，我們就座以後，自然是沒有給，可是女侍者却立着不走，口裏祗說「Service」，在體會到她的意思之後，是不能不給了。有時，可巧身邊沒有零碎錢，那再窘也沒有了，請她找嗎？又太寒酸，不要找吧，又不値得，在吃過幾次教訓以後，也就常帶些生丁，來應付這些意外的難關了。

以上不過隨手舉幾個例子罷了，但也可看到法國小帳的厲害，「入境問俗」這些也是遊客所不可不知的。最有趣味的，便是法國的小帳，名叫「Pourboire」意思是「爲了飲酒」，這和中國人的稱小費爲酒資，不是很相像麽？法國人以善於飲酒著名，大概這些人在千方百計取得小帳之後，也就付之一醉了。

談談巴黎的幾座名建築

如果我們拿倫敦來比巴黎，那麽，可以說，倫敦彷彿是一個略具風韻的半老徐娘，巴黎正是一個嬌豔活潑的摩登少女人是如此，物也是如此，現在是如此，過去也是如此，姑且拿建築物來說吧，巴

黎有不少的有名建築，早些的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可是直到如今，這些建築依然很美觀很動人。

先談歷史最悠久的聖母教堂，這座教堂在紀元後三六五年，就奠基了。後來經過歷朝的改建，到一一六三年又由教皇耶力山大三世大事興修，一二三五年方纔完工，到現在已在七百年以上了。它全部用石料築成，分做三層，加上兩邊的高塔，也可說是四層，高達二百二十七呎，長三百九十呎，闊一百四十四呎，是一座純歌德式的建築，由正面望去，下層共有三個門，門的四週，彫着無數的佛像，除此而外，在第一層和第二層樓之間，又刻着二十八尊大佛，二層中間是一個圓窗，將石鏤成了形形式式的圖案。三層是一排很整齊的石柱，塔是長方形，中間有兩行長窗，每一塊石料，都有極工細的花紋，點綴着教堂各層的四週，另有突出的石獸多頭。裏面呢，更是莊嚴偉大了，光線很黯淡，但是底層的高度竟達一百八十二呎，比較倫敦的教堂似乎高多了。佛象旁邊，也闢爲國葬的場所，這是和英國相似的。有一處是專藏寶物的，進去可以看到拿破崙的王冠。這所教堂，緊隣着聖因河，雖然沒有英國的威士敏士教堂大，可是內容外觀，由其是外觀，彫刻之精，設計之美，眞是令人百看不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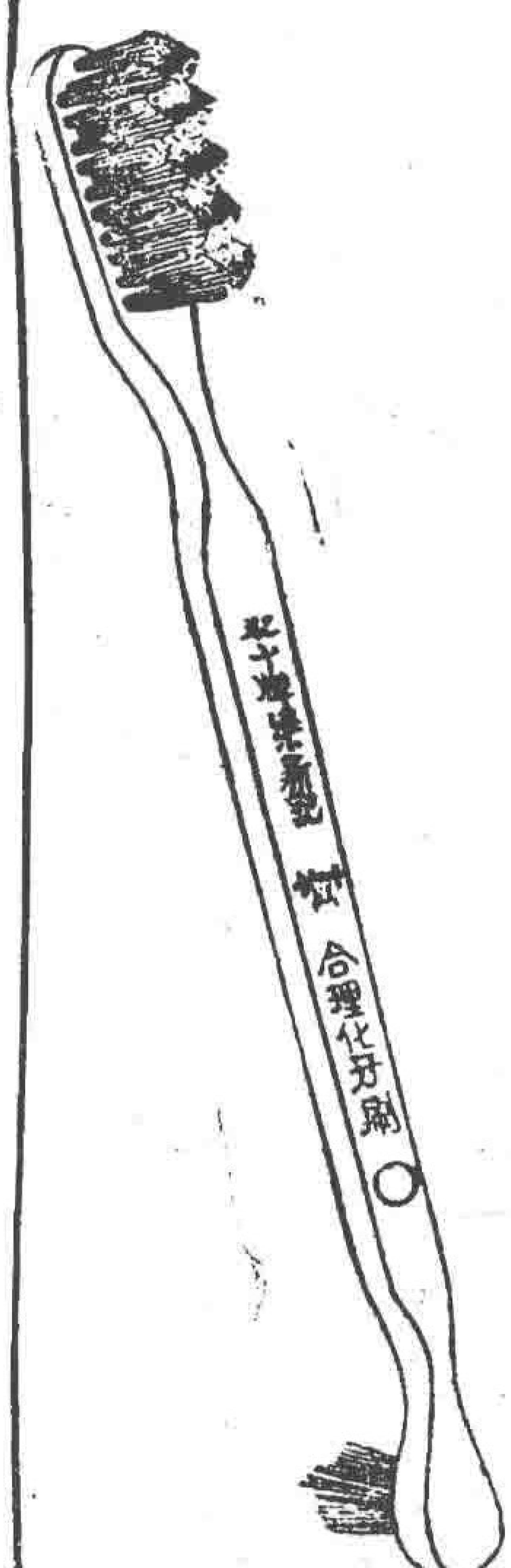
去聖母教堂不遠，就市政府，這所建築在巴黎也是很有名的。是法國文藝復興時代的產物，全部是石料築成，鏤刻的精細美觀，和聖母教堂又是一派作風，全部四層，正中有一高塔，遊客們非有特別介紹，不能進去，祇是單從外表看去，已經可以想到它的內容了。

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法國的國葬場，是一七六四年，路易十五世奠基的，原來是一個教堂，完工的時候，大革命已經發生，於是把教堂改爲國葬場，在它的簷上，刻着一行大字，大意是「獻給法國愛國的偉人」，門外是六根巨大的圓柱，進去便是一個大廳，四壁全是有關歷史的油畫，由一個邊門可以直接走上國葬場的最高層，爬了無數的石級到了圓頂的上端，我們看到這偉大的建築，令人驚嘆不止。不消說，全部是石料做成，又堅固又美觀，現在法國的建築物，有那一個能及得到它呢！地下層裏長眠了不少名人，如盧騷，嚚俄之類，都佔了小小的一角，也有一間房裏，葬着五六人的，鮮花盈案，不覺肅然引起無限敬意。

拿破崙——這叱咤風雲的一世英雄——却不葬在國葬場裏，他的墓地在殘廢軍人院(Invalid)原來也是一個教堂，現在也已經變做國葬場了，拿翁的坟墓在教堂的中間，可以由石欄上向下望去，墓的上面有大理石刻成的一塊碑，石光彩煥發，很可象徵到拿翁的爲人，墓穴四週，刻有龐大的女石象，又有許多拿翁出征奪得的許多戰旗，也放在墓旁，墓正對着教堂的圓頂，頂上金漆輝煌，

富麗極了。教堂裏面有一尊耶穌神象，高約丈餘，香煙氤氳，終年不絕。除了拿翁的坟墓以外，四週尚有若干地方，葬着法國的名將，還有許多空位，也許是留待未來的法國元勳的吧！

使我最留戀的，莫如愛非爾鐵塔了！全部用鋼架構成，下面是四個巨大的橫形門，共佔地一六〇〇〇平方米突（約合四英畝），自下而上，全高三百米突，等於九百八十四呎，共分三層，第一層離開地面一百八十六呎，第二層離間地面三百七十七呎，第三層是九百二十四呎，遊客登塔，如果登最高層，代價是十五法郎，我那天就是上了第三層，無意中在電梯裏遇到自美國來法的杜武君，他說，這種建築，在美國也沒有見到過。初上去的時候，電梯很大，可客百人左右，到了第二層，換了一個僅可客五十人了，由第二層到第三層，要分兩段，因為愈上愈小，升降機也就不能不特別審慎，以免危險。到了第一層時，大家可以下來走一走，那層面積很大，裏面有飲食店和戲園，第二層比較小些，也有咖啡館多家，到了頂層，就祇有售賣零星物品的小店了。四週是用板隔着，上面是不通風的大玻璃窗，因為那裏風勢浩大，非如此不可的，由此可以看到巴黎的全市，聖因河穿城而過，彷彿如一條狹長的布帶，花園都市在空中鳥瞰下去，尤其可愛。

雙十牌
雙十牌
合理化
牙刷


此刷上下兩端均有植毛。上端係擦牙外面。下端內則擦牙內裏。內裏擦牙時若用直擦法。則內外牙縫完全潔白。
總行
上海廣東路

永安銀行有限公司
專營
儲蓄 滙兌 按揭 信託
及銀行一切業務。
設備
鋼製藏寶箱，租價相宜，保管嚴密，取藏便利。
總行香港德輔道中廿六號
電話 三壹壹二壹 三壹壹二貳
九龍枝行彌敦道三六一號
電話 五九三七一

歐美采風記（四）

沁明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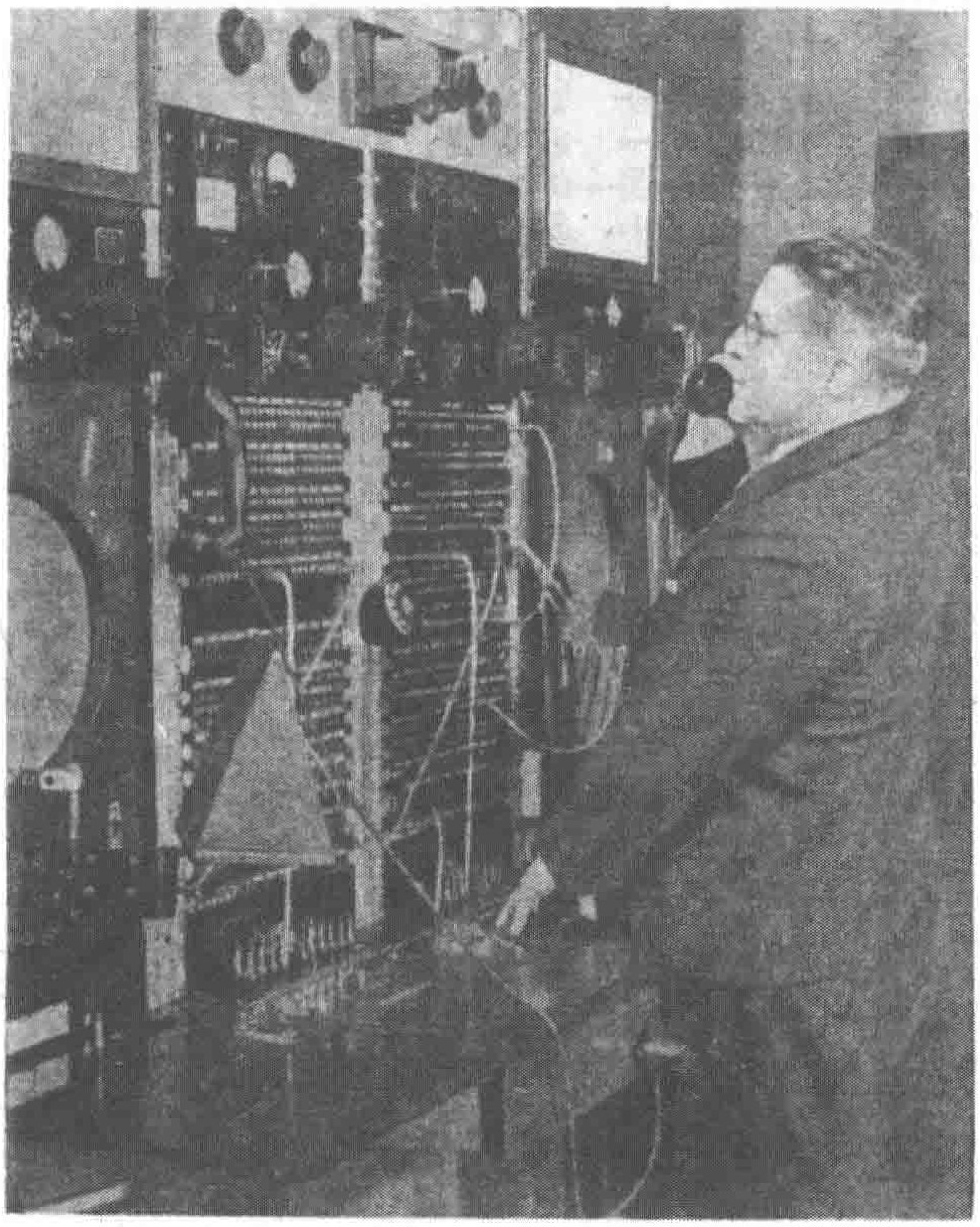
——海外求學旅行日錄——

•羅基番勒中心區的巡禮•

從中國銀行出來，我們便坐地下車到無線電城(Radio City)去參觀，無線電城在紐約的熱鬧市區，是一羣各種式樣的高房子所組成的，總計不下數十幢，都是幾十層樓的大廈，合在一堆，無異的是一個小小城市，最高的一幢有七十層高，這當中的第九層，是美國國民播音公司(NBC)的無線電臺，因於此所以纔得到這無線電城的名稱。我們走進那最高一幢的正門，這裏便是城的中心一幢房子，進門後看見走道的地方，壁上四周都是畫的大幅油畫，乃是建造房屋的時候，預先聘請世界各國著名的畫家聯合精心結構的，總題目名為『人類的進化。』宗匠之中，有英國畫家，有西班牙畫家，也有美國畫家，各人的作品都是從同一個題目上做功夫，可是各人的心思章法，情調和一切的一切，迥然不同，可見得名家的藝術之所以為高，第一貴乎他們各自所表現出來的不同。譬如這一系統的各幅畫當中，有的是表示人類征服了禽獸而後從事於耕耘；有的是形容人駕御同類操作的神情；有的是追述人類克制病魔和疫癘進步的演進史；有的是描摹機械代替勞力的故事；末了還有的是顯露出戰爭的殘酷行為；這幅畫所畫的是許多無知無識的孩提，在炮火之中號淘大哭，那種情景，十分淒慘；這種圖畫很能叫人驚醒，捫心自問，人類進步固然是事實，不過物質文明發達到極點之後，到底有什麼好處？發明了戰爭的利器之後，結果豈不是還有自遭毀滅的危險呢？

跟着我們就到問訊處去打聽，知道有專備的嚮導，可以領我們到各處去參觀。當即買了兩張門票，等候了一會，俟人到齊，由一位嚮導員引導我們至各處去參觀。房子的最下一層有商店，飯館，茶室等等，樓上有各種大規模的公司和飯店舞廳之類，第九層完全歸國民無線電公司佔用，參觀須另外購票。這家世界上規模最偉大的播音公司，裏面設計的週密，機件的精美，真是無以復加，並且在正常機件之外，還備有設備代替的機件，萬一正機壞了，可以立刻裝上候補的副機，絕不能讓牠耽誤聽衆一分鐘的時間。這家電台所播出去的音，全美洲都可收得到，裏面各種播音房間大小共有數十室之多，都用厚玻璃隔出一大塊，任人在玻璃外面觀看，因為建築的材料，一律都用不傳聲的，所以內外隔絕，並不有一點聲

音。最後到一間房間，門上標明是『聲音製造所，』由嚮導員表演各種傳聲的小玩意。譬如用一隻橡皮製的半圓形球，拍在人的身體上，由無線電機中放出的聲音便活像萬馬奔馳馬蹄得得追騎趕至的聲音；再拿兩把小刷子互相摩擦，一經無線電機的管制，就



變成了許多脚步聲，恍如獄中犯人上操蹀躞前進時的聲息；又如一種折紙的聲音簡直就像一位主婦下廚親任烹飪時（在教授烹飪學的節目中爲最相宜。）將一隻鷄蛋打破在碗邊然後剝開傾入鍋中之聲。凡是聽衆聽到以爲必定是眞的聲音，播音時總是用比較輕而易舉簡而易行的替代物來做造因爲無線電的科學能夠利用聲學中特殊的原理使聲音的變化隨心所欲，所以有這『聲音製造所』(Sound Theater)的名稱倒是與事實相符合的。美國無線電的娛樂節目，多是商家做廣告或爲推銷商品佈送的，因此一分鐘都不能躭誤，眞是一刻千金呀！收音聽的人也非常之多，國民之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一兩架收音機，因爲收音機賣得非常便宜，並且還可以分期付款。無線電既成了交通的重要工具之一，所以播音公司也便成爲社會上的一個極重要的機關，凡是有一技之長的，祗要是合乎播音節目的需要，祗要是新鮮頑意兒倒不必一定要如何古雅高尚，一經聽衆歡迎，技員立刻身價十倍，很有許多藝術人材是如此一鳴驚人而後成名的。

『在播音公司管事的技術人員，工作異常緊張，他們必須十二分的留心，若是一部份機械起了波折，立刻就要接換替補，因爲播音的節目是不可以暫停片刻的！』

『播音的藝術，在美國每年所需付的各種費用共計壹萬四千萬元美金，單就聘用播音藝員一項費用來說，每年就須四千五百萬元，至於無線電收音機及材料，每年營業的總數，竟達五萬三千十百萬元美金。』

節目種類的繁多，材料內容的豐富，沒有別國的播音臺可以望其項背，就是大英帝國播音公司自命是管理週善的也不時讚譽



『商人廣告中的字句總是充滿了玫瑰色的語氣，可是有時與事實上的情形，適得其反，譬如圖中所見的是美國失業的人民，排隊領受政府食物救濟的神情這幀攝影的背景適爲汽車製造商的廣告，上面畫着一個普通的家庭，大大小小帶着狗，坐汽車出去遊散，標語說這是全世界美國人的生活狀況，也就是最高生活程度的象徵，再看下面一行可憐的失業者，我們不禁要感覺到物質文明的矛盾。』

美國播音節目的優良，但是我以爲仍可惜多一半的節目是廣告所以牠的性質特別注重在通俗，有時嫌牠有些不登大雅。譬如賣汽車的商家定要說，如果不坐他們製造的汽車，便是自己不會享福；賣牙膏牙刷的商人，偏要說如果用他們的出品，就怎樣的可以得到良好效果，說得天花亂墜，竟無異的把用物品的顧客們說成一個天仙化人一般；從早到晚，這種做廣告的聲音，便不斷的在人家裏嘈吆不休，不是勸你買這樣，便是勸你買那樣，實在有些討厭，要待關了不去聽牠，末他們所佈送的節目又是那般的叫，捨不得不聽。因爲商業競爭十分劇烈，各家都想拿最能吸引人注意的遊藝來號召；近來他們也稍稍注意到報告講詞的修飾，務求其不使聽衆聽了生出不良的反響！

看完了播音公司，便到最高一層上去，那裏有望遠鏡可以極目千里，紐約城從

這高處下矚，就像一具幼童積木遊戲搭成的模型，一塊一塊的方格，劃分得十分清楚，街上的車輛，但有小孩玩具的小車子一般大小，行人祇比馬蟻稍大一點。據說全紐約城另外有一所大廈，比這所的高度更高一些。與這洛基菲勒中心區(Rockefeller Center）可以並駕齊驅的祇有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而已！

乘電梯下來時，覺得升降機的速度很高，沒有幾分鐘，便從七十幾層的高處降落到平地上來，接着又到另一所房子去參觀。

這所大廈名爲英國大樓，裏面的裝飾完全爲英國式，裏面的租用家戶有英國輪船公司 (Cunard Steamship Co.)，和英國的大商店佔據了牠重要的辦公地位的面積。此外還有飯店，專賣英國菜點，佈置和裝修十足的英國味兒，爭奇鬭勝，極盡心思巧妙的能事。再走進法國大樓，却是法國的風味；他如德國和比利時大樓，也都各有各的特色，不能一一加以形容。連日本也有一個花園。總之，每一大樓內莊嚴華麗，門口的點綴有噴水泉，有花床，有石膏像或銅的雕刻，這類裝飾品，在在會使人感覺到似乎金錢祇是最不值得放在心上的一件事，唯獨舒適華麗，才是我們做人一生的不二目的，這也可以見得美國物質繁榮發達的盛況之一斑了！

看完這一帶之後，參觀便算完畢，我們接着又去看科學館，見裏面有許多小孩都在那裏研究最簡單的初步物理或機械的儀器，室內的四週陳設的是一隻一隻玻璃櫃，裏面裝着的是簡單的儀器，或者是稚型的小飛機等等；試驗的學生，祇須撥動機關，裏面的儀器或試驗工具便會自己動起來，如此則幼童們便自然而然的很容易能夠明白各種物理或化學的原理，這是無上的教授方法。

看完這一部份，又回到最高一幢房子的最下一層，那裏有一家茶室，我們在那裏喝茶並休息一會；出來看看附近店鋪窗內所擺陳的貨物，多半是些奢侈品，於我們沒有多大的用處，也沒有買什麼，就坐高架車回到旅館，當天下午搬進萬國宿舍去居住。

晚上到中國城的一家李氏飯館去吃飯，紐約的中國城，比波城的中國城範圍要大得多，店鋪和飯館的內容也要講究些，佈置也比較堂皇些，但是大概的光景仍是差不多，好像菜餚要做得些微可口點！今晚有黑人拳術家裘魯意思 (Joe Louis) 與德人喜美林 (Max Schmelling) 在麥迪生方花園(Madison Square Garden) 賽拳，不論誰勝，就得到全世界的體量最重拳擊比賽的錦標，這種盛會，可說是千載一時，難以再逢的機會。修很想去看，他昨天經過幾家售票商進去問，想買票已買不着好票，僅有十幾元一張的，還是離開賽圈很遠，最貴的票也有五十元一張的。除開修以外，我們大家全對於這事不十分感覺興趣，至於我個人呢，又是最

怕看人打得頭破血流，眼青鼻紫的，叫人難受，其餘諸人也對於打拳沒有多大的想看，倒是都很想到可耐島（Coney Island）遊戲場去頑頑，於是修也祇得從衆，放棄獨樂的念頭。赴可耐島的途中在車中，即聽到無線電內報告拳擊比賽當場的光景和比賽進行的情形，在未賽以前，多半的人都以爲裘魯意思必勝無疑，因爲這黑人的擊法來得兇猛，素有「櫻色炸彈」的別名，想不到這次竟然敗北，雖然沒有給喜美林打倒，却也被擊的頭暈眼花，站立不穩。評判員在第九回合裏宣佈他是被喜美林「事實上的擊倒」(Technical Knockout)，以他一身蠻力，居然也會給人打得落花流水，想來不免由於有勇無謀，操之過急了一些吧！

到可耐島時已很晚，這個地方和我們北平的天橋情形相倣，不過這裏規模宏備，設計非常聰明，但同樣的是下等人玩的地方。電燈點得雪亮，一家一家的遊藝場門口都張掛着五顏綠色，引人入勝的佈景和廣告；有些是看了叫人吃驚的巨形怪獸，或離奇的事跡，做成燈綵，一動一閃，眞正觸目驚心！有些遊戲攤頭在棚帳的入口處搭一座小小站臺，臺上立着幾乎全身裸露，妖形怪狀的女人，一邊跳舞，一邊唱歌，旁邊站着一位招徠生意的老闆大聲疾呼的說：『這外面所見的，不過是幕中精彩節目的極小一部份，倘若你要想看個明白仔細的話，請到裏面去窺全豹，票價祇不過一毛（或五分）錢呀！』簡直和我們上海石路上的估衣莊門口叫喊的伙計們所表演的有聲廣告，有異曲同功之美。但見街中的男男女女，或者大聲談笑，或者手裏拿着鷄蛋捲裝的冰淇淋，其中黑色人種似乎要佔一小部份，其餘便是一班典型的遊戲場主顧們——兵呀，水手呀，流氓呀，小伙計們等等；在這種人品不齊，嬉遊與緻極高的場合下，就會有人看見我們，大叫「查禮」（Charlie）（好在我們抱定宗旨來作樂的，也並沒以爲這是放肆或侮辱；當時我們爲見世面起見，就挑選一家較大點的游戲場進去，據賣票的人說：裏面每一項玩意兒要取費五分錢，但是如果買一張總票，却祇要五毛錢，我們一想，自然是買五毛一張總票較爲合算，便各人買了一張。除開我之外，他們男子們便立刻開始試驗起來，這裏有各種各樣的玩意兒：一忽兒騎木馬兜圈子，一忽兒坐蹓躂椅，或是坐互撞的電車，是或走兩面轉的圓桶，也有震搖的地板，也有滑溜的蹺板，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一言以蔽之曰：凡瘋狂式的遊戲，無不都躬親嘗試過了。（見表）

"A List of Names of the Games at the Luna Park (Coney Island)

1	Steeplechase	8	Loop de Loop
2	Battleship Roll	9	Speeding
3	Whip	10	Thunderbolt
4	Human Pool	11	Cyclone

5 Love Barrel　　12 Butterfly Wheel
6 Flying Turns　　13 Merry-go-round
7 Loop-O'Plane　　14 Honeymoon Tunnel, etc."

還有我們大家一同坐在一個像鳥籠似的動體裏面機器開動，那籠便走了一週；又有一種遊戲名叫「旋風」(Cyclone) 的是坐在一列四五節的小火車裏面沿着高架上的鐵軌如同海嘯颶風，吹一葉扁舟，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很有幾個女人坐在車中受了激蕩，嚇得魂不附體，大聲叫喊的又一處有一根鋼柱上吊着兩艘如同飛機身體似的小艇，每艇可以容坐四人，李，徐，費，三位十分勇敢的都坐上去由管事的將皮帶綁紮住腰身機關一開，那兩艘小艇便像剪刀一般向兩方面分開轉動，比普通鞦千的速度要高些，先是轉的角度很小，到後來越搖越高直到兩艇交叉轉向為止，及到艇身完全翻過來時，還在半空的頂上停留好一會兒功夫我們在旁邊觀看的就知道坐在艇中必是驚心動魄的等到他們三位下來，面孔急得發青，罰誓下次再也不坐那害人的頑意兒因為不但是刺激神經過甚並且胃中也很不舒服的。我想有心臟病的人，千萬不可以輕易嘗試因為也許就會一蹶，不再蘇醒。如此玩了幾樣，只聽得吹叫笛原來他們預備打樣。這家定章每晚十一時半就要關門的，我們算計總共三十五樣頑意兒我們只玩了七八樣，一半說是上了賣票人的當一半也怪我們自己太遲鈍沒有樣樣頑到就出來。在街上走走看看，也和先前沒多大分別，然後就坐車寄宿舍睡了。

•紐約的文化事業也很發達的•

六月十七日　今天天氣很好，我們在赫特生河畔格蘭總統坟墓的左近一家飯店內吃飯，桌子都擺設在沿河邊的小花園內，桌椅上面張着一把藍色遮陽大傘面對着河中滾滾的流水，非常幽雋有味。離此沒有好遠就是我們住的寄宿舍再過去一點是一所屬於「嘎特式」建築的大禮拜堂，尖頂高聳入雲，聽說也是羅基氏捐造的，總共花掉四五百萬元美金故而內容也非常整齊嚴肅堂皇美觀；我們坐在花草叢中慢慢的吃飯，倒也很怡然自得，我獨自在想我昨晚睡得很熟，要歸功於萬國學生寄宿舍，那裏很舒服，房間雖不很大裏面的陳設也有一張床，一隻書桌，一張書架，一架衣櫥，都是必需之物一切衛生設備，也很新式這也可以說是代表美國物質文明發達的一個最顯著的例證啊！

下午去看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Fine Arts)，自然歷史博物館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及觀象臺(Planetarium)。 紐約城的藝術博物館，與波城的不相伯仲，不過紐約一館的房屋比較高大些，收藏也比較豐富些，我們參觀觀象

臺這是破題兒第一遭。所謂觀象台者，是一所寬大的房屋，專爲研究天文星象使普通並未十分精研天文學的人，可以仰觀宇宙，將天地間的日月星辰一覽無遺。平時任人參觀，並不取費，今天適值請有專人演講，故每人收入座費兩角五分，當時，洽好演講正待開始，我同修也購票隨着衆人魚貫入內到一間完全正圓形的房間內坐下，這房門的頂便是這整個兒大全球的一半。房間的正中，放着一架龐大的機器，看將上去很像好萊塢電影公司的攝影機，又像戰事中用的最新式高射炮，總之，牠的內容必是很複雜的。一會兒準時間到了一位女士登台，用極淸晰的口齒，講解一些宇宙間最奧妙神祕的事實：譬如地球和八大恆星來回互相交錯的動作；先是全室逐漸慢慢的轉變成黑暗無光，四週的牆壁和頭頂上的天花板代表了紐約城的上空，還畫上一些黑色剪影的風景，不啻是一幕『仲夏夜的夢』劇中的佈景，眼見得日落西山，漸漸失去了硬的線條，朦朧之間，眞假莫辨，斯情斯景，據說是代表一個夏天的晚上。這時『天』上一顆一顆亮晶晶的星從黑的頂上接二連三的探出腦袋來直到滿天星斗爲止；我們坐在這室中便恍惚是身在蟲聲唧唧，一片荒蕪的曠野地方，仰臥草地上，對着這一望無涯的蒼天發楞。此時，我從然覺悟人的渺小和天地之偉大！演講員喚醒了我她說：『喏！那邊遠遠的地方不就是紐約城的輪廓麼？』

『百老匯又稱「快樂的燦爛道」(The Gay White-way)意思是形容這條路上電燈的多，和晚間光彩的眩亮，因爲從朝至夕，這條路上的行人最擁擠，所以大生意都來此設廣告牌，圖中所見的是最熱鬧的一段，電影院囂集，這塊廣告牌是世界最大的，共用霓虹燈管計一千〇八十四尺，電線長約七十英哩，所需用的電力足供應一個人口兩萬的小城市。』



演講員這樣的發問，打斷了我的悠思。耳邊祇聽見留聲機奏着幽揚的音樂。

這一幅美妙的圖畫，完全是由那一架放射機裏映照出來的。她講解太陽系循環的動作，和目前這個季節在我們天空中所可能看得到的幾顆主要星辰，她講得很清楚，源源本本的，非常委婉動聽，我們便也忘了自己的身體依然是在最熱鬧的一個城市裏，當時的憧憬，雖像是在大自然的懷抱裏，然而一踏出門，全盤都消散了。

晚上修同我在蓮洞天吃中國飯，這家館子是開設在熱鬧區內，大半的吃客是洋人，菜餚自然是以雜碎爲主要的一宗。飯後我們步行到距離不遠的勃赫司戲院去看海侖赫司（Helen Hayes）主演的維多利亞女皇 "Victoria Regina"，（見圖）這一帶是戲院的集合地，橫路便是名聞天下的百老匯路，是世界最著名的舞臺戲劇歌舞雜要各界藝員的造詣目的地。我們昨日已在一家戲票代售所（Ticket Agency）把票預先買好，所以今晚算準快要啓幕的時刻到場，正好開演。海侖赫司的藝術之高超，已經到了無可指摘的境界，她表演這位英名震天下的女皇，從十八歲登基起，直到她七十八歲爲止，其中經過共計五十年的歷史，這個過程中的變遷，沒有一段不稱身份，演來恰到好處。她的聲音，面貌，和態度，以及服飾，表情，種種無不隨年紀的轉變而不同，簡直好比在兩小時之內，使觀衆不知不覺的和她一同度過維多利亞一生的歷史，並且也很入情入理的自然，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覺得那扮『駙馬爺』的男主角配搭得非常之好，他的口音是摹倣德國人講英文，他們兩個主角的面部化粧也



『維多利亞女皇本事這齣戲，在英國因爲觸犯皇室的尊嚴，所以掌壓大臣就禁止不准在國內排演，但是英國人很想看這戲，所以後來紐約舞台上公演，許多英國人都特地從英國到紐約去看，同時美國民衆的心理被英國的遊歷旅客所激起，看的人也恪外踴躍，於是這戲就連續未斷的演了三年半。』



『夜總會和普通跳舞場不同的地方：是夜總會的舞女完全出於僱用性質，她們表演舞藝餘下的功夫，如果顧客之中有願意約她們來陪酒，給予脂粉之資的，是她們的副業；跳舞場的舞女則全爲伴舞，與舞場對分舞票所入的，因此女眷也有去夜總會散心的，却很少去跳舞場。』

特別勻淨，十分傳神。我們雖然坐在第三排，也看不出一點勉強或裝造的氣色來。在國外看戲，戲碼單是要出錢買的，與國內不同；在英法等國，音樂會的節目單，和戲碼單也都是要買的；戲院內領帶到座位上去的按目也都得給小費，位子愈好，當然所給的酒資就得愈多。我們看完戲後卽坐『的士』汽車回到寄宿舍來。我上女生部的電梯修由那一邊的電梯自去宿舍。每間房間裏，製有一隻像電鈴似的東西，每逢這東西少少發響時，便是通知室內的房客叫她（或他）去接電話，因爲電話是裝在過道的地方，這樣可以免得每一間房間內須得裝置一架電話機，並且也省得派人到每間房間去通知，省費而切合實用，的確是學生寄宿中無上的辦法！

六月十八日　晚上到『天堂』(Paradise)夜總會去吃晚飯，常餐每客美金二元半；這地方吃飯的目的還在其次，多半的人可以說是去看他家表演的最負盛譽的『大腿舞』舞



『察看公路地圖時，應當注意從某一地點到達另一地點間，最短的路線，須要經過何等地方，有時經過河道，固然可以縮短路程，也許過橋時的費用，或是擺渡的船資，相當的昂貴，遇着這類情形時，也許抄近不如繞路，雖然稍爲遠些，途中的景緻或者格外悅目，所得仍是可以償所失』。

蹈班；我們一邊吃着那不大可口的大菜喝些洋酒，一邊目不轉睛的釘住那一隊一隊的妙齡女子娑娑作舞舞女們個個都是年青貌美活潑娉婷，身上祗穿一點點衣服，或者甚至於祗遮蓋乳部及下體幾乎全裸，其實這躲藏的形態，比春色全露，要富於誘惑性多了！她們的身體，祗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就是『肉』字，不過她們的確是很富於人體曲線美的模特兒，也便是一般男子們，在每天工作之餘，疲乏極了，枯寂的生活中，必須找的精神上的安慰，也就是他們晚間去尋娛樂的對象，因爲這些舞女所表現的是生命的火，是快樂的泉源；她們休息的時候，就有幾個在舞衣上面罩一件長衫，坐在熟識客人的桌上陪他們說笑，喝酒，吸烟，這就是她們除舞蹈之外，所能得到的額外收入；不認識的客人，祗須和舞場的執事說明要那一個舞女，也可以點出叫來『坐抬子』；我並不稀奇一班男子們張口瞪目的在此留連，却希奇隔壁一桌五六個女性在那邊大聲叫好，拍手嘻笑，看她們的服裝並不很入時，面貌也都不過中人之姿，眞不明白她們爲什麼會如此的狂歡竟夕！

這家夜總會，每晚的舞蹈表演分前後兩場，後場在午

三三一—六〇八

夜十二時起演，前場的客人在九時左右到場，如果坐到十二時還不起身言去就須另出第二場的費用所以我們等第一次終場便出來；這兩場的節目都是相同的，當中也有魔術唱歌等項，不過這都是挨時間的穿插而已，最重頭而又最精彩的還要算是各種舞藝的表演，從前薩麗蘭特(Sally Rand)的羽扇舞，便是在此地表演過的一種。

六月十九日　在中國城的李氏飯館吃了早點，便動身向南方出發，我們的車這次過赫特生河，不走先前經過的那條橋而是由河底的地道穿過，這個地道名叫（Holland Tunnel）要付買路錢五毛，地道內的壁是用一色白甆磚砌成，裏面裝有電燈，空氣流動得很快，是用新式機器打動的，地道也很寬敞，可以並排行駛汽車兩三輛，這地道也很長，大約需要五分鐘之久纔穿出，這一端便是紐傑西城的地界，是一個工業的重鎮，所以



『籐製的推車，造得非常精巧，也很輕便，坐位的頂和三面的窗，可以禦風雨，凡是年紀衰老的人，每晨從旅館出發，坐上推車，沿海邊上下兩路，足可以在新鮮空氣中逗留約一小時半之久，這樣來休養身心，實在是再衛生沒有了，

踏進紐傑西城(New Jersey)的邊境，即見工廠林立，烏烟瘴氣的，天空中籠罩着一層厚厚的迷霧，毫無景緻可言，途中經過一頂很高大的鐵橋，名爲『普拉斯基(Pulaski)大橋』這橋據說是紀念南北戰爭時候一位勳功偉業的大將是Pulaski公路(Skyway)上的唯一大橋，後來經過德辣威河（Delaware River）時，我們擺渡的方法，又不同，不在橋上過河，乃是將汽車開上渡輪，連人帶車一齊裝載過去；這樣走了許久，到下午四時左右便到了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找定一家較大點的旅館住下；大西洋城是個海濱避暑的勝地，早先算是最時髦的夏季浴場，現在不幸被許多別的海灘先後開發，此地已淪爲二三流的熱鬧遊戲場所，目下到這地方去玩的一班人似乎並不爲找清靜涼快去的，乃是爲尋覓熱鬧而去的；我們所住的旅館很近海邊，把行李略爲整理一下，換套衣

服洗盥完畢，便出外去走走沿海的一帶，用整齊的木板搭成一條寬闊高架的木板路，取名爲之『板道』(Board Walk)那是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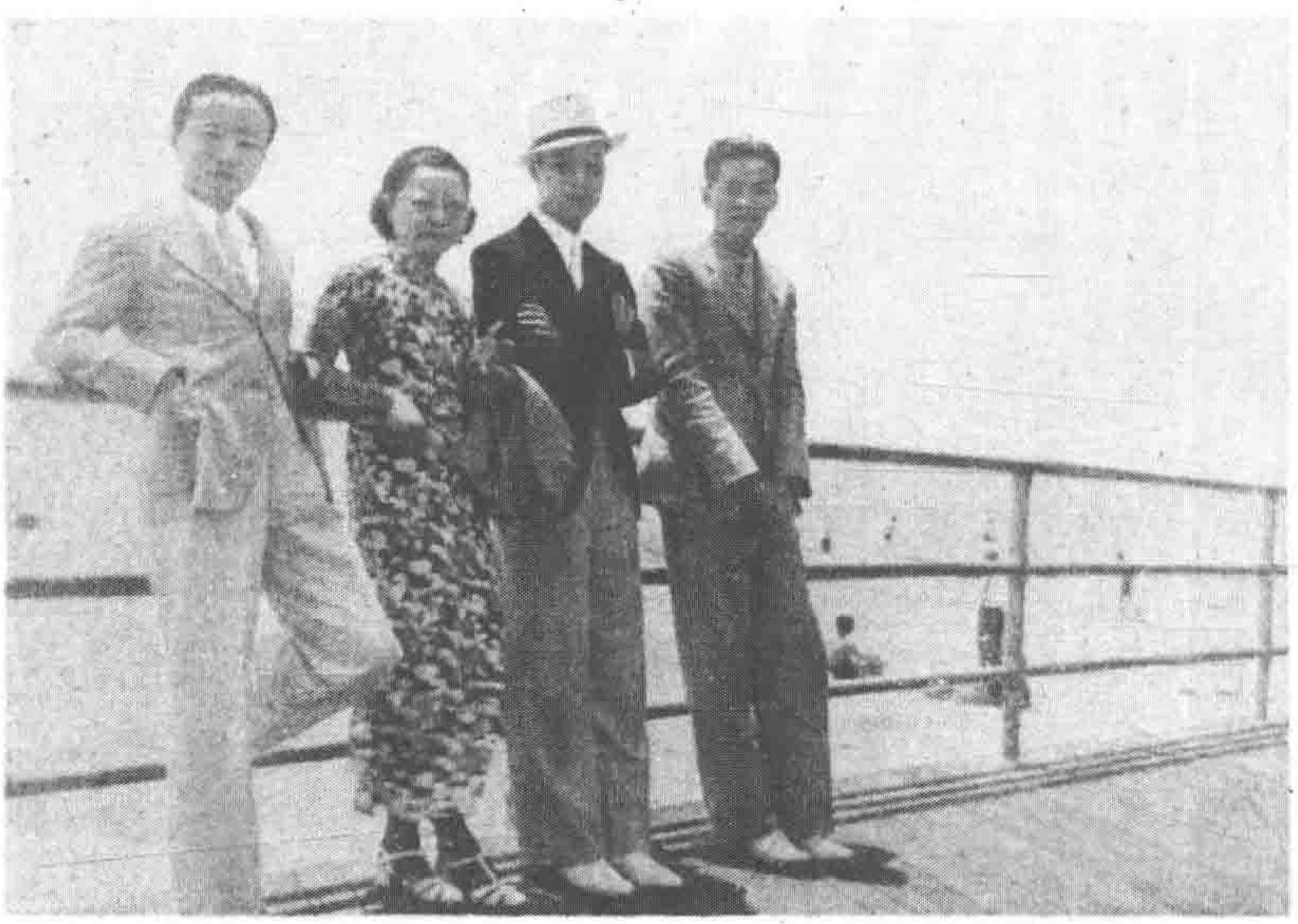


『大西洋城，別名又叫『聚會之城』記得前幾年有一部美國影片在上海公映，名稱就是"Convention City"；這片中的情節，是講幾位大商人攜帶他們的妻子，到大西洋城去聚會時，所發生的種種喜劇，大西洋城的市政當局對於招徠全國各地方公私團體前往聚會的舉動，是異常努力的。』

大家遊息散步之所；這條板道的靠海一邊就是沙灘，從這裏望外海中走便是游水的地方；靠裏面這一邊是一排大大小小的房子，有的是大公司的樣子間，有的是大商店，夾着一些飯館，旅館，茶室，小食堂，拍賣行種種；這條道上來來往往的人很多，還有一種用手推的籐製三輪車，可以容兩人乘坐，輪子是用橡皮胎做的，所以車身很輕，祇需一個人就可以推動，每小時七毛五分錢；我們走了約有一小時的光景，差不多把沿海的市面全都走遍看完了，其中最顯著的，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叫做大會堂，是本城當局爲便利各地方人仕來此舉行集會而建造的，適逢扶輪社（Rotary Club）今年選定在此地舉行全世界社友代表的年會（Rotary International）所以滿城都貼掛有歡迎扶輪社社員的張貼和旗幟，在處皆見，至於大禮堂的前面更是懸燈結彩，幔帶飄揚，另有一番熱鬧的氣象，當時我國代表王正廷氏也來此參加扶輪社的大會。

晚上我們便在一家海味菜館內吃了夜飯，此地的魚蝦甲介之類，當然比在紐約或波城便宜，亦且新鮮些，因爲海貨是本地的特產，吃完飯後便去遊玩『鋼碼頭』(Steel Pier) 這是用鋼造成的一個既長且寬的碼頭，深入海心，這上面有宏偉的建築，包容各種的遊藝：新奇的頑意、羅列，入時的戲劇雜陳，此外，還有一家一家的小遊戲攤頭，譬如：打靶子，射氣鎗，擲圈套各種賭博遊戲，看西洋鏡，扳『角子老虎』以及『琵諾』(Beano) 等等五花八門攤子

之多，也不計其數，這一類的賭博如果得中了，也不過得着一件兩件不値幾文的小獎品，而且這些店家所備作爲獎品的貨色，大部份是由遠東去的，我國芳鄰的出品就佔了百分之九十，因爲這些東西的價錢十分便宜，所以祗能擺看而不能供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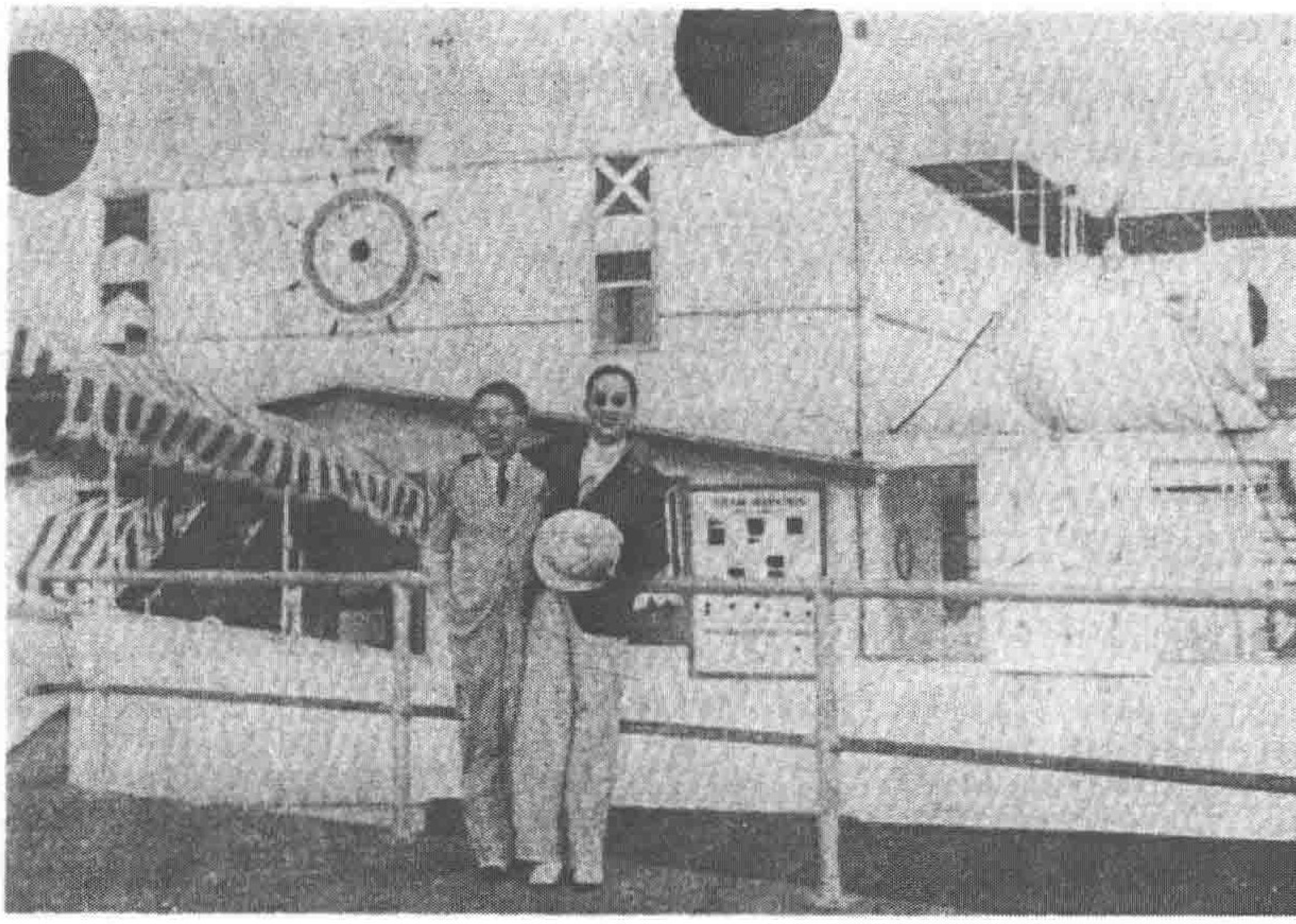
「記者和李費兩君及修在板道上合攝之影；背景是海濱的沙灘，許多人在洗海水浴。

在碼頭頂頭的一端，是一個大規模的遊戲場，裏面有跳舞場，電影院，菜館，展覽會場等等，我們挑了一間所謂『鬼房子』的（"The Ghost House"）買了票進去看看，原來裏面裝扮着各色各樣的骷髏鬼魅，塗抹些綠色白色，再用死灰色一明一暗的燈光照着，一陣陰風呼呼的吹來，夾雜一些鬼哭神號的聲音，還有一些小機關，一煽一動，攪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種把人心臟病也會嚇出來的把戲，居然也算是一種娛樂，倒有些像頑皮小孩子惡作劇鬧出來的勾當；看完出來，毛孔林林，一身冷汗，其餘的部份，因爲還未佈置停當，開放的時候尚未到，我們只得去看一會兒電影，據說以後還有一個馬戲班將要來加入表演呢。

在一家小遊戲攤的附近，看見一位黃臉的同胞在看西洋鏡，他好像是一個洗衣店的伙計，我們在這地方祗看見這一位同胞；我們於是也到陳設西洋鏡的一室內去，見有二架機器，可以算命，塞一分錢進去，就有一張紙片落出來，寫明來求者的命運，我們各人化了一分錢，因爲男女兩造分爲兩架機器，我得到一張相片，上面印着一個鬭鷄眼睛的男子，左擁右抱的約有十幾個小孩，都是此人的兒女，若說這就是我的命運，也未免和我開頑笑太甚了！

回旅館時經過沙灘，有一些江湖畫家，替板道上的行人畫臉相，隨便人給幾個錢作爲買畫的報酬，不消幾分鐘，已經替修和費君

倆各人畫了一幅半身像，並題字於照片之上，我拿過來一看，見費君畫像上面的眉是『心之王』(King of Hearts)由這一點也可以見得費君的風流倜儻瀟洒出衆了。



『海洋城幾乎是大西洋城的延長部份，因爲大西洋城的號召力極盛，而牠的設備及容量種種，不能再加擴充，因此就有一班人注意到海洋城開闢做海濱游戲場的可能性，海洋城的海灘確實比大西洋城的海灘還有雋味些，可惜牠發展在後，一切祇能期望着步大西洋城的後塵而不能希望和牠並駕齊驅。』

六月二十日　今晨買一本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見我投登的『放紙鳶』一文，已蒙編輯採錄，雖登載在後部，仍叫我非常高興！

上午在街中散步，此時徐費二君已去海濱游水，我們看見那些叫賣行裏面很擁擠，心想這一類的生意，最合宜於避暑的處所：一則，大半的顧客要是發覺他們受了騙的話，也不過一笑置之而已，開店的人也不愁沒有下回賣買；二則因爲避暑的人個個都很閑散，他們的時間是不值錢的，儘可以費上點把兩個鐘頭『泡』在叫賣行裏慢慢的物色；三則這些人的荷包比較的寬裕，他們既然能花得起錢來避暑，就捨得買幾件東西帶回家去作紀念；故而這些叫賣行，就利用這種心理趨勢的做些買賣。

下午坐車到『海洋城』(Ocean City)去，離『大西洋城』不遠，經過一條很長的大橋，出了五毛錢買路，到了『海洋城』一看，這裏的光景倣佛另是一個『大西洋城』，因爲『板道』，海灘，游戲場等和我們方纔從那兒來的『大西洋城』一無分別，祇是規模小得多，我們吃了些冰淇淋便離開那裏回到『大西洋城』來，我一路上想這種地方的趣味不過如此，沒有多大的意思，總復不過是那些靠游客吃飯的『蚤蝨』會集的地方罷了。

六月二十一日　一早算清房金賬目，便動身向華盛頓出發，一路走過許多小城，都沒甚好風景，唯獨走過曲蘭呑的時候，我們大

家不期然而然的連想到霍浦門綁架林白愛子轟動全國的大案件，當初這個地方就是每日見報萬目炯炯注視的集中點：當時霍浦門(Hanptmau)即囚禁在曲城的監獄內，也就是在那裏執行電椅死刑的。



『華盛頓居民的職業，一大半是公務人員，這些在政府機關以及其他公團服務的人們，每天早晨八點半至九點鐘之間，都忙着找一塊地方停車，到下午四時半左右，大家又忙着開走，但是不論在何處，都是秩序井然，沒有囂張之聲，可以看出替國家做事的人，格外的奉公守法，並且注重公益些。』

經過特拉威河時，汽車連人又一同開上渡船，每人渡資一毛，車子則需六毛五分船抵對岸時，車子可以逕開上陸地，這樣的確是很方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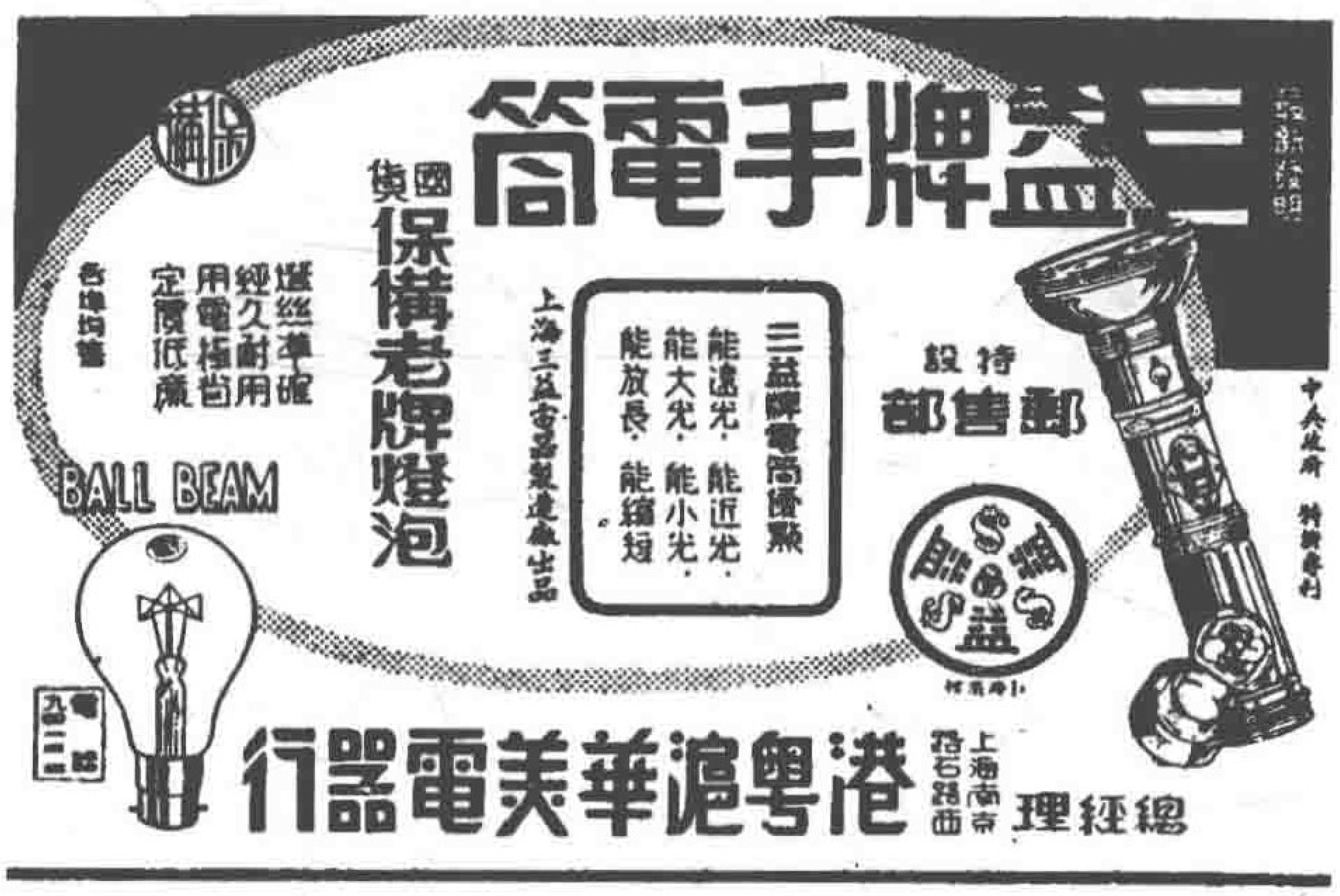
下午四時許經過巴鐵莫(Baltimore)時，沒有進城，祇在成的郊外經過所看見的祇是黑人住宅區房子是千篇一律爲同鴿子籠似的，街道也髒，大約那是工廠區；至六時許便開進我們所素來景仰的美國首都——華盛頓：我們大家對於這首都所在地的印象都很好，各機關的房屋全是又高又大的莊嚴建築，街道廣闊似乎又格外的乾淨牠的規模的確不愧爲富麗堂皇氣象萬千，最好的一點是這裏並沒有大城市的囂鬧；當時我們找定一家相當好的旅館住下，這旅館名叫羅斯福大旅社，我們把行裝却下梳洗換衣既畢，又將髒了的衣服，交與旅館僕歐給洗衣作去洗然後到一家『西方飯店』(Restaurant Occident)去吃夜飯，這家飯館頗爲講究的。在華盛頓地方有相當的名氣，以往和現在每日都有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或其他名流來此

三三一六一三

吃飯或進點心，是要人們聚合之所，晚餐並不預備整客的『公司菜』，只有零點，我們每人各自點幾樣吃了，覺得飲食很合口味，祇是價錢不大便宜；就是飯後到我國駐美大使館去找修的老同學崔君，他是擔任大使館的二等祕書，先在會客室裏等候，我看大使館的房子似乎不頂寬宏，與其說像一所官邸，還不如說是像所寄宿舍，我國政府在這些事情上太忽略了。見着崔君，大家握手言歡，許多年未見的老朋友，舊雨重逢，分外的談得投機，當下崔君慨然的聲言要陪我們出去遊玩，我們知道他公務很忙，不好躭誤他的正事，就婉言辭謝，說明我們可以自己按照地圖和指南書去玩，也是一樣，何況還有各種專事招待旅客觀光與遊覽全市的汽車可以搭坐？自己僱一輛也很合算，並且方便，請他千萬不要和我們客氣，他也不再堅執，再講一會話，便回到旅館來休息。

METROPOLE HOTEL


香港 京都大酒店
樓高八層 最新建築
所有住房 皆具浴室
名貴妥貼 價復得中
純粹華資 經理歐化
另設分店 近在咫尺



賓主酬酢
非用三大酒家之筵席不能盡歡
知己饋遺
能用三大酒家之禮券其情愈厚
香港 大同酒家
香港 皇后酒家
九龍 太平酒家
謹啓

三三二—六一四

短篇創作

同學少年

秦瘦鷗

一

張頤這一天眞是無限的得意。假使說得意的情緒是眞能減輕人體骨骼底分量的話，那末這一天的張頤上起磅秤來是一定不會超過五十磅的。

不是嗎？張頤想做大學生至少已有兩個年頭了，自從他在省立第六中學畢業之後，一直就吵着要進大學，可是他那一錢如命的老子偏不肯答讓他，只教他在本鄉的一所小學校裏坐着冷板凳，過比和尙還苦的生活；後來連他自己也不再指望做什麼大學生了，却不料戰事一起他倒反得如願以償。你道，這樣他還能不得意忘形嗎？

事情是這樣的：當他們不能在本鄉存身的時候，向來把上海當做「魔窟」一般的咀咒着痛恨着的張老太爺也不得不違反了往日的主張，投奔到上海租界裏來暫時避一避砲火的鋒頭。雖然還虧他們脚快，一家三口連一個下人居然搶到了一間前樓面，可是這也不是白住的，搬過去的一天就整整孝敬了二房東九十大元，以後說明每月還要孝敬三十大元——這就是二房東交給大房東的全部房租了，亭子間十五元是完全二房東的收入。——因此張老太爺一住進去便馬上發起愁來，他想這三百六十大元一年的開銷是鄉下絕對沒有的，再加上海米價，肉價，菜價，油價……凡是一切要化錢買的東西，沒一樣不比鄉下貴上一倍，兩倍，甚至十倍；像這樣可怕的支出他眞不敢說自己的一些積蓄能夠維持到幾時。同時，他又在新聞紙上，以及人的嘴裏，一再看到，聽到「長期抗戰」這四個大字，他想既然是長期，當然不是一年半載的事了，便不由更焦急起來。忽然他想到兒子張頤好歹總算也是一個高中畢業生，並且還在鄉下教過一兩年書，何不再在上海替他弄一個職業幹幹，不論多少賺些錢來貼補貼補家用呢？不料他的主意雖出得不錯，便是張頤自己也願意，無奈飯碗握在人家手裏，你願意要人家可不願意給啊！張老太爺和他令郎分頭奔走了半個多月，結果還是到處碰壁；後來給他妹丈劉老先生知道了，總算承蒙他看在「自親必顧」這一句不知道誰說的古話的面上，親自來和張老太爺說，一個中學畢業生要在上海找出路是十分困難的，除非讓張頤先進大學去，不必讀到畢業，只要混過一兩年，有了個大學生的資格找位置便容易得多了。假使張老太爺目前周轉不靈，沒法擔負這筆學費，那末他老先生是願意暫時通融的。對於劉老先生這一篇話，張頤自然是第一個歡喜贊成，而張老太爺也覺得既然職業找不到，與其讓張頤整天閒在家裏，自然還是再去

三三—六一五

讀讀書的好，何況目前這筆費用，又有他妹丈願意暫墊呢！就在這樣無意得來的機會之下，張頤兩年來的願望竟實現了。

雖說他的學業已在中途停頓了兩年，如其要考功課認眞一些的大學，錄取的希望實在很少；但造化的是他已經到了上海。而且是已經淪陷了的上海，本來有些商業化的學校便格外澈底的商業化起來，一向原在做生意的老板也湊此開出了許多「純商業化」的學堂來，大學，中學，夜校，日校，應有盡有，只要你有現款（支票照市貼現）卽使你連初中的畢業文憑也沒有，你也可以進大學。因此，張頤便極不費力的同時考取了三個大學，他老子和他姑丈當然都很高興，便由擔任墊款的姑丈挑定了學費比較最克己的那一個上海慶雲大學。

張頤自己倒也贊成這一家，因爲當他去投考的時節，眼睛告訴他，他的確是這慶雲大學的校舍最寬大，最等樣；雖然在「八一三」以前是誰也不會聽到過它的名字。

然而不管它，現在張頤終於是大學生了。

二

在鄉下的時候，張頤居然也算是一個「生利」的人了，同時家裏又不給他負擔一文，所以手頭相當寬裕，單說身上的衣服，就比一般的小學教員光鮮得多，T鎮所有的時髦青年，凡穿洋服的誰不把他當做理想的標準？記得李家的獨養兒子李田林爲着要買到像他同樣的一條領帶，就曾在兩天內連發過三封快信。

一路轉輾環繞的從家鄉逃到上海來，他就一直沒有放下過他自己的兩口衣箱；而實際上，他當了兩年小學教師的收穫，也僅僅是這兩口衣箱。

做大學生的第二天，他在這兩口衣箱裏整整翻檢了一個大淸早，因爲憑他在上海居住了幾個月的經驗，已經也知道「穿得漂亮」是做上海大學生的第一個條件。衣服穿得差一些的，卽使在大學堂裏讀了四年書，離畢業祇有一兩個月，人家也不會相信他眞是一個大學生的；反之，衣服穿得漂亮，腰裏再夾上幾本洋裝書，那末卽使不是大學生，人家也會承認他是大學生的。張頤腦海裏有了這一個印象，便把第一天應該穿那一套衣服的問題看得特別重了。

「做什麼？今天你又不去吃喜酒，要這樣的考究打扮幹什麼啊？」張老太爺瞧着實在耐不住了，便用一種不同情的口氣質問着。

張頤想不到他老子還會注意到他這一點，臉上不覺紅了起來。

「不是這樣的，」他勉強囁嚅着說：「我因爲顏色太淺顯的不好，想挑一件老成些的穿穿……」

話雖這樣說，結果他還是穿了一套最新做的豆沙色的衣服，並

三三—六一六

且還繫上一條黃底子紅花的領帶；老張瞧他自己的說話和行動矛盾到如此，不覺就從鼻子裏發了一聲冷笑。

「現在是什麼時候念書還要考究衣服！」

張頤可不能爲了他老子這一句話而再另換一套衣服，好在他年輕腿快只要脚下加緊幾步便已溜出了屋子；任憑老張怎樣說法，他就一概都不聽見了。

當他跨着極輕快的步子踏進學堂門的時候，滿以爲自己這一身衣服至少可以在十分之五的同學面前引起一些帶着妒忌心的注視；不料事實剛巧相反，注視他的人倒不止十分之五或者竟可以說是全體，可是妒忌心却半絲也沒有，有的只是輕視心。

「小袁，Look at him！怕還是一九〇五年的吧？」

「No. No! 至少是十六世紀！」

「哈哈……哈哈……」

幾乎他走到一處，就可以聽到像這樣難堪的譏評，同時，一雙雙充滿着勢利性的眼光比箭還快的向他投射過來；從臉上看到脚下，從脚下看到臉上，不消多少時候便很有力地激起了他的羞窘的感覺。如其這中間有一個熟人的話，他一定會立刻趕過去要求說個明白的，因爲像這樣無緣無故的被輕視，被譏笑，其痛苦正和一個沒有偸東西的人而被許多人疑心他偸了東西一樣。

進了課堂之後，這些輕蔑的注視和譏諷的言語，似乎來得越發明顯了。他自己雖然也知道必然是這一套服裝還不夠時髦的緣故，但他一時怎能理會得出究竟是那幾點不時髦呢？沒法，他只能悶着一肚子的難受竭力容忍着。

這一天，學校方面既不正式上課，而在招生章程裏列名的那些大教授之中也只見名字列在最末的一位出來漏了一次臉，因此大家只鬼混了一兩個鐘頭便紛紛地散了。

湊散出去的時候，張頤便特地躲在旁邊仔細瞧着，他幾乎把每一位同學的全身底服裝都看仔細了，結果他才略略有些覺悟。第一件使他馬上自慚形穢的是那一身西服的款式，他瞧別人穿的都是那麼的配身，不長也不短，不寬也不窄，而自己所穿的都是那麼的又緊又短，當初在鄉下以爲時髦的，現在擺到大場面裏來一比，眞比得連影也不見了。第二件是脚下的皮鞋，儘管日歷已經翻到九月十號，天氣也不再怎樣熱了，可是在頂時髦的上海小伙子的脚下，十個倒還有七八個登着白皮鞋，別的即使不穿白的，也不像張頤那樣的套着一雙墨黑的牛皮靴，有鏤空的，有淺灰色的，式樣也都和張頤往日見到的不同。夠了，就這兩點，張頤站在許多同學中間已十足是「雞立鶴羣」的局面了。

這出乎意外的打擊，自然是很使張頤懊喪的，如其照着他的心

意做，那末當天就應該趕到西裝店去另定一套新衣，至少也得把舊的送去改一改，然後再上皮鞋店去挑選新鞋；不過像這樣的一個計劃，沒有幾十塊錢就不能實現，他老子連學費也担任不起，又怎肯掏出這筆錢來呢？若是硬着頭皮把舊衣服穿下去，同學的譏笑可眞不好受，甚至他還担憂會不會因此而受到教授們的白眼。

一件重大的心事橫梗在他心頭，差不多使他掃盡了因爲僥倖得進大學而激起的一團高興。

當天下午，還是他老子催促着他快上商務印書館去選購幾本應備的教本，並且還把他姑丈指定下作爲書籍費的國幣五十元交給了他。

在商務的西書櫃前，張頤蹓到了好幾個今天上午才見過面的同學，其中有一位居然還屈尊降貴的和他攀談起來。

「現在的外國書眞是太貴了！」一路在翻看書本，張頤很隨便地說了一句。

「你帶了多少錢啊？」這位同學禁不住又用一種輕視的目光在他那一套不合時的西裝上面打量了幾下，嘴裏還這樣率直地問。

「大約五六十塊錢。」張頤隨口回答了他。

「啊！」這回答竟引起了對方極度的驚奇。「你僅僅只想買幾本書嗎？還有自來水筆，摘記簿，講義夾，字典，書籤等等，你難道一樣也不要了嗎？」

這些附帶的物件又是未做過上海大學生的張頤所萬萬不及料的，並且他也不知道要多少錢才能把這些『行頭』完全辦齊整。

「買書多下的錢，大概還可以買幾樣吧？」他漫無標準地猜度着。

「哈哈，密司忒張——」這位同學立刻就把自己已經買好的一本三四寸厚的洋裝書遞給了他。「你瞧，單是這一本 Political Science 便是十四塊錢了，你帶來的數目恐怕買書都不夠，那裏還能買旁的東西？」

起初張頤眞有些不信，可是他把抄下的七本書的書名授給櫃子裏的職員一算，他才感到爲難了。

算盤上現出一個四位的數目來，是四八二五，就是四十八元兩角半。除去此數，張頤口袋裏所剩的便祗兩三塊錢了，可是另有好幾本中文的教本都還不曾算進去，事實上也決沒有誰肯送他，這眞使他感到非常的失望。——他原意在這五十塊錢的書費裏，至少可以希望中飽八九塊錢，正好用來買一雙新皮鞋，不料現在這麼一算，連書費還不夠，你說他怎麼不失望呢？

「哈哈，可是我不騙你嗎？」那同學只看了看他的臉色，已領悟了他心底裏的尷尬了。一種介乎憐惜與譏刺之間的微笑浮現在他面上，右手還用一條比女人用的更美麗的手帕輕輕拂着額上的薄汗。

「這倒不妨，」張頤勉強自已撫慰着。「今天先買了英文書，不夠的錢再問家裏去要吧！」

那同學似乎有些看不過張頤那種獃相，便伸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拖到了一處人頭較少的屋角裏去。

「密司忒張，你要不要學一個乖？」一張嬉皮笑臉的面龐晃動在張頤的眼前。

「我不懂啊！密司忒黃。」很老實的答復。

「我告訴你，」那同學的一張嘴已湊到了張頤的耳朵邊。「你家裏只給你這一些書費而你要先買西文書，那你就是一個大獃子！」

「那末……」

「別忙！」密司脫黃大概因為太熱心指導張頤的緣故，身上與奮得大有汗意了，忙一面除下上身的一件純白色的羊毛馬甲來，一面繼續着說「你今天可以先買中文書那不過是五六塊錢的事……」

「西文書不買也不行啊！」張頤真有些老實得可憐。

「咦！誰教你不買呢！」密司脫黃連連的搖頭。「過幾天你可以去淘淘舊書攤，再不然把我的書借去教××文件代辦所用打字機先替你打出三四個 Chapter 來，往後人頭也熟了，不拘那一個同學你都可以和他合一本書看看。這樣攏共化不到一二十塊錢！」

這種辦法在張頤真是「畢生創聞」，驚和喜的感應性同時在他腦海裏交流着半響，他才掙扎出一句話來問：

「像這樣別人不會見笑吧？」

「啊！你真是初到上海的洋盤！」密司脫黃的年紀實在比張頤還小，但自小在上海所受的教育已使他變成一種早熟的果子，說話老辣，閱歷深沉，處處活像個老白相一樣。「我告訴你：上海的大學生買舊西書的至少有十分之四，這還是好的；至於根本不買書，只借別人的書抄抄看看的少說些也要佔到十分之……」

「依你說，難道就沒有人買新書了麼？」張頤忍不住又插嘴了一句。

「這也不然，」說到這裏密司忒黃似乎分外的得意了。那件才從身上剝下的羊毛馬甲在他手裏很快的揮舞着做出了種種拍網球的架子來。「家裏錢給得多的照樣就可以買新書，你瞧，我不

是已經一起買全了嗎？」

張頤不由不透出了羨慕的神氣，望他腰裏所夾的一堆簇新的洋裝書看了一眼。

「密司脫張你依着我的話放心做去好了！」他又進一步的給他建議道：「如其你要買舊書的話，隨便那一天我都可以領你去，我的意思你倒是應該先上緊去買一件 Sweater 和一雙新皮鞋。你不曾注意嗎？上半天在學堂裏，已有許多同學在譏笑你這套衣服的式樣呢！」

張頤所不能解决的兩個問題——衣服和書——他差不多已經完全替他解决了。

「密司忒黃你沒有事嗎？」張頤帶着感激的神氣問。

「沒有事，今天我伴你一起去弄好了吧！」熱心的人始終是熱心的。「並且我還可以給你保險不致超過你今天所帶的錢，而回去的時候你家裏也决不會有什麼話說。我們多的是門檻！」

於是這一天的下午，張頤就在這位「多的是門檻」的密司忒黃的指導之下，買好了兩本舊西書，六七本新的中文書，一雙混身是小洞，頭尖得像女人鞋子一樣的黃皮鞋，還有一件糙米色的羊毛衫……打第二天起張頤就漸漸地裝扮成一個上海大學生了。

三

這是一個禮拜四的下午，張頤們的一班照例還有兩個鐘頭的課，但在上過第一課之後，教務處就臨時貼出布告來說，擔任下一課「歐美外交史」的金大任博士又像禮拜二一樣的害着感冒症而來信請假了。

「兩個月來這大胖子一共就祇上了十五分鐘的課！」張頤顯着很憤慨的神氣向那一課被人稱為小袁的同學說。

「這還不好嗎？」小袁一面咀嚼着嘴裏的口香糖，一面歡天喜地的說，「少上一課正好可以趕得上兩點半的影戲。」

「啊！今天我們不要去看電影！」這戴着一副六角形的新式眼鏡的老劉突然很興奮地說：「阿周方才不是說過今天是密司馬的生日嗎？我們大可來歡宴她一下！」

「贊成！」五六個穿着高價的黃麂皮外套的小伙子一齊在背後喊將起來。

「快些！就推阿周去徵求 Flower 的同意！」性急的小袁來不及的嚷着。

於是那個髮光可鑑的阿周便第一個衝出課堂去，其餘的十來個人都在課堂門口候着；張頤因為他老子今天正害着病，走出來的時候他媽給了他五塊錢和一張藥方，要他回家時順便到藥房裏去配一劑藥，所以急於想回去。

三三——六二〇

「老張你怎麼又要先走了」密司脫黃和小袁兩個人用着同，樣的話攔住了他任憑他說父親怎樣病重都不肯放他而且一霎那間阿周已奔囘來了，用着比報告德安大捷還興奮的神氣喊道：

「答應了！答應了！你們快決定地方！」

「我主張仙樂司又有西菜又可以跳舞！」戴六角形眼鏡的老劉第一個建議着。

「不行！」密司脫黃反對。「上次我們伴密司馬去了一次百樂門，許多女同學都笑她這一次她是決不肯再去的。」

「好，那末來喜飯店！」另一個小伙子建議。

「我主張吃中菜，說話便利，還是上新雅去！」

十個人倒有十個不同的主張，毫無主張的就剩張頤一個人，最後還是阿周決定，吃中菜而不在新雅，改在杏花樓。

當阿周再奔過去邀請密司馬和其餘幾個女同學的時候，張頤忙偷空又向密司脫黃哀告道：

「老黃，孫子騙你今天我實在急着要囘去！」

「不行！大家都這麼起勁，你好意思溜嗎？」密司忒黃反用力夾住了他，使他要想逃走也不能，一面却又悄悄地安慰他道「你不用急，至多每人 Five dollars 就可以解決了！」

「老張最鬼鬼祟祟」戴六角眼鏡的老劉又開口了，「停一囘又不要你一個人會鈔，大家 Half 再多也不會超過五塊錢，你難道連五塊錢也沒有嗎？」

「五塊錢是有的，可是這是老頭子的藥錢啊！」張頤心裏暗暗在這樣想，但又不好意思和這些同學決裂，他只希望他們能夠答應他先囘去一次；不料這些貴同學早已知道他有溜的意思，反更上緊地看住了他，阿周拉他同去定 Birthday cake，小袁又請他上大東去喝茶，一直把他牽纏到六點半鐘進杏花樓。這時候張頤的心也死了，爽快丟開了老子害病的事，和大家開懷暢飲，直鬧到十點鐘才分手。

當他捏着一張沒有配過的藥方推開自家的房門時，他老子的呻吟聲顯然比早上更緊促了，良心的刺激，幾乎使他羞愧得不敢再走進去，一個疑問同時擁上了他的心頭：

「像這樣的念書，究竟有益於自己呢，有益於家庭呢，還是有益於國家啊？」

久咳易成癆

多咳則傷肺日久易成癆因癆而致命者不可勝數惟查治癆必愈之藥迄今外國醫藥先進尚無發明幸由肺病專家老醫師唐拾義憑其多年研究發明久咳丸經驗四十餘年服後直接有革咳除痰之力間接有保肺防癆之功對於痰多胸痛喉癢氣促等症均能奏效故得社會公認確為根本治咳防癆之特效藥患咳諸君一試便知

每瓶一元二角 世界各埠均有經售 總發行上海廣西路 父子大藥廠

三三二—六二二一

旅行雜誌第十二卷分類總目錄

民國廿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國內遊記

（北平市）

故都雜寫……陳心純……一二卷一號

（江蘇）

一日游蹤……玉麟……一二卷一號

蘇州紀行……孟才……一二卷六號

（安徽）

屯溪休寧白嶽山寫眞……沈軼劉……一二卷一號

（福建）

鰲陵東山艸堂記……王憲清……一二卷一號

福州西禪寺的荔支……鄭洒……一二卷八號

福州鼓山……邵晏清……一二卷一二號

（廣東）

華南雜景……陳心純……一二卷二號

空襲下游廣州……屠仰慈……一二卷五號

羅浮消夏記……霍仁生……一二卷八號

海南島行記……王仲鄂……一二卷一〇號

（廣西）

我履痕所及的海豐……陳樾……一二卷一〇號

烽火漫天憶惠州……松廬主人……一二卷一二號

桂游紀程……張謂文……一二卷一號

柳州印象……陳畸……一二卷三號

桂行散記……陳畸一二卷五號六號

鬱林與貴縣……陳畸……一二卷九號

龍州名勝概述……玄愼……一二卷九號

閒話梧州……豈帆……一二卷一〇號

（貴州）

貴陽一瞥……沙鷗……一二卷一二號

（雲南）

昆明風光……李啓愚……一二卷一號

滇行速寫……管聲……一二卷二號

滇城名勝誌……元殊……一二卷七號

（湖南）

長沙一瞥……力行……一二卷八號

（湖北）

漢口沙市道上……倪絅賢……一二卷一號

（陝西）

從長安到安陽……李長之……一二卷三號

（四川）

青城遊記……趙蒙盦……一二卷三號

旅行通訊（自重慶至樂山）……蔣湘清……一二卷六號

四川高唐寺巡禮……倪絅賢……一二卷一〇號

（青海）

青海紀遊……麥擎玉……一二卷一〇號

國外遊記

巴黎速寫……亭亭……一二卷七號

英倫新遊……馬迴嶺……一二卷九號

海天寄語……程志政……十二卷三至五號八至十號

自倫敦到巴黎……程志政……一二卷十一號

巴黎小駐記……程志政……一二卷一二號

歐洲西北角的文化城……無為……一二卷四號

小如彈丸的比利時……一粟……一二卷五號

伯利恆素描……孫沛甘……一二卷五號

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黑林……一二卷六至八號

威尼斯——世界的水城……長山……一二卷七號

蘇台德日耳曼人……王仲鄂……一二卷一一號

歐美採風記……沁明女士一二卷七至一二號

美洲最初的居留者印第安人伍特公一二卷三至四號
麥哲倫航海記……王仲鄂……一二卷九號
荒島觀蝕記……孫沛甘……一二卷一號
大洋的飛渡……潘禹昌……一二卷九號
東西觀感隨筆……阮維揚一二卷八至九號
星加坡雜寫……黃影呆……一二卷七號
紅豆嶼獵奇……陳心純……一二卷七號
澳門紀事……陶嬰月……一二卷一號
東方蒙特卡羅觀光記……柯紹明……一二卷一〇號
搜求蘇聯的黃金……王仲鄂……一二卷一二號

特輯

新年徵文

我的故鄉……趙時雍……一二卷一號
我沒有故鄉……閻重樓……一二卷一號
今昔文化何不如……馮抑堂……一二卷一號
故鄉雜話……蔣楨之……一二卷一號
懷錫山……張孟昭……一二卷一號
憶故鄉……程　珠……一二卷一號
舉目河山景　非……潘文安……一二卷一號
我的故鄉在那裏……孫恩霖……一二卷一號
故鄉在夢中……張一蘋……一二卷一號
我的故鄉……史維之……一二卷一號
東山雜憶……黃嘉音……一二卷一號
故鄉……蔣維喬……一二卷一號

西南專號

西南是建國的田園……孫福熙……一二卷一一號
西南紀行……李長之……一二卷一一號
到西南的邊疆去……陳　畸……一二卷一一號
粵湘桂旅程瑣記……鄧瀚鈞……一二卷一一號
西南公路——湘黔段……林　冰……一二卷一一號
湘黔滇旅行記……陳志雄……一二卷一一號
潮汕之行……海　客……一二卷一一號
青遠憶游……林　冲……一二卷一一號
西南專號書後……編　者……一二卷一一號

行程

滬潯旅程……張少微……一二卷一號
赴滇行程……記　者……一二卷二號
入滇川行程……記　者……一二卷九號
赴川歷程……吳傳鈞……一二卷一〇號
旅行通問（滬渝行程）……記　者……一二卷一〇號
從贛迄黔之湘公路輪廓……再　安……一二卷一號
海航日記……蕭　雯……一二卷一號
西北紀游……彭　弘……一二卷二號
從廣州到梧州藤縣……蕭　雯……一二卷四號
桴海南行記……戴欲仁……一二卷五・六・八號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諦　悌……一二卷六・七・八號
上海到漢口……林　冰……一二卷一〇號
桴海南行再記……戴欲仁……一二卷九號
滬濵紀行……錢蕙圃……一二卷一二號

流亡途上

亂世流離記……喬　治……一二卷二號
步行十日記……華小劍……一二卷五號
流離轉徙的旅行……羅人偉……一二卷六七號
恐怖的旅程……孟　才……一二卷一二號

旅行展望

邁進中之旅行事業……凌　雲……一二卷一號
旅行雜誌不是花樣鏡……孫福熙……一二卷三號
世界旅行展望……仲　長……一二卷三號
歐美旅行事業概況……趙君豪……一二卷五號

旅行隨筆

波濤咽語……宣　閔……一二卷四號
旅行閒話……閻重樓……一二卷四號

雜著

歲首獻詞……趙君豪……一二卷一號
世界船舶嬗演史……孫沛甘……一二卷四號
華工在歐洲……蜉　蝣……一二卷五號
詩與旅行……閻重樓……一二卷八號

小說

大時代的動盪中……秦瘦鷗……一二卷一號
二舅……秦瘦鷗……一二卷二號
戀愛之夢……秦瘦鷗・一二卷四・五號
小店主……秦瘦鷗・一二卷六・七號

三三—六二四

熱帶魚……秦瘦鷗……一二卷八號
瓦片翻身的日子……秦瘦鷗……一二卷九號
在山下鎮……秦瘦鷗……一二卷一〇號
同學少年……秦瘦鷗……一二卷一二號

美術圖影

昆明景色……李啓愚……一二卷一號
龍州名勝……張謂文……一二卷一號
川江景色(封面)……一二卷二號
炎……紐約安……一二卷二號
涼……閻重樓……一二卷二號
雲南路南縣石林(封面)……求聞……一二卷三號
留川印象……倪綱賢……一二卷三號
香港淺水灣(封面)……尹高……一二卷四號
青城山色……倪綱賢……一二卷四號
水輭櫓聲柔(封面)……王勞生……一二卷五號
如畫一般的廈島……袁松年……一二卷五號
富，詩意之星加坡……翼之……一二卷五號
桂林山水……一二卷六號
威尼市聖可廣場……一粟……一二卷六號
埠頭……琅玕……一二卷六號
武昌蛇山之中山公園(封面)……一二卷七號
英輪高賽琪剪影……一二卷七號
天府之國……一二卷七號
重慶南溫泉之一角(封面)……倪綱賢……一二卷八號
南遊景象……祝甯平……一二卷八號
黃菓樹瀑布(封面)……一二卷九號
新都景色……倪綱賢……一二卷九號
川中風物……倪綱賢……一二卷九號
成都武侯祠(封面)……倪綱賢……一二卷一〇號
成都鱗爪……倪綱賢……一二卷一〇號
福清名勝……王其溪……一二卷一〇號
桂林風洞山(封面)……一二卷一一號
西南風景線……一二卷一一號
沙市與荊州……倪綱賢……一二卷一二號

旅行雜誌
明年十三卷伊始
內容革新　出版新年特大號
歡迎訂購　徵求長期預定戶

三三二—六二二五